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基進共享的台南老屋：

能盛興鐵工廠作為都市共享域的營造

Radical Commoning of an Aged House in Tainan:

Building Lang Cheyn Shin Machine Works Factory as

Urban Commons

蔡孟宏

Meng-Hung Tsai

指導教授：康旻杰博士

Advisor: Min-Jay Kang,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July 2016

謝誌



老師，其實我一直在懷疑我打算做的那個題目到底有無研究價值？

在過去一整年的討論過程中，始終找不到一個能好好討論的切入角度，沒有關係的，老師你就直接跟我說這個議題值不值得做吧！

從原本討論整個老屋運動，一直縮小範圍，到鎖定在能盛興上面，變得好像我刻意找一個議題，然後套加在台南老屋運動上面，縱使我研究的是能盛興好了，但我很擔心我進入能盛興的研究方法。

我跟他們相處過一段時間，老師說的沒錯，他們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一群在公社裡面生活的人，但是依我的個性，我實在無法好好地進入田野，好好的與他們相處，在田野的過程中，我感覺到的多數時間是不自在，並且要刻意裝作他們那個樣子，好融入那個生活方式。我懷疑這種田野環境是否能讓我持續研究下去？

我很擔心無法在三年內畢業，我不知道這個壓力和目標到底是哪來的，而若依找我目前的研究進度，勢必無法在一年之內完成論文。我原本的確充滿理想，但我現在只想有個明確的目標，按部就班完成它，順利畢業。

寫了那麼多，我想問問老師，我可以換跑道去研究那天提到的大安森林公園嗎？或是有其他的研究案我可以研究的嗎？

這是在寫出計畫書之前，打給康老師的一封信。我曾經想要放棄，逃回自己定義的舒適圈裡，想像著自己能像別人一樣順利地生產出論文，而不需面對種種偌大的手足無措，不需要赤裸地觀看自己的不足與無知。在寄出這封信的隔天，我與康老師見了面，聊了許久，過程中老師沒有任何明確的建議，只是淡淡地向我說，我不接受與田野對象相處起來不舒服的理由，田野本質就是痛苦，你不該逃避而是要嘗試調適它。我很感謝康老師的這番話，在城鄉所這三年中不斷地摸索，不就是為了更認識自己並超越嗎？而眼前自己找來的田野挑戰，不就是檢驗自己的最好機會嗎？於是我選擇堅持，雖然田野過程一路上風風雨雨，但也就是這一年，讓我有前所未有的生活經驗，認識了許多特別的朋友，也重新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孟宏。謝謝康老師，謝謝城鄉所。謝謝黃麗玲老師與曾憲嫻老師兩位口試委員給予我的許多指教，使這份論文更臻完整。

謝謝能盛興的所有人。我常常對你們說「抱歉，我跟前跟後的好像總是在打擾你們做事」，而你們總直率而溫柔的回覆我「怎麼會，你也幫了很多忙啊」，這一來一往間的對話，其實給了我很大的能量，讓我有種被接受的感覺。論文口試結束後我回去能盛興，郁宜看著我說「我在想孟宏一年前剛來這裡的樣子，真的差很多。」差很多嗎？外表和行為上也許有，但其實內心被喚起的那些，可能才是真實的自己吧。謝謝郁宜，我有感受到你默默的關心，就像夏夜晚風，緩慢而沁涼。謝謝佑丞，引我進入獨特的異次元空間，在我起初最脆弱時，用一杯杯的高粱讓我勇敢。謝謝芳如，總是和我分享你的捲煙，讓我在迷霧裡接受到能盛興正面的能量，並且完全打開自己去接收，去體悟。謝謝林檎，我看到了你的用力，用力與自己相處，用力和大家一起生活，用力思考著，用力且真切地活著。謝謝繡如和馬克斯，總是與我腦力激盪更多能盛興的可能。最後，謝謝能盛興的大家，我會帶著一起相處的那些真實，繼續走下去。

謝謝我的爸媽、姊姊和侯昇譚（應該叫姐夫的），以一種不強不弱的連結，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在台北任性地生活著。晚上回去時，桌上會有姊姊準備的零食（雖然說不知道是不是要給我的），冰箱裡會有老媽從台南寄上來的海魚和花枝丸，還有其他親戚給的關廟麵和自製干貝醬，雖然這所有的一切讓看起來根本是個媽寶，但我依然知道這些都不是理所當然，而是家人在某處最真切的關心。此外，還要感謝三哥讓我短暫借住的新店小屋，以及大哥在我走入社會學領域躊躇不前時，沿途的引領。

謝謝同為康門的朋友們，紙雲、翊威、懿柔、美寰、大師兄詹品丞，你們都是絕世奇才，有你們在總是覺得特別親切與心安。還有奕蘋和冠甫，在你們面前我可以全然的解放，讓寫論文的壓力自然地將我歪曲成我也難以置信的樣子，謝謝你們。謝謝城鄉所同學與老師，很慶幸我們一起經歷過這些，有過痛苦的經驗，才有未來說故事的材料啊。

謝謝林映辰，你讓我看到什麼是堅強、韌性以及學習的驅力，你帶我走進自己、身體與自然，感受生命的流、周圍的律。妳的存在就像是我的功課，讓我的生活有目標、低潮、成就、斷裂、不耐、歡笑與孤獨，讓我的研究所生活不只是平緩無趣又規律的湖水漣漪，而是像海浪般有著難以預測的起伏，充滿著新知與好奇。謝謝你一直以來的陪伴。

摘要

近幾年老屋再生風潮在台南如火如荼的展開，透過再利用各種不具文化資產身份的老屋呈現一種多元的聚集，只是這種多元的聚集背後卻大多指向固定的價值想像，缺乏突破性的解放效果。另外，近幾年都市共享域(Urban Commons)的概念逐漸流行於台灣社會中，多半以共享空間、共同工作空間等形式出現，創造出另類的空間利用途徑。而本文則是連接兩者的概念，以都市共享域的角度，透過台南能盛興鐵工廠的案例研究，試圖找出在台南的老屋再生風潮之下，是否能產生不同以往的另類選擇？

研究者特別利用建制民族誌的方法，親自進入能盛興的日常生活中，並且運用主觀敘事的段落事件(episode)書寫，帶領讀者隨著研究者的經驗閱讀能盛興的共享過程，看研究者如何解釋一般社會價值與能盛興(基進共享域)磨合之下的矛盾情結、自我懷疑的衝突、共同工作後狂歡的意義，瞭解研究者如何經由各種儀式、對話、事件來跨越共享域的邊界，成為能盛興這個基進共享域廣義的成員。最後，再透過拉出距離客體化研究者於能盛興中的轉變經驗，得出一般共享域「在其中」(in-between)的核心觀念，以及能盛興基進共享域除了「在其中」之外，還多了「關係」作為基進和解放社會的關鍵因素。

關鍵字：台南、老屋再生、能盛興鐵工廠、共享域、都市共享域、共享、基進共享

Abstract



Tainan City has been undergoing waves of adaptive reuses of aged houses without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ers and spatial programmers employ various reuse approaches and exhibit a pluralistic assortment of revitalization; however, behind the facade of functional diversity the underlying fixed set of commodity values fail to provide real groundbreaking emancipatory effe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ons has begun to emerge in Taiwanese society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ostly in the form of shared spaces or co-working spaces, creating alternative ways of using space. This thesis intends to survey the trend of Tainan's adaptive reuses of aged buildings and to appropriate the concepts of urban commons and communing to explore new options and opportunities of spatial reprogramming. The particular case of the Lang Cheyn Shin (LCS) Factory is chosen for further engaged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employs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pproach, personally entering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LCS Factory and writing episodes of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s into a commoning narrative, via which the reader is also guided through the LCS Factory's commoning process. The researcher's deliberation of his own contradictions of self-doubt and carnivalesque emotions when working collectively in the urban commons reveal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adical practices of the LCS Factory and the social norms that have shaped himself and the society in general. Through the ritual and the habitual, dialogue, events, collaboration, and collective living of the communing practices, the researcher transcended the spatial and social boundaries of the radical commons to be recognized as a semi-member of the LCS Factory. Yet the researcher's critical distance theorizes the urban commons as a liminal space of in-betweenness and urban experiments for a more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just living, and the evolving "relations" and localized practices of the urban commons further envision a radical and emancipatory society.

Keywords: Tainan, Adaptive Reuses of Aged Houses, Lang Cheyn Shin factory, the Commons, Urban Commons, Commoning, Radical Commoning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能盛興走向老屋再生之共享域的背景條件	31
第一節 老屋再生的脈路	31
第二節 台南老屋的定位	34
第三節 台南的地租條件	40
第四節 台南老屋風氣的建立與類型集中化	43
第五節 能盛興鐵工廠所在的在地脈絡	49
第六節 小結	55
第三章 能盛興的日常共享域實踐	56
第一節 能盛興的生成	57
第二節 能盛興的空間關係	75
第三節 能盛興的那些故事	82
第四節 能盛興作為改造工廠，小幫手模式與研究者的改變	99
第四章 Betwixt and Between 在其中的共享域	103
第一節 能盛興何以成為共享域	103
第二節 能盛興之核心價值與共享域的關係	110
第三節 從能盛興闖限區看共享域的意義	116
第四節 依附於老屋的共享域狀態	121
第五節 如何規劃共享域	126
第六節 小結	130
第五章 結論：發現潛藏社會之下的解放潛力	131
第一節 潛藏在社會之下的共享域	131
第二節 共享域浮出後的解放力量	133
第三節 反思與期待	135
參考資料	136
附錄	143

圖目錄



圖 1-1 克里斯欽內部運作圖	20
圖 1-2 分析架構圖	23
圖 1-3 建制民族誌分析圖	30
圖 2-1 神農街消逝的常民生活	37
圖 2-2 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補助項目分布圖 (2013-2015)	38
圖 2-3 老屋再生經營類型分佈圖	48
圖 2-4 昔日府城舊城與五條港示意圖	49
圖 2-5 聯境界線與里界線示意圖	50
圖 2-6 能盛興附近的廟宇牌坊	51
圖 2-7 三合里人口數變化圖	51
圖 2-8 能盛興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52
圖 2-9 日治時期台南市區改正圖	52
圖 2-10 能盛興周圍的既存清領巷道	53
圖 2-11 信義街街區東段空地	54
圖 2-12 能盛興周圍老屋再生分布圖	54
圖 3-1-1 能盛興整理前外觀	57
圖 3-1-2 能盛興整理前外觀 (廚房上方)	57
圖 3-1-3 能盛興與周圍關係簡圖	58
圖 3-1-4 洋宅院子	58
圖 3-1-5 開幕時於院子活動	59
圖 3-1-6 廚房與院子間的女兒牆	59
圖 3-1-7 肉包的麵包車	61
圖 3-1-8 準備晚餐中的廚房	65
圖 3-1-9 閣樓通鋪空間	66
圖 3-1-10 俺俺開幕當天	66
圖 3-1-11 海或時的早上梳洗	69
圖 3-1-12 海或時的晚餐共食	69
圖 3-1-13 海或時的帳篷區	70
圖 3-1-14 製作裝置藝術燃料棒	70

圖 3-1-15 廢核活動用標語圖	71
圖 3-1-16 廢核活動用的宣傳「戰車」	71
圖 3-1-17 廢核活動現場的戰地廚房	73
圖 3-1-18 廢核活動論壇現場	73
圖 3-1-19 能盛興大事圖表	74
圖 3-2-1 能盛興與巷弄關係 (晚上)	75
圖 3-2-2 能盛興與巷弄關係 (下午)	75
圖 3-2-3 於廚房準備食材	76
圖 3-2-4 一樓展場空間	77
圖 3-2-5 一樓空間敘述路徑圖	77
圖 3-2-6 能盛興冊店	78
圖 3-2-7 二樓表演空間	79
圖 3-2-8 二樓空間敘述路徑圖	79
圖 3-2-9 在頂樓做瑜伽	80
圖 3-2-10 水塔床位	80
圖 3-2-11 11 號三樓空間敘述路徑圖	80
圖 3-3-1 田野四階段	82
圖 3-3-2 名字作詩	83
圖 3-3-3 能盛興菜市仔 (戶外)	84
圖 3-3-4 能盛興菜市仔 (室內)	85
圖 3-3-5 送菜路線圖	85
圖 3-3-6 俯瞰拆除前的中國城	86
圖 3-3-7 深夜時分的對話	88
圖 3-3-8 運送至會場的晚餐	89
圖 3-3-9 能盛興內的標語生產線	90
圖 3-3-10 生日派對	90
圖 3-3-11 曬飛魚	92
圖 3-3-12 能盛興自己的攤位	92
圖 3-3-13 在友愛街上宣傳菜市仔	93
圖 3-3-14 在院子裡拔菜	93
圖 3-3-15 小幫手與攤主共同準備晚餐	94



圖 3-3-16 深夜羽球賽	94
圖 3-3-17 瘦肉精講座現場	95
圖 3-3-18 深夜歡送會	96
圖 3-3-19 CSA 討論狀況 (開放)	98
圖 3-3-20 CSA 討論狀況 (內部)	98
圖 3-4-1 廢核活動後的狂歡	102
圖 4-1 制度與自治	105
圖 4-2 能盛興生活公約	106
圖 4-3 處罰機制與範圍	108
圖 4-4 成員們的餐具	111
圖 4-5 能盛興核心價值與共享域的關係	115
圖 4-6 能盛興閾限區示意圖	117
圖 5-1 如何規劃共享域	129
圖 5-2 能盛興關係的後續生產	132



表目錄

表 1-1 公共與共享域的二元光譜	21
表 1-2 田野時間與角色表	25
表 1-3 能盛興成員訪談重點表	27
表 1-4 非能盛興成員訪談重點表	27
表 2-1 2008 年老屋欣力評分標準	32
表 2-2 2015 年老屋欣力評分指標	33
表 2-3 歷史老屋指認要件表	36
表 2-4 全國都市地區地租趨勢	42
表 2-5 台南刊物主題或關鍵詞	45
表 2-6 老屋再生經營類型統計表	48
表 3-1 能盛興相關人物關係表	56
表 3-2 「核你到港濱」論壇講者	7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008 年我離開台南北上求學，當年正逢老屋欣力活動推出的第一年，雖然台南的老屋再生運動早在二十世紀末就開始萌芽，但真正打出知名度並推向台灣各地的非老屋欣力莫屬。在這之前，台南對我來說只是個以古蹟和小吃著稱的地方，就像個在鄉下農村的老人一樣，固守著原有的事物，期待著從外地來的資訊與刺激，這波由老屋欣力所促成的老屋再生運動有如迴光返照，將垂垂老矣的台南重新賦予新的意義，以前街角廢墟般的建築，突然變成咖啡廳，小時玩耍的巷弄間，那棟荒廢許久的日式宿舍也搖身成為民宿。曾經象徵破敗無聊的停滯，瞬間變成有趣的資源，讓我在大學時能更驕傲地表明台南人的身份，也十分樂於邀請朋友來台南旅遊。

然而這種專屬於台南的城市趣味性維持不了多久，約莫 2012 年，當我畢業後再次回到台南，那種原初的驚喜感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可預期的城市經驗，就像是電影看到一半便能猜出結局一樣，老屋再生運動的經營模式不外乎民宿、咖啡店與展演空間，當然各個經營模式之間也充滿著異質性，並抱持著各自的理念，同時在每個街區發展出彼此的合縱連橫模式，但是當一個城市以老屋樣態呈現的民宿、咖啡店以及展演空間由少數成為相對多數後，當初由內而外散發出的城市新知與活力則漸趨模糊，一連串的模仿以及觀光行為順勢填補城市的個性，再次回到那個垂垂老矣的樣貌。

台南也有在地組織發覺此現象與趨勢，舉辦老屋欣力的《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古都基金會），試圖用更改老屋欣力的評比方式來向社會大眾宣導¹，市政府則是訂定了《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條例》，透過補助的審核來引導老屋再生經營模式的方向，更有許多研究開始指出除了城市地景的改變之外，透過老屋本身或老屋之間的人際串聯、在地模式、遊客經驗，來解釋或建構一個老屋再生運動後的現象。台南的老屋再生運動自始至終皆是由民間發起，理所當然無法建構一個固定且制式的脈絡，意即任何的老屋

¹ 更改為更全面的七項指標，分別為：環境、建築、理念、綠能、改造、故事、維護。

發展模式都是自發性長成，各種老屋的經營策略和敘事方式都會成為塑造這個城市其中的元素，這正是台南的老屋再生運動之所以迷人之處。然而今天這個迷人之處似乎產生某種規律，許多老屋再生的經營模式似有若無的朝著此規律前進，抹除起初這個風潮之所以吸引人的氛圍與底蘊。



某天下午在台南舊市區裡漫無目的的騎車，突然在巷子裡發現一個從來沒看過的老屋再生的空間，叫能盛興鐵工廠。這是一間位於台南信義街附近的老房子，它原本的使用即為鐵工廠，名字也延續下來。這裡目前由九個年輕人共同承租，其中包含藝術家、環保人士、社會運動人士、台獨份子等，空間上沒有太大的改造，基本上在裡頭可以感受到原本工廠的配置及味道。這是一個沒有被定義的空間，從名字上看來，單純只是讓過去的歷史復活，但沒有人真正知道這裡可以用來做什麼，其中一位成員我帶我參觀內部空間，彼時，有一群台南科技大學的學生在工廠後方佈置他們的畢業製作，轉個彎後有一間大廚房，人們可以在這裡燒菜共食，二樓有兩間對外的住宿空間，原本就是屋主作息之處，穿過一片被打穿的牆，來到陽台，可以坐在這裡看到隔壁另一間被荒廢的洋式古厝，拉開紗門，這是一個充滿二手沙發和復古桌椅的空間，前方擺著麥克風架和音響，三不五時的會請獨立樂團來表演，爬上近乎垂直的梯子，我們來到三樓，往西邊看，可以看到過去清領時期海岸線的痕跡。總而言之，這裏充滿了未被定義的空間，端看人們如何去使用及定位。引領我的那位成員與我談到，他認為目前的台南缺少一種進步性，人們總是陷在舒服的歷史文化舒適圈裡，持續地挖掘在地脈絡，持續地營造慢活以及做夢空間，但卻不願意談及較為敏感性的議題。言談中，能察覺他們並無一明確的實際作為與願景，但我可以感受到一種不安於現狀的精神，試圖透過舉辦活動、共同生活(co-op)來傳達並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開始思考，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以及內部成員面對社會的態度，些許符合了柏林圍牆剛倒塌時風起雲湧的佔屋精神(squatting)，細究其中的生活模式，甚至具有一種無政府主義式公社(commune)精神。公社及佔屋行為在 1960 至 70 年代曾經大肆席捲了歐美社會，在法國大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既有歷史及思想脈絡中，一步步地從社會中竄出，並以一種反對的姿態出現，如反資本、反戰等，在美國更形成了影響世界的嬉皮風潮(Hippies)，並開始蔓延到搖滾樂、居住型態等面向（夏學花，2006），迫使當局從新檢討當前的社會現況，有的與群眾產生激烈衝突，而有的則是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及讓步（吳瑪俐，2002）。台灣自日治時期結束後，所有偏左派的思想皆已被徹底抹除，自然難以想像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如何具體實行，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更是早

已全面攻佔台灣社會，以資本積累的運作邏輯無孔不入地入侵每個角落，而文化資產的再利用，及民間自發的老屋再生運動，同樣無可避免地落入此循環中。台南依舊可以加入全球競爭城市的行列中，師法柏林，討論尋租行為(rent seeking)，並以文化生產的方式來包裝城市，如「一個城市的進步從來不是以主流文化的盛行來評斷，而是用正在起步的或是檯面下的次文化精神是否能存在或發展，來作為城市繼續創新及改變的主要向度。」以這種文化至上的說法，用以打造自身的城市品牌。但有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跳脫資本積累的運作邏輯，從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來了解城市的運作，進而重新找出一種全新典範的文化資產再生型態，試圖解放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商業典範(business model)，並且在當前的政經條件之下，避免其再利用邏輯全面走向 Zukin (2012)所提及的終點文化(cultural destination)，落入後工業生產及休閒消費為主體的扁平城市。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將從當前台南盛行的老屋再生風潮中，以能盛興鐵工廠為案例，試圖用別於資本積累的思考邏輯，運用「都市共享域」(Urban Commons)的概念來綜合當前的商業化(commodification)現象，從中整理出其共享模式，並釐清團隊間的交互關係，得出一個與傳統意義上截然不同的規劃想像。

本研究的三個問題意識為：

1. 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條件與空間背景，讓能盛興鐵工廠能以老屋再生的方式存在？
2. 能盛興是如何實踐共享過程，讓其走向都市共享域？
3. 找出能盛興、都市共享域以及老屋再生三者之間的內部張力與辯證關係。

第二節、文獻回顧

一、無政府主義、公社及佔屋作為基進圖像

「財產就是贓物」，1841年，蒲魯東(Proudhon)作為第一個提出「安那奇(Anarchy)」的人，在其著作的第一篇就如此寫道，實質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約半世紀，法國雖然打敗其貴族階層，但社會狀態依舊混亂，各式思想主義紛雜並存，蒲式並不認同共產主義式的直接共有財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認同私有財產，視其為反抗國家的保障，且不反對當前的資產階級，並設計一套制度使其無法獲利²，作為一步步走向無政府主義的準備工作(Kropotkin, 1976)。無政府主義常常被視為必然造成無秩序，然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家所帶來的秩序是一種不公道、壓制與獨佔的表現，他們期待限制政府的活動範圍以增加人民的自由，而管理那套自由的並非國家的法律或強權，而是同一目的的小團體和個人之間的自由契約，用互相合意的方式，以共同的目的和見解來達成共識，進而創造出社會風俗及習慣總量，用以維持社會運作。少了管理的官吏，自然就沒有有人治的政府，也就沒有窒礙難行的成堆弊病，便能持續往前進化。此外，無政府主義者在百年前的社會發現了公共財的原形，他們認為當社會供給一人需要時，不計較此人過去的生產，並把社會看成一個整體，各個環節互相結合，以區域制度車票(zone system)和圖書館借書為例，認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蓬勃的跡象(Kropotkin, 1975)。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公共的渴求，持續找尋社會上的蛛絲馬跡，以期歸納成社會秩序的總量。簡單來說，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消除政府以及社會或是經濟之間的獨裁關係，以合作的方式予以取代，能歸納出三點核心概念：「反對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個體間的互助精神」、「關注個體的自由平等」（陳聿寧，2016）。

在現代都會中，無政府主義所強調的那套約定俗成的社會總量，難保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法律與秩序，在一個充滿異質性的都市空間中，無政府主義者引以為傲的秩序，必須面對一種城市的混雜秩序化(jumbled orderings)，並重新認識這個秩序是由誰訂定的(Mooney, 2009:398)。而以無政府主義為理念的運動者，則被批評是幼稚的烏托邦主義、不完整的組織、七零八落的敘述等，是一種最理想的非階級組織型式，同時以即時策略性的創意行動為主，這種以即時反映取代反省性思考的運動模式，往往無法達成運動的目的(McKay, 2008:24)。

² 蒲氏擬設立一「國民銀行」，依據生產者的共同契約，以原價交換他們的生產品，取用工券代表生產各種物件應須之工作時間，蒲氏認定其為「共同主義」(Mutuellisme)，所有一切義務的交換，均須符合嚴格的均等前提(Kropotkin, 1976:197)。

然而，當運動者汲取無政府主義的理念並消化後，以有組織的方式呈現的話，則有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如公社(commune)及佔屋(squat)。



公社的概念原本存在於十二世紀，一群想要脫離封建領主控制的人聚集的生活之處，而無政府主義者則將其延伸，認為公社是共產主義的(communiste)，它不承認有任何上級階級的存在，它有絕對的自由來創立制度及實行社會改良或革命，除了在政治上是革命的之外，於生產及交換的問題上也是革命的(Kropotkin, 1984:93)。這種公社於今日看來就像個基進主張的團體，有其在所不惜的目的，用盡手段來撼動社會結構，然而，公社真正不同之處在於其共產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色彩，在法國大革命後成立的巴黎公社有許多公有的主張³，經過多年的演變後，最終公社的意義變成一種合作互助的實驗場地，表現在居住、共食以及交換上，在實驗場地裡將一加一大於二的理念發揮到極致，並尋求適當的模式，以議會參與來做成公社裡的決議，否定絕對的階層化權力。

佔屋則是實現公社生活的手段之一，佔屋可以被視為對於私有財產的挑戰，Corr (1999)認為人們對於土地有自然的權利，要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便須從居住這件事情上得到真正的隱私和權利，佔屋行為讓社會較底層的人得以創造其文化，發展其社區意識並且有就業的機會，認為將佔屋作為一種自身的財產(property)能解決舒緩社會的貧窮問題，這種財產得以使人們得到穩定的感覺，找到自治能力與個性，成為一個人的根(Corr, 1999:58)，亦即從爭取合理居住空間的住屋抗爭之直接行動，很自然的延伸出佔領空屋的結果(McKay, 2008:15)。1960年代起的佔屋行動，雖然同時也在針對貧窮問題尋求政治解決主張，但主要被另翼文化者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佔領行動」(ideological squats)，成為挑戰保護私有財產，環境保育、反戰等目的性理念的具體作為，並在其生活過程中凝聚出一份共享域意識(McKay, 2008:52)。有些佔屋行為從原本游擊性的、理想性的，轉變成為政府接受並進入制度內，如柏林的烏發工廠(UFA)經過30年的努力終於被承認(Lafond, 2013)，以及在警棍和催淚瓦斯攻擊之下而重生的柏林貝塔尼恩藝術村(Künstlerhaus Bethanien)等(王鼎嘩, 2008)，到目前為止，佔屋行為依然在歐洲持續發生，佔屋的法律也依各國有所不同，於空屋和佔領，私有權和社會公平間互有拉扯。2015年5月，倫敦的法官判佔屋者必須

³ 「……無論是對消費有價值的東西或者對在生產有價值的東西，都有廢止私人佔有的需要……」

「……關於社會財富，人們試著劃設區別……，機器、工廠、原料、交通路線與土地為集體的產業，住屋、製造革命、衣服與糧食則留為個人所有……」(Kropotkin, 1984:113)

即刻離開，在此同時，許多聲援者挺身而出，為此判決發聲⁴，似乎時時刻刻提醒著過去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共產主義遺留在歐陸的痕跡。總結來說，無政府主義、佔屋行為以及公社，大多被認為是抵抗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思想或工具，而這些抵抗的過程以及其背後所捍衛的價值，在本文的行文脈絡下便可歸在基進的範疇裡。

二、共享域 (the Commons)

自 David Harvey 於 2003 年在《新帝國主義》提出掠奪式的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以及於 2005 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提出不均衡的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這些概念後(鄒崇銘, 2015)，人們開始驚覺這些流動的資本對城市及自身的影響，有人回頭在烏托邦、無政府等左派思想裡找答案，有人則是在當下的社會運動中找出實踐的論述，企圖在穩定的資本邏輯中創造某些破口，找到適當的機會，並加重研究力度在關於都市的空間尺度。這些爭論起因往往都是對於財富(wealth)的追求以及產權(possessions)的渴望，這種欲求在當今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運作系統下，更是被無止盡的正當化(Hardt&Negri,2009)，伴隨而來的是一連串盛行的圈地主義(enclavism)，藉著提升所謂的公共意義，實則是在大眾無意識的狀態之下，將共同世界(common world)的資源管制化及私有化，分類並創造門檻，從最原初的自然資源，如土地、森林、水源、魚群等，直到當前的非物質資源(immaterial)，如網路、語言、城市認同甚至是包山包海的文化版權問題，皆逃不過這波圈地運動，以至於我們逐漸無法看清楚別人的模樣(Boiller, 2014)。在這波資本洪流中，共享域逐漸重新被作為另一種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的實踐理念之一，試圖與社會的運作單位如：市民社會、政治部門以及經濟部門定義其相互的邊界，並且將最關鍵的土地、勞力、資本視為共享，與市場化的商品模式做出區隔(Large, 2010:258)。共享域這種從字面上理解，看似具有基進的實驗概念，但其實內部還有許多多重解釋，引領我們走向另一種型態的社會，可以是以解放社會為終極目的的烏托邦、無政府理想社區或只是悲觀地被收編成資本社會下的一種實驗地方而已(阮耀啟, 2012)。

⁴ Blunden, M. (2015/5/27). High Court judge orders squatters to end occupation of Mayfair office building. *Evening Standa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ndard.co.uk/> (瀏覽於 2015/11/11)

(一)、共享域的地理尺度

Elinor Ostrom 作為第一個以研究共享域⁵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她以自然環境為研究場域，發現在沒有國家介入管制以及沒有任何私有化的情況之下，這些生活在自然場域中的部落居民如何以自我組織型的制度來管理這些資源，如水源、森林、土地等。她將這些自然場域的存在定義為共同資源庫(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其產權並非以公私這麼明確的二分，取而代之的則是由協商後的政府管理或自主管理，任何人均能進場使用（鄒崇銘，2014）。Ostrom(1990)認為部落居民之所以能永續的治理這些共同資源，在於他們透過身體經驗而創造出集體默契或規定，Ostrom 將這種集體模式歸納成八種制度性特色(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分別是「確認共享域的使用邊界(boundaries)，且確認誰適合使用」、「訂定符合當地的使用規則」、「建立訂定規則的集體參與機制」、「組織內成員的行為能被成員掌控」、「建立對違反規則的人的處罰方式」、「解決衝突機制」、「組織內的規則訂定與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共識」以及當組織或尺度過大時，適時建立「巢式(nested)管理方式」。這八項準則廣泛地運用在之後的共享域研究，但也成為分解並檢視共享域的最佳分析模板。本研究在稍後章節也將一一檢視。

在八項準則中的最後一點所提及的巢式管理，其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科層(hierarchy)，科層也就意味著官僚，正是共享域最不願面對的結構之一，這個結構造成共享域的「尺度問題」，正說明許多為集體社區創造價值的「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模式為何無法解決全球暖化等大尺度的問題(Harvey,2012:69)。這類科層與水平的爭論也並非二元的，在這之間還有重新整合市民生產活動與城市生計，融合城市商業利益至市民手上的共同管理型之「市政化」(municipalize)模式，去中心的「城邦聯盟主義」(confederalism)(Bookchin,1992:290)，也有人批判地提出以中央集權式的，不問在地式的治理模式將無法因應氣候變遷的議題等等（鄒崇銘，2014），種種在治理與尺度上遇到的兩難問題，其實尺度大小以及科層或水平之間的治理模式從來不會固定，到目前為止大家也還在找適當的方法。而在科層與水平的光譜之中，如同Ostrom 提出巢式管理，為一種「多核心的」(polycentric)治理模式，作為解決不同尺度的共享域所遭遇到的問題，一個組織內部的多核心治理，最終會出現「多核心秩序」，這種非單一的秩序看起來雖然是碎化的，但是能作為一種與其他組織溝通並產生共識的方式。然而，Harvey(2012)又回過頭來認為，不管

⁵ 侯志仁、連振佑（2016）在〈城市共享、反造城市：從全球到台灣的觀察與思考〉一文中將commons 翻譯為共域。惟「域」字的地理指涉性較高，而本研究則是將 the commons 視為一個空間整體，故以共享域譯之。

是 Bookchin 的城邦聯盟主義或是 Ostrom 的多核心管理，他們運作起來的模式，看起來就跟國家機器沒有兩樣，因為在尺度過大時，又難以避免不平等、不正義等獨裁的事件發生，最後他認為這種共享狀態只能在某種特定的尺度下，藉由民主的模式達成。

Ostrom 的論點主要在田野場域性質以及共享域邊界的定義或圈定上遭受質疑，Džokić & Neelen(2015)表示 Ostrom 所觀察的皆是長期穩定型的部落社會，近年所謂的都市公共空間多為新自由主義或是藉由福利國家的名義所圈定，兩者難以相應。Kratzwald(2015)認為 Ostrom 的田野場域相對來說十分封閉，研究者進入研究之前，此社會運作模式早已經存在，其權力衝突的過程中研究者作為一個缺席的角色，將無法完整釐清對於共享域來說十分重要的社會脈絡。Stavrides(2016)指出研究者假設那些部落社會自始自終都視那些 CPR 為資源，他忽略了資源的定義將隨著不同文化脈絡及不同的時間情境而有所改變，且資源的定義往往是相互爭奪，並非固定不變的。Bradley(2015)則總結性的指出 Ostrom 的研究在當前動態型的商業導向都市開發社會裡，將會窒礙難行。Lamarca(2015)則更宏觀的提出 Ostrom 若是一直將自然當作是資源，那麼 CPR 將會重新落入資本主義者的邏輯裡，他強調當我們討論共享域時，必須要同時看到檯面下的政治以及社會自然(socio-natural)的現實。上述批評主要都忽略 Ostrom 的研究假設，她從來沒有說過其研究放至都市仍可暢行無阻，況且批評者自身也理解都市內部的巨大異質性及流動性，自然無法一體適用。Hardt&Negri 將共享域分成依照物質(material)與非物質(immaterial)兩種，分別為 The Commons 以及 The Common，前者指向自然，後者則指向社會生產，如語言、知識和創意，但這種社會生產仍然依賴集體的勞動過程，並且易於同時被鑲嵌進資本主義的邏輯裡(Lamarca,2015)。在 Ostrom 的案例中，若是要驟然二分成自然與非自然，反而與上述其他的論述相互矛盾，從 common 的概念裡分成自然或社會的其實是無意義且膚淺的政治操作(Stavrides,2016)，但本文在稍後章節依然會提到共享域作為一種政治生產意涵的意義。最後，這些質疑也提醒我們在橫向移植 Ostrom 的研究至都市空間時，不能忽略其政治經濟分析，由於都市空間的積累誘因比起自然實在多出太多，因此必須格外仔細。

另一方面，Ostrom 所提出的八項準則中，第一項界定邊界也是常被質疑的論點。共享域會出現是來自於社會對於公共與私有(public/private)，此種僵化二分法的剝削之感，然而，當共享域的邊界被劃定時，公私界線則又將被清楚定義，此時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共享域的邊界應該用一種「在其中」(in-between)狀態來取代界線劃分(kind)，這種「在其中」的邊界將在社會運動及空間關懷

(spatial concern)當中形成，進而創造出一種空間第三化的光譜位置(thirding)(Sohn,Kousoulas,Bruyns,2015:2)。界定邊界的同時，其實是代表共同者(commoner)在尋找可行的治理模式，而這個治理模式很容易就被定義成應該被遵守的制度(institution)，不過事實上，這個制度的形成必須要比 Ostrom 所簡單定義的邊界要來的開放及流動，也就是從更流動的空間所歸納而來(Džokić & Neelen, 2015:23)。Stavrides 認為，共享域是一連串尋找潛在分享實體集合的過程，過程中你可能會使用、改變、討論空間中既有的規則，而這裡的你則從來不是固定的，如果這個過程是封閉於社會、社群或市民，一群固定階級的「你」在一個封閉的地方訂立制度和邊界，那麼和公共區域(area of public)有什麼不一樣(quoted in Džokić & Neelen, 2015:48)？又或者和一群部落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者有何不同？於是在治理共享域時，常會演變成“like commons on the inside, but operate like private entities on the outside”(Carol.M,1990:24)，不自覺地排除了他者接近的權利。例如，為了生態多樣性的緣故，而強迫亞馬遜河流域的原住民離開部落，這種共享域的代價往往是犧牲他者，而形成另外一種圈地行為，然而同理可證的是，透過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也許能緩和並形成連結的孔隙(Harvey,2012:71)。最後，回到同樣的邊界問題上，Bailey 指出，如果我們堅持不排除任何實體，那到底該如何定義那些使用共享域的社群(community)(quoted in Džokić & Neelen, 2015:24)？這裡我們留待下一個段落討論。

(二)、共享域的意義內涵

共享域主要由三個要件所組成，分別是資源(resources)、社群或是共享者(community/commoner)以及制度或稱集體管理(institution/collective management)。其中前兩個要素能與 Ostrom 八項準則中的第一項：界定邊界相互呼應，資源是可定義的邊界，如空間、照片或知識，而社群則是關於群體的邊界。其他七項準則則落在最後的要件，制度，或者說如何形成制度，更深入一點來說，是共享的過程(commoning)(Kip, Bieniok, Dellenbaugh, Müller, Schwegmann, 2015:14)。Harvey(2012)將共享的實踐(practice of commoning)定義為：

「一群自我定義的特定社會團體(community)，與自身認為將創造的(yet-to-be-created)對生活或生命具有特別意義的自然或是物理空間及形式(resources)，這兩者之間的不穩定且未定型的社會關係(institution)。」(筆者譯)(底線為與三要素的對照)

先以共享來做為討論的起點，Linebaugh 說過“*there is no commons without commoning*” (quoted in Boillier, 2014:19)，意指共享域其實是一種想像出來的可能，在所有當前的定義之下，很難有空間或是社群真正達到完整的目標，所以為了達成目標所做的嘗試，就被視為共享的過程。只要開始嘗試，便能朝共享域邁進一大步，換言之，共享域本來就不是單純指涉資源本身，而是集體討論方法並實踐的社會實驗，利用社會實踐的方式來管理資源，企圖滿足多數人的利益(Bollier,2014:19)。這種共享的社會實驗得以解放城市的潛在動能，進而活化它，並且透過這種實踐而定義出共享空間，也就是 Common space(Sohn et al.,2015)。它是一種尋找潛在分享實體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形成通常又來自於尋找者的使用經驗及相互討論，它將無法成為固定的模板，因為共享就是一連串動態的嘗試，無法穩定定著(Džokić & Neelen,2015)。這種動態的過程也能將其尺度拉大，試圖去改變社會上的知識生產以及處理這群人在城市中的嚴峻經驗，再匯聚成一種新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如待會將討論到的諸眾。最後，要再強調的，共享本身就是一連串開放的過程，將共同世界中的資源向社群開放，使共享間聯繫向新進者開放，或是向試圖定義以及挑戰共享域邊界和關係的人開放(Stavrides,2016)。

上述這些定義在在都強調了共享的動態特性，而接下來要繼續討論有關 Ostrom 治理準則時，就必須時時留意這種動態的過程，當共享域一但被圈定或是清楚定義時，隨即會減低其作為共享域的內涵。

1、邊界

在上個段落我們提到由 Ostrom 所提出，被許多學者質疑的界定邊界問題，在這裡要再次強調，Ostrom 的田野環境目標是自然資源，而其提出的準則也是透過觀察部落居民如何使用自然資源而得出，必須要討論的是，這套邊界準則該如何套用到都市空間？討論邊界不外乎要解決排除性(excludability)以及擁有權(ownership)這兩個問題(Hess,2008)。都市共享域發展到最後，無可厚非的會成為另一種圈地主義，演變成都市群島(urban archipelago)，非群島內部的則變成都市海(urban sea)，在都市群島內部轉化出權力結構，造成事與願違的結果，此時都市海秩序將會快速影響都市群島內部，將整個都市秩序化，為了維持都市群島內部的自治模式，需打破明顯的空間權力分類，模糊化原本的邊界，不管是內部還是外部的。這個比喻可以將其套用在公共與私有之間，而最好理解共享域的方式也往往是從這兩者之間的拉扯得出結論，重新理解排除或是擁有權這種市場式的二分分法，並且用嶄新的觀念來理解，也就是說都市共享域之所以能夠維繫，就在於其能模糊公共與私有的邊界，是在光譜上擺動，而不是

非黑即白的零和選擇(Stavrides,2016)。也因為如此，我們必須時刻警戒，此邊界的出現應該是經過妥協或是動態討論後的產物(kip et al., 2015)，而非由上而下的垂直決策。共享域的邊界就如同共享一樣，並非固定不動的，也非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線性狀態，它其實以一種具有創造性以及發展潛力的空間型態存在著(Kratzwald,2015)。

這種以空間型態存在的邊界，Stavrides(2015)將它稱作閾限(threshold)，它同時能作為分隔以及連結的作用，同時扮演入口與出口，對那些在其中的人，延長、操作、賦予其在當下的意義，同時將其視為社會空間的實踐。閾限區概念借用人類學家 Victor Witter Turner 在部落中觀察原住民 Ndembu 族儀式的結論，其定義為：

「個人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既不再屬於從前所屬的社會，也尚未重新整合融入該社會。閾限區是一個臨界邊緣(limbo)，一個模糊時期……」

(Wikipedia:維克多.特納)

而關於其中所提到的臨界邊緣，Kang(2010)也提到其具有邊境以及囚禁的意義，並以稱其為囚泊狀態，是一種由想像及現實所建構的空間內涵，而此內涵的核心為固著於特定的時間面向，也因為如此，讓此空間的公共與私有邊界極為曖昧且模糊。若將閾限區套用在共享域的邊界議題上，讓跨到另一邊(other side)的過程有了緩衝地帶，如同在部落的緩衝過程一樣，這其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儀式，透過對話及活動來經歷此段時間，形成協商後的平衡狀態，在這個場域中保有一種平等且反權力的共享機制，也因此在此共享域的層次上，他們將非常歡迎新進者(newcomer)進入此閾限當中，作為潛在社會空間以及解決邊界問題的平等操作實踐(Stavrides,2015:13)。

2、制度

由 Ostrom 提出的共享域內規則，這一點爭議就比較少，共享域內從來不是一個無人之地，可以任由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其內部還是有規則的。然而，這個規則通常並非統一且客觀的，它是由共享域的內部成員透過一連串互動及回應所形成的條件，且只對共享域內部的人有效。這種規則對共享域來說非常重要，因為能使其找到自身在社會的位置，並且與國家機器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自治距離(Kratzwald,2015)。這種與國家若即若離的管理態度，其實可以視為一種國家的規則滑動(regulatory slippage)，亦即在公共層面上，如街道、公園或一些空白空間，當公共空間的公權力無法觸及時，自然會產生不同企圖的管理方

式，這些產生孔隙的空間也同時被不同的使用者所定義，產生擁擠(congestion)或是敵對(rivalry)的狀態(Foster,2011:69)。這種擁擠或敵對的存在，當制度介入時，往往又會遇到在圈定與開放，在秩序與擁塞間來回擺盪的選擇（鄒崇銘，2015），開放造成的擁塞狀態，最終導致公有地悲劇(tragedy of commons)(Hardin,1968)，而當我們試圖解決公有地悲劇，組成一群人，訂定規則管理時，即走向圈定與秩序那端，顯現出共享域合謀(commmons cartels)的現象(Foster,2011:131)，造成如同前文提到的“commons inside, private entities outside”。

而究竟該如何來制定其內部的規則，就整個共享域面向而言，Large(2010)提出了幾點原則性的方向：「開放且回饋」、「集體做決定」、「多元的」、「社會公平」、「環境永續」以及「社會型的禮物經濟」⁶，Boiller(2015)也設計出一套制定制度前的四個自我檢核問題，例如資源的耗盡與否(depletability)以作為進入的討論標準，是否具排他性(excludability)如哺乳空間和空氣，敵對性(rivalrous)如佔屋者與居住者以及既有制度如電力系統等。若將尺度縮小至都市層面上，Benkler&Siefkes 提出四點都市共享域內部成員間所需要的默契，如對共享域的參與是來自於貢獻而非期待等價的交換、為了滿足創新或者是一起工作的需求、與夥伴一起平等的工作、用分享取代競爭或是私有的概念(Bradley,2015:94)，Bradley 也用 2005 年從舊金山發起的 park(ing) day 活動作為檢視，並額外增加一項條件：公開透明的使用模式，發起者 Raber 於網站上完整公布操作手冊，讓活動拓展至全球(ibid:100)。除了內部的制度訂定之外，Stavrvides(2015)提到當共享域企圖擴展時，所要注意的問題，首先要擴張的資源對象必須要在活動以及實踐的層次上，與自身是相關且可對照的，而非斷裂跨越的，要注意的是，Stavrvides 試圖強調的是彼此之間的差異(differences)，再者，這之間的差異在觀點、行動或是想法上必須要能互相轉譯，也就是說要有溝通的可能，藉此來達成共享域協商的目的。Stavrvides 舉在國家公園以及一旁的小學為例，他們之間具有差異性，但透過意義層次上的轉譯，凝聚為一種當下存在的共享域，最後一個條件則是彼此之間具有一種平等的共享(egalitarian sharing)，避免重演歷史上權力積累的困境。

最後處理公有地悲劇的傳統攻擊，它假設這是一個每個人都有權力進入且沒有人能排除別人的前政治狀態，以牧羊為例，如果某地開放給所有人使用，而所有牧羊人皆為理性並以利己為最終目的，牧羊人會盡可能地將自己的羊趕

⁶意即保有交換的精神，核心宗旨為分享的越多，就越富有。

入公有地內，而所有的人皆如此後，此塊地就不再具有生產力了，企圖強調政府與國家管制的重要。Garnett(2012)基本上認同的 Hardin 的論點，並且再次強調中心化政府管制才能徹底解決公有地/共享域的問題。只是共享域並非像 Hardin 認為的沒有邊界、沒有規則、沒有懲罰、沒有特定使用者(Boiller,2014:24)，共享域有永遠未完成的管理模式，有模糊不清的邊界，但絕非如 Hardin 所言的全盤開放的無人之界。Ostrom(2000)自己也提到共享域可以被任何有辦法進入的組織所擁有，然而重點在於如何運用她所提及的那些準則來管理(quoted in **Džokić & Neelen,2015**)。Harvey(2012)則認為，Hardin 擔心的是人口過度增長，摧毀全球資源，而且此假設將情況兩極化成公私財產的情況及國家政府的干預，與 Ostrom 的預設立場不同，就政治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討論過於本質，不切實際。

(三)、都市尺度的共享域

「都市」共享域，意味著將空間疊加到共享域的概念之上，Garnett(2012)從法律的角度，果斷地認為都市共享域就是都市裡的公共空間，甚至將其意義為鄰避設施，並且強調國家的絕對管理，沒有灰色地帶。Foster(2011)則是從公共管理的角度出發，就算自身已經發覺公共的缺陷，提出權力缺席之下的問題以及可能，可是在討論該如何避免公有地悲劇時，依舊用當局者疏於管理的街道、公園、停車場等傳統認定上的公共空間作為都市共享域的討論。公共空間其實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拿與取」(give and take)的遊戲，人民從來就無權參與公共空間的形塑過程，只能無條件地接受。不同於公共空間，都市共享域是一連串規則制定以及再制定的過程，透過不同群體的參與，這些規則背後自然隱含了競逐與妥協的磨合(Stavrides,2016)。根據共享域的三個要素，運用都市共享域的定義上，歸納出了兩點概念，妥協(negotiation)及差異，不管是在社群、資源或是制度上，無可避免的就是一連串妥協溝通的過程，時時注意共享域的資源是直接被給定的或是討論出來的；都市本就是一個差異混雜的地方，不管是在具體個體間的尺度問題，或是抽象的個人認同、能動性以及需求上(kip et al.,2015)，所以若都市只有單一型態的公共空間，則這種混雜和異質將會消失，產生均質與排除的現象。Parker&Johansson(2012)則明確指出，都市共享域與 Ostrom 所研究的傳統共享域之不同之處，首先他認為都市共享域會抹除個人出頭的可能(lack of salience for individual)，再者就同上述所提到的，都市共享域為了要保持其動態的可能，無可避面的要面對各種意義的競逐，最後各種意義的競逐代表的是都市的多元異質性，除了與社群間的競逐之外，於政府或是社群間的跨域合作(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也是必要的存在。

都市共享域的概念很容易就會與當前大量出現的共享空間一詞(sharing space)產生混淆，都市共享域與共享空間雖然皆為空間的，然而前者對於傳統社會的抵抗意識是較為顯性的，企圖在制度之外解放社會所蘊含的潛力。Stavrides(2016)將共享空間定義為政府介入都市破敗地方，透過開發所形塑出的縝紳化空間，如都市更新後的開放區域，這種開放區域大多指向集體的消費過程，這個集體當中又非常原子化的以個人為行動單位，而非共享域所期待的集體發展與合作。雖然此處的共享空間概念與台灣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我們發覺到這種共享皆走向具有群體邊界的固有經濟模式。游適任(2014)則是指出另外一種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在台北市政府都更處委託製作的「共同工作空間操作手冊」中提到，此種空間有五大準則，如半開放、必須要有交流連結機制、要有常駐工作者、不過度干預進駐者、不能是傳統辦公室，屏除掉必要的商業模式之外，他其實個別界定了資源、社群以及制度三大共享域要素，更重要的是除了具體的建議之外，也發覺到其背後所蘊含的公社與佔屋精神，只是共同工作空間在名字的定義上便束縛了自己，少掉了在其中生活的可能。總而言之，共享空間或是共同工作空間主體建構在具體的空間上，後者在其描述上可能還具有些微社會實踐，不過要真正同時兼顧商業模式、空間感營造以及解放精神，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提到都市共享域，難免會讓人聯想到地方(place)，Stavrides(2016)提到共享域⁷無法被簡化為一種地方，在於共享域間帶有向外傳播的個性，他們企圖透過共享的過程發現空間的解放潛力，而且必須要時刻對新進者開放，意即產生競爭、詮釋和再評估的狀態。Cresswell(2006)對地方的定義，一樣是在強調地方的不完整、流變的過程，這種未建置完全的狀態會持續重複以實踐地方，這與共享域的概念其實頗為接近，只是他認為地方的建構容易形成內部的秩序，而這種秩序則造成逾越行為的與否，逾越行為隱含的是對於他者的劃定，也就是邊界的有無，產生安適其位(in-place)和不得其所(out-of-place)的地方錯置現象。這正是都市共享域極力避免的狀況之一。在一系列的動態地方光譜中，從最均質的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非地方(non-place)到地方，我認為都市共享域可以接著地方繼續排下去，首先可以從地方力量的方向性來思考，Cresswell 的地方是向內凝聚的，而都市共享域則是向外傳播的。都市共享域的地方是一種非在地的地方，也就是它存在於地方，但是將在地的內涵挖除，另外依據成員討論填入自己定義的在地，並且付諸實踐。

⁷ Stavrides 原文使用 common space，其意思應與共享域 the commons 無異。

到今天為止，共享域依然持續被都市圈地以及全盤的資本主義結構所威脅(Kratzwald,2015:38)。我們必須時刻覺察在這個充滿再生產的社會狀態之下，共享域究竟該如何作為另一種選擇？共享域要存在本身就困難重重，都市共享域尤其是，畢竟共享域內所強調的是與市場機制所相違的非等價交換形式(ibid:35)。Wright(2015)在「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這本書中，藉由觀察全球各地的烏托邦實踐，歸納出與資本主義斷裂的轉型模式，兩大途徑分別為間隙式轉型(interstitial strategy)及共生式轉型(symbiotic strategy)，前者與共享域的關係在於他們皆試圖在體制內找尋結構的破口，其未必具有顛覆性，只是認為自身處於一種未被支配的狀態，在實踐過程中改變現有條件以求實現斷裂，並且逐漸擴張其有效運作的範圍及深度(ibid:410)。而共生式轉型與共享域相關的則是他們並沒有將國家視為資本主義的盟友，而是將其視為第三者的存在，企圖與國家機器合作來達成與資本主義斷裂的目的。

都市共享域究竟能為城市帶來什麼樣的改變，Chatterton(2010)提出了三點都市共享域的潛力，第一，他認為只要都市共享域持續共同自己(common itself)，努力去找出抵抗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的方式，就能找出再生產的替代選擇(Hardt&Negri,2009:250)。第二，他認為都市共享域所體現的每日生活，以及密度極高的社會性質，加深加廣了共享的力量，就如同上述 Wright 所提及的那種間隙型轉型的實踐過程。第三，他認為都市共享域產生了新的政治圖像，在追求正義或是反資本的過程中，反壓迫或是反科層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自己生產反叛(rebellion)、合作以及各種蘊含意義的共享域(Bonefeld,2008)。最後，希望能藉由都市共享域，打破存在已久的二元分界，拉近長方形內的對角線距離，開啟一個不再只有公共和私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新的城市空間(Hardt&Negri,2009)。

(四)、共享域的深層政治涵構：諸眾的抵抗武器

Hardt&Negri 提出帝國三部曲概念⁸，共享域⁹由諸眾生產，帝國則是諸眾所欲抵抗的對象，更細緻的來看，這裡的共享域，相較於前文的共享域與共享，包含了更為特定的政治意涵。關於帝國(empire)的意義，在慣常使用之下，人們通常將帝國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兩者視為一相同概念。帝國主義往往由民族主義性格較為強烈的地域性國家所主導，他們雖然將視野放在全球性的侵略之

⁸ 其概念依序呈現在三本書中，分別為 2000 年出版的《Empire》（正體中譯本為帝國），2004 年出版的《Multitude》，2009 年出版的《Common Wealth》（簡體中譯本為大同世界）。

⁹ 正體中文譯本《帝國》與簡體中文譯本《大同世界》皆將 the common 譯為共同性，惟原文概念與共享域相近，並且為了方便閱讀，故統譯為共享域。

下，但通常權力的中心點依然根基於領土地域上（陳光興，2004），帝國的權力運作則非根植於領土的單一中心點，而是由一個網狀分布的結構組合而成，並由大量的節點取代中心，這些節點有具支配權力的傳統民族國家、主要的跨國資本主義企業、超越國家邊界的機構（美國的五角大廈）以及一些全球性權力的組織（聯合國），這些網狀內的節點構成，使得國家的界線不再區分內外（Hardt&Negri, 2006:28），簡單來說帝國是一種沒有邊界，任由權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廣曠空間，在此同時，帝國於其社會建立一個納入國家、資本的指揮系統，企圖創造全面性的社會規訓體制，使得人們皆進入內在自願的生物權力（biopower）控制系統（Hardt&Negri, 2004:31）。

諸眾則是一群被指向持續反帝國的群體，他們不再若馬克思口中的階級鬥爭般只為打破資本主義邏輯的體制，而是企圖深入帝國地層，由內而外真正地成為帝國的敵人（陳光興，2004），諸眾的組成混雜而多元，並由各種形式的社會生產潛在地構成，在最原始的諸眾意義中，通常指涉社會的下層階級，這個階級往往是一個開放且具包納性的社會群體，亦即造成了內部的無限混雜（Hardt&Negri, 2015:31），在這個無限混雜的系統當中，保持了每個人各自差異的面貌，你可以自由地、平等地表達自己，而諸眾更是在這個各自表達自我的過程中經由交流和協作，找出彼此共同生活可能、共同抵抗的目標，這即為諸眾的特別之處，他的挑戰就是在一個絕對多樣性、奇異性(singularity)的個體存在中，再保留內在差異的前提之下，凝聚出某種共同意義之下的共享域。

關於諸眾在政治群體間的分類，往往容易被混淆，首先要先釐清的是諸眾與人民(the people)的差別，人民被認為是一個單一的概念，他是民族國家有意識生產的一致性產物，這些產物透過灌輸主權正當性的意識形態，來作為服務國家絕對的個體（陳光興，2004）。群眾(the masses)相較於人民，不再只有單一的面貌，是由各種既有的社會特徵所構成，如黃種人、客語使用者，不過其內部的各式社會特色最終還是退縮成一種無差別化的模糊混合體。諸眾作為抵抗帝國資本主義的主體，不禁讓人想到其與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這個分類的差別，工人階級本身隱含著一種排他性，他區分了工作/非工作如窮人、流浪者、家務勞動者以及工人/非工人如農人、服務業者，這些非工人階級的人在諸眾中，都被以包容、開放的概念納入，全部皆為差異極高的真實存在，此外，工人階級在馬克思邏輯中，代表生產具經濟意義的具體物質，然而在當前的全球經濟中，物質生產不再獨佔式的保有絕對地位，社會意義的生產，如人際間的交流與情感等非物質生產漸漸佔據全球經濟邏輯的主導地位，而諸眾在網絡連結中正持續生產著這種非物質的共享域關係（Hardt&Negri, 2006:52）。



所謂的共享域一開始只是自然界中的共同財富，如空氣、海洋等，此處的共享域更為強調的是社會生產的結果，如諸眾交流與協作後的知識、情感、訊息和感受等，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域的生產並非如同物質生產般，直覺地為主體生產客體的線性關係，而是共享域主體性持續生產本身，換言之，共享域是在諸眾聚集後，根據其匯流的各種奇異性，在互動之下找出能共同對話的因素，一再自我建構的過程與產物。我們可以試圖理解，共同與奇異兩種「一」與「多」對立如何共存？前文提過，共同必須存在於奇異中，於是在共享域中才會有許多交流與互動的機會，透過奇異性間的際遇和實驗來化解同一後地重複，進而生產出新的共享域(Hardt&Negri, 2015:145)。這種共享域產物同時也能從生產的語境之下理解，前文說過，全球經濟的霸權主導不再由物質生產一枝獨秀，而是逐漸讓出空間給非物質生產，所謂的非物質生產意旨知識、訊息、情感反應等，在此我們可以生命政治勞動(biopolitical labor)來理解這種霸權的偏移形式。此外，生命政治勞動衝擊了既有的生產與消耗的資本邏輯，當他生產共享域時，並不會消耗本身，意味著當諸眾製造完成後，便有無限的資本可用以生產，再者它排他性較低，諸眾並不會因為分享訊息或是情感給某人，而減少產品，最後，它模糊工作時間與業餘時間的界線，透過抽象化生產產物，使得霸權不再零碎單一，而是邁入高度社會化關係中(Hardt&Negri, 2006:35)。簡而言之，便是生命政治勞動生產了共享域。

然而這種共享域在傳統社會語境下，無可避免地會遭遇摧毀、私有、壟斷等危機，例如版權、權力關係等，所以在共享域對本身再生產的過程中，必須同時保護共享域得以生產的條件。要保護這些生產邏輯，很多面向都與當前社會運作的觀念全然相反，必須嘗試理解之，例如經濟自由的使用對象，在共享域的語境下，公共不再是自由使用的充分條件，私有財產反而成為自由使用的核心場域，換句話說，過去被視為外部性的共享域，被戲稱是「遺失的市場(missing market)」，若在絕對私有財產的社會中，可能就要被代稱成「遺失的共享域(missing common)」了。舉例來說，當房地產市場因為藝術家或是特定人士使用之後，而生產出特有社區氛圍，這種內在於生命政治勞動過程的共同財富，對藝術家來說，社區氛圍並不是自身意欲生產的產品，而是生命政治勞動的外部共享域，此共享域反而為地產商或投資者所私人壟斷，最終造成所謂的縉紳化現象，形成「共享域幽靈(specters of common)」狀態，這裡的社區氛圍即為具有經濟價值的遺失的市場，但其實應該要看到交易社區氛圍背後的那個遺失的共享域才對(Hardt&Negri, 2015:124)。此外，傳統經濟上的積累與價值增值(valorization)往往著重的皆是個人的，但是在共享域邏輯中，他必須要是社會

的，於是個人總和的經濟增長，換成了社會總和的社會增長，這時我們要問，何為社會增長，可以把它視為共享域的那些產物以感知的方式出現，當共享域如情感、關係等感覺不斷被強化時，就是積累後的社會增長，同時也代表了共享域的主體持續增長。換言之，諸眾若要抵抗霸權，或是持續推動已然偏移的霸權形式，就要時刻提倡或是衝撞以保護這些共享域再生產的條件 (Hardt&Negri, 2015:219)。

回到 Hardt&Negri(2015)在處理諸眾時的方法，他們提出兩個根本的質疑問題，第一是混雜奇異組成的諸眾有無政治行動能力，第二是諸眾的政治行動能力指向的是進步、解放還是一種幼稚展現？第一個質疑在於該如何和體制或者霸權對話，是否只有如人民這種有特定意識型態的群聚才有話語的權力，於是在達到某種政治前提前，諸眾只是一種過程。換言之，這其實是在問諸眾要如何形成抵抗的力量，生命政治勞動除了生產軟性的共享域之外，我們也能將其視為一種政治過程的生產，就如某個沒有指揮家的樂隊所吹奏的樂曲一樣，當有人走向台前成為指揮時，反而失去力量。我們理解，做為共享域的政治過程不會有資本消耗，而是不斷的再製，過程內部奇異性的衝突和協作 (cooperative) 將會帶領諸眾組織自身的力量，進而造成政治的行動能力。第二則是諸眾的政治取向，有人認為諸眾的社會侵略性 (aggressive) 會造成其幼稚化的雙面政治製造，就如同台灣當前的網路環境一樣，也有人認為諸眾過度強調生產，最終還是會落入外部資本的再生產裡。然而諸眾的政治取向其實是篩選過後的結果，在諸眾內部也有腐化的共享域來源，諸眾如何看到並從其中選擇出走、遊牧、放棄才是造成政治取向的關鍵因素，只要諸眾選擇了某種形式，那麼它便會在生命政治勞動的語境下進一步的在生產共享域，改造自己。最終，若是要解決如何選擇並知道其確切的政治取向，唯一的辦法便是直接介入組織，自己在機構或組織內持久的感受其進步、解放甚至反體制的選擇過程。

(五)、共享域案例的嘗試分析

在南韓首爾，三位年輕人試圖打破住宅作為資本主義生財工具的迷思，他們籌措了 12 萬美元，在市區租下大樓出租，取名做 Bin-Zip (Empty house project)，租客沒有任何嚴格的限定也沒有一定的租期，他們甚至樂見短期來來去去的租客以創造多樣性，所有的租客都繳交相同的租金，這些租金統一由他們成立的一間叫做 Bin-Go 的銀行管理，Bin-Go 會將某部分的租金移做投資，一部分做為社區活動的基金，也提供有需要的租客或是曾經的租客低息貸款及放款 (何雪瑩，2014)。把錢放在 Bin-go 銀行裡將可獲得 3% 的利息，而 Bin-go 銀行的貸款利率為 6%，這之間 3% 的利息差也必須用在社區發展使用。他們

也經營一家咖啡廳名為 **Bin-café**，這間咖啡廳也同時會舉辦許多講座和社會活動，同時也作為和其他鄰里溝通的主要橋樑，這個模式至今依然廣泛的再發展，從 2008 年 2015 年，已經有 8 間公寓，一百多位成員，總資產達到 24 萬美金(Didi K. Han, Hajime Imamasa, 2015)。

若是從共享域的三個要素來看，**Bin-zip** 的資源除了來自具體的房屋結構之外，住客的每日生活以及其所繳出的基金都能被視為一種資源。而制度方面，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所創立的 **Bin-go** 銀行，此外，由許多租客組成的房屋本身，其實就是共享的表現，他們透過討論和協商來訂定社區的使用規則，其中對於公私的界線更是常成為討論修正的焦點。**Bin-zip** 的社群則來自於其中的社區居民，這裡的社區居民邊界其實是不穩定且流動的，因為任何加入過 **Bin-zip** 的人都能成為制度的一份子，且社區居民不僅要維持和生產，更被強迫去主動推展這個概念，有裡面的一份子認為，**Bin-zip** 意即拓展，不管是具體的拓展還是視野的拓展(Didi K. Han, Hajime Imamasa, 2015)。這是一個理想且務實的共享域實驗，他們的心理理念大多都與共享域所主張的相差無幾，例如模糊市場交換的機制，試著找出自身在裡面的貢獻為何，而非以競爭、私有化的邏輯來經營這樣的空間。

第二個較為基進的是位於丹麥的克里斯欽城(**Christiania**)可以作為一個集無政府主義、公社以及佔屋三者於大成的極致共享域案例，一直以來便有年輕人和工人組織佔據著這塊土地，直到 1971 年，一個另類的雜誌團體佔據了名為克里斯欽的廢棄舊軍營，逐漸發展成一有規模的聚落，居民開始有機地自建房屋，發行自有貨幣，建立自治組織，制定量身定做的制度，並且與丹麥政府展開土地使用的談判。克里斯欽沒有領導人，一切的社區事物皆透過社會會議來協商解決，最高層級的會議為「共同會議」，主要負責討論集體資金的運用、年度預算、通過哪些合作計畫、與國家的談判、員警暴力等，除了「共同會議」外，各區也有自己的「分區會議」，討論著某棟住宅居民需要負責的權利義務，另外，還有財務會議、建築會議、金庫管理員、共有錢包等各式不同維持社區運作的組織(歐寧，2014)。原本克里斯欽以無政府的方式佔據土地，導致社區與丹麥政府出現一連串的協商與抗爭，1973 年，國際經濟局勢蕭條，失業人口大增，丹麥政府允許克里斯欽城的社會實驗，然而從 1975 年開始，官方開始試圖清除克里斯欽，而克里斯欽居民也將市政府告上法院，一而再的敗訴再上訴，卻也逼出市政府擬定一個克里斯欽的合法性計畫，克里斯欽之所以多次的與政府互別苗頭，主要在於內部允許大麻交易，這與丹麥政府的法令背道而馳，時至今日，仍能在克里斯欽的大麻街上(**pusher street**)看到大麻煙磚以

及吞雲吐霧的人們（陳佳蓓，2011）。2011年，克里斯欽成立四十週年，他們同意丹麥政府所開出來的條件，以繼續保有自由城的獨立自主，他們必須籌資7620萬丹麥克朗買下大部份土地，每年還必須花600萬丹麥克朗¹⁰承租某些特定區域，這絕對不是一個親民的價格，也考驗著克里斯欽城該如何維持原有態樣？

目前克里斯欽城的居民需要繳交稅金、水電費以及醫療保險給市政府，並且習慣丹麥的警察不時的出現在街道上（林珮芸，2013），某種程度上早與丹麥政府妥協，早期無政府的公社精神漸漸淡化，他們究竟要逐漸邁向主流價值觀，還是繼續抱持當初的理想前進，在現今社會氣氛下越來越難抉擇。

然而這卻無法撼動持續四十年的烏托邦實驗的地位，他們走出別於資本主義的路線，反對共產或社會主義式的專權領導，實踐無政府主義的理念，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桃花源，並成為共享域的一種典範。

相同的，我們可以用共享域的三要素作為檢視，資源意即土地，社群意即生活其中的和進入觀光的人們，而制度則是一連串共同討論的結果，如社區內共同會議、與政府協商的過程，微觀一點也能在大麻販售、只能騎單車進入等活動中看到端倪。我們再用 Parker&Johansson(2012)所提到的都市共享域特色來討論，克里斯欽城裡缺乏較為突出的個人，他們都多數的決議都來自於共同會議，此會議的參與人數就社區來說也不算少數。而與其他社群的意義競逐，我認為表現在丹麥的外界人民以及進入其中的外地觀光客，他們個是如何看待這個社區，以及產生什麼影響？例如，多數觀光客進入社區想看各式自造的房屋，這是否會造成居民的困擾，而販賣大麻的過程，也是外地觀光客想一探究竟的展演，這個展演一部分能為社區帶來客觀的收入，但另一部分又可能違反當權者所制定的規則，於是我們討論到第三個，與國家或時其他社群的跨單位合作，當然以結果論來說，這種跨單位的合作也許是失敗了，但在那幾年的斡旋過程中，不就是協商與修正的實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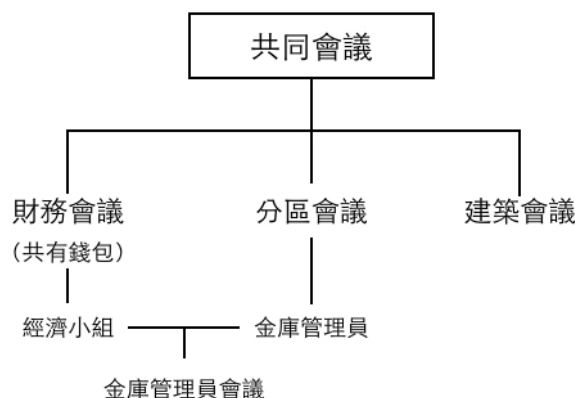


圖 1-1： 克里斯欽內部運作圖

¹⁰ 丹麥克朗：台幣約為 1:4.88，文中金額約 4 億 300 萬台幣以及 2880 萬台幣。

三、 小結

共享域的出現本身就是為現代社會中非公即私的二元分類找出新的選擇，所以共享域便在各種二元的定義中經由共享這個動態過程不斷地來回游移。最明顯的莫過於公共與共享域之間了，就邊界所形成的排他性而言，公共是由上而下的靜態給定而共享域則是由下而上，甚至是各種權力方向的動態妥協，換言之，公共是建制的，而共享域則是自治的。由於有排他的存在，所以公共所期待的個體是同一而均質，共享域則是希望其中個體的組成是混雜且差異，透過各種溝通與協調來正視內部的差異後進而形成更有力量的共同意識。公共具有清楚的邊界，而共享域的邊界則是以閾限區存在的模糊地帶，於是這裡可以知道公共只需空間便能存在，換句話說，當公園疑被定義為公園後，那裡便是公共空間了，可是若只有單一空間的話，是無法形成共享域的，必須要有人在其中活動並產生事件，才有共享的條件存在。當公共完全被定義到沒有任何模糊空間後，那便是一種殘忍的日常生活，而產生都市創新的動力則來自於共享域中可能發生的例外事件。最後，公共是現代社會下的資本私有產物，共享域則是一種試圖超越現代資本且回應傳統社會的社會分享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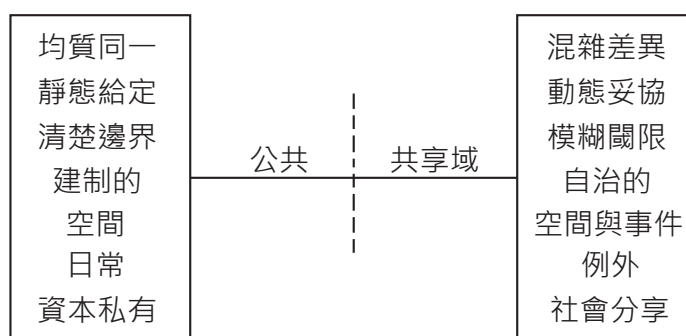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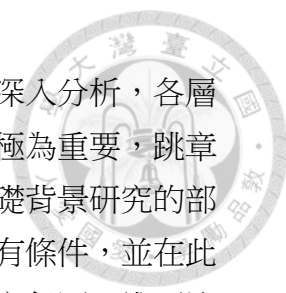


表 1-1： 公共與共享域的二元光譜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 分析架構

本研究主要分析邏輯在於將台南能盛興鐵工廠視為一種都市共享域的實驗，該實驗究竟是如何與台南的老屋互相對話，找出新的可能再利用方式，並且整理這種再利用方式究竟有無其普遍性或是具有基進性質的例外案例。本研究試圖在文獻回顧時釐清共享域的面貌，以求讀者在閱讀時能更清楚研究者的分析工具。關於研究方法，除了傳統的質性取徑之外，本研究試圖以一個接近建制民族誌的方法，以非典型的主觀意識介入與再生產的方法另闢蹊徑，嘗試讓讀者更能切身的進入情況，此方法會在稍後研究方法的部分詳細介紹。



研究本文分三層次，分別為基礎背景分析、所見所聞以及深入分析，各層次的討論都奠基在前一個的鋪陳之上，因此，本研究閱讀順序極為重要，跳章閱讀有極大可能會造成對此研究的認知斷裂與混淆。首先在基礎背景研究的部分，筆者將以政治經濟的角度釐清台南得以發展老屋再生的既有條件，並在此條件之下，梳理民間如何形成自主動能來推廣以保存為主的都市氛圍，進而演變成文創商業邏輯的單一聚集。隨後將視角聚焦至研究案例的能盛興所在地，台南五條港區信義街街區，發掘其歷史層，從清領的河道運用、日治時的都市計畫，再從拓撲學(topology)的觀點來觀看地表的空間變化，用以佐證老屋存在的意義，同時檢視在同一個地理尺度與條件之下，其他老屋再生的分佈為何？與能盛興有無產生互動關係等等。唯有在此背景條件的充分了解之下，才能勾勒出與其他城市本質上的不同，創造出台南獨有的老屋與共享域實驗培養皿。

再者是所見所聞，我透過四次不同時間點的田野經驗累積，除了歸納出我在其中的見聞之外，更重要的是呈現一個主流教育體制之下的人在其中所遭遇的情緒與感受。共享域的特色都發生在例外後的日常生活之每一刻，意義多涵納於日常的細微事件當中，當然能盛興也不例外，換言之，唯有盡可能透過內在觀點(emic)感性地去了解其中發生的所有，才能進到隨後的深入分析之中。此部分我採用段落事件(episode)書寫的方式，以不連續事件來組成時間的線性流動，藉以拼湊出能盛興的共享面貌。最後，則必須認清共享域的分析大多圍繞在 Betwixt and Between 這個「之間」的觀點，意即後面的五項分析都包含著這個概念，我從共享域的理論中透析出幾項工具，利用這些工具來分析現象所代表的意義，前三項是能盛興本身的討論，分別是能盛興之所以為共享域的分析、能盛興的核心價值與共享域如何對話以及共享域的根本觀點如何對應到能盛興的使用上。後兩項則是關於老屋在共享域中的位置為何？透過共享域與社區、社群的辯證關係來回答之，最後是共享域如何規劃的議題，此處的規劃觀點除了文中所提的暫時使用之外，也密切扣合了「在其中」這個所有議題的交集概念，讓不穩定和模糊成為一種可操作的實踐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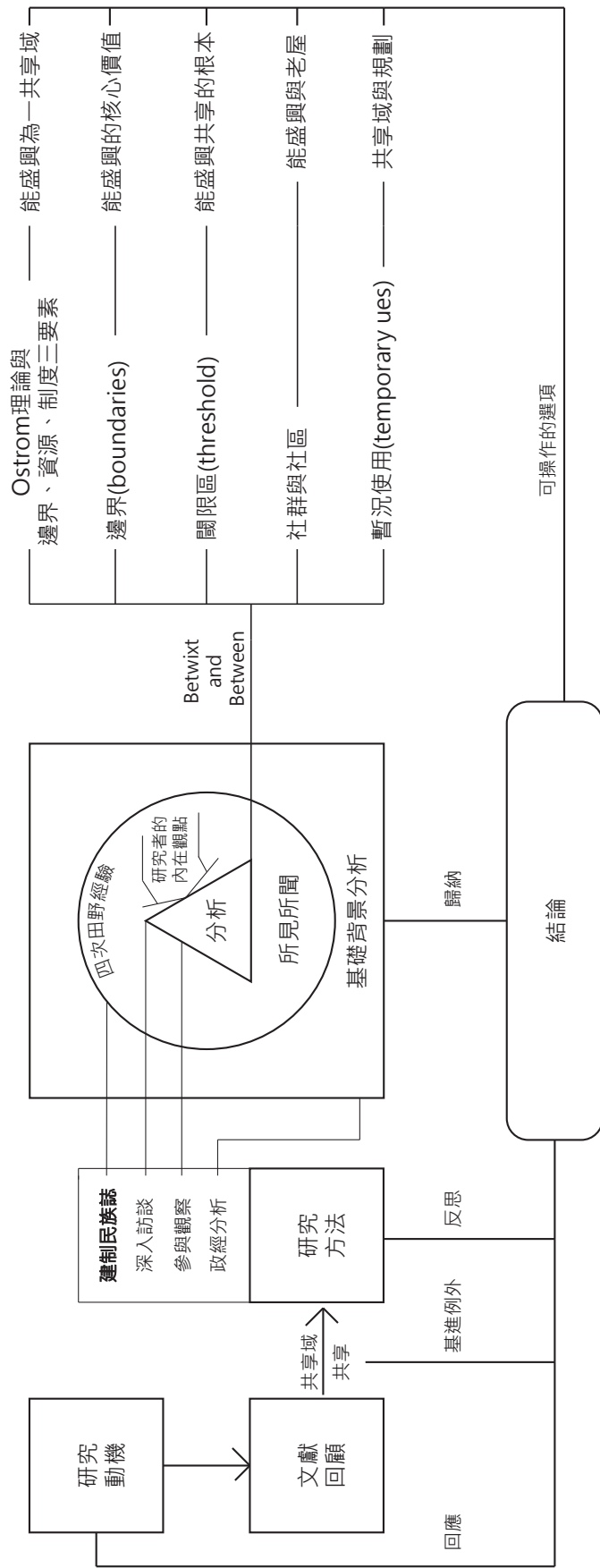


圖 1-2：分析架構圖



二、 研究方法

(一) 批判實在論的政經分析

在台南背景條件分析的部分，本研究將採實證與文獻分析並行的方法。一般的研究在尺度上往往是固定不變的，惟本研究的背景尺度從整個台南市的政策、舊市區的發展、五條港的區域歷史一直到信義街的空間意義，無法一概使用單一的研究取向，此處將採用四種研究取材，分別為政府政策、文獻分析、文本分析以及實地調查後的數據統計，企圖勾勒出台南與其他城市不同之處，唯有清楚說明台南在老屋問題的所處位置與其他城市的不同之處後，本研究才有繼續往下開展的立基點。筆者認為實證主義式的分析過於僵化，而闡釋主義運用在城市面向上，往往又被人以感性為名反唇相譏，批判實在論在於它運用了自然科學的實證數據來作為解釋的依據，研究者不僅僅只是了解城市的運作面向，更是能試圖解釋自身所觀察的現象，並從中找出結構以及行為者之間的影響邏輯，例如市府政策、政治經濟的狀況與數據、文本氛圍等彼此的互動關係，也因為如此，這部分的分析多少會加入研究者的價值，並顯示於其行文中。

(二) 參與觀察法

接近能盛興的方法與其他老屋不太相同，如果以同樣的方法去理解能盛興的話，只會得到一種不安的不知所措，或許這就是能盛興不經意形塑的形象也說不定，在第三章時會詳細描述這種氣氛營造的手法及感受。回到參與觀察，多數時間我需要從能盛興提供的正當性名義來找尋機會，從志工開始、打工換宿的小幫手，到最後可以以一種外圍團體的朋友進入，這個過程其實是令人不安，且不舒服的，主要在於這類團體十分看重相處頻率及氣質，若是符合他們，二話不說馬上能融入，然而要是氣質與他們有所不同，那則會扞格不入，完全找不到舒適圈。Gray(2008)引述了 Wills, P.所提出個幾項構成參與觀察的技巧，其中我特別著重在其中的兩項技巧，分別是「作為一個觀察者所進行的參與行為」以及「作為一個參與者所進行的觀察行為」，我試著用「進入田野是否有澄清意圖」這個倫理命題來說明兩者的差別。前文提過，我以各種角色嘗試接近研究對象，但在一月底當小幫手之前，其實並沒有刻意說明我的研究意圖，此時便是一種「作為一個參與者所進行的觀察行為」，換言之，在作為一個符合特定角色的參與者之下，泰半時間我只是默默地觀察，直到一月底前往打工換宿時，才真正向能盛興的成員們澄清我的研究意圖，轉向「作為一個觀察者所進行的參與行為」，開始隨著能盛興的脈動生活，試圖在一個穩固的信任關係上進行研究，收集更多可信有效的材料(Gray, 2008:133)。

另外，在打工換宿的那段時間當中，我也見識到能盛興之日常與例外的多種層次關係，可以說能盛興是從日常社會體制下逃逸而出的一種例外，這裡可以看到第一層的日常與例外，能盛興的經營方式與成員的生活模式在一定時間後，難免又會成為另一種日常，因此需要有例外的再次出現，這是第二層的日常與例外，第三層的例外不再有機會成為日常了，這裡的例外是能盛興所創造的事件，他們透過籌備事件而累積能量，用這些能量來抵抗日常生活的消磨，亦即到最後他們的日常可以說是為了事件而存在的，而這些事件又是他們自己恣意地創造，成為一個極具主體性的製造過程。以下列出研究者進行參與觀察的事件、時程、角色，並依照研究者的狀態分成「接觸」、「磨合」、「鬆動」與「檢驗」四個階段。

階段	日期	名稱	類型	角色
接觸	2015/7/1-7/13	花蓮海或手作市集	市集	志工
	2015/7/25-7/26	能盛興菜市仔	市集	參與者
	2015/11/15	烏龜的廚房	影展	參與者
磨合	2016/1/22-2/4	打工換宿		小幫手
	2016/1/23-1/24	能盛興菜市仔	市集	小幫手
	2016/1/24	中國城尋寶	探險	參與者
	2016/1/27	AG 安平自力建屋	生活	參與者
	2016/1/30	彩虹媽媽說故事團	講座	參與者
	2016/1/31	詩人吳俞萱吟詩	講座	參與者
	2016/2/2	深夜影展	影展	參與者
鬆動	2016/3/9	青春交換所氣功交流	課程	參與者
	2016/3/8-3/12	廢核遊行台南場	遊行	籌備志工
檢驗	2016/5/13-5/19	打工換宿		小幫手
	2015/7/9-7/10	花蓮海或手作市集	市集	志工

表 1-2：田野時間與角色表

(三)、訪談

此部分會將研究對象先分成二類，分別是能盛興成員與非能盛興成員。訪談能盛興成員時，又分正式與非正式兩種，大多數的資訊都是在非正式的狀況下以聊天的方式取得，亦即資訊普遍為片段零散的，需要研究者自行拼湊。若是硬要以學術程度的方式來進行訪談，整個對話將會難以進行，我曾與一位成員約在某啤酒吧訪談，當我們都坐下時，我拿出紙筆和訪綱準備開始，他便說：「我出去抽根煙。」一時之間我沒會意過來，原本還傻傻的坐在位置上等他抽完，但心想不對，我應該跟出去才對，於是將近一個小時的訪談，全程都站在吸煙區，在邊喝啤酒邊抽菸的狀況下結束。這讓我開始思考建立訪談的方法，首先必須讓自己先身處能盛興一段時日，隨後釋放出「我可能會找你訪談」的意圖，重點是絕對不能強迫與訪談對象約時間，一旦約了固定的時間，便會對雙方產生心理壓力並且干擾對方的工作時序，影響訪談品質的效度。我是在第二次去能盛興當小幫手時著手訪談的，當我透露訪談意圖後，便不再強迫對方，多數時間我都在能盛興裡隨機的走動，尋找訪談對象的空檔時間，見縫插針式的建構我的訪談，同時必須在一種非正式的聊天氣氛與空間之下進行，以求研究者與訪談對象在一種平等的關係下輕鬆自在地表達自我，許多時候訪談對象甚至抓著我問問題。在訪談的過程中，我試著當一個傾聽者，同時允許內容的多元性生產，讓訪談對象同時也能重新認識能盛興，有幾位訪談對象都自己說到一半才發覺是否早已離題，當我表現出不要緊的態度後，他們便開始更全面、更細緻的述說。然而，我也並非只是當個傾聽者而已，在適當的時機下我會透露出自己的想法，與訪談對象展開對話，如表達自己在其中的經驗、難過不安的情緒等，有時他們會與你有切身的感覺，進而拉近關係(Gray,2008:167)。

能盛興成員訪問重點（見表 1-3）其背後多指涉一至多個共享域的概念，第一與第二點試圖釐清個體的背景脈絡，透過初淺的左派觀點來認識，並且顧及有關邊界和新進者的問題，第三點則是要強調行為背後的邏輯，是否有跳脫交換、主張集體、解放社會潛力或只是單純地指向個體，關係到能盛興究竟為共享域還是公共空間，第四點將帶出如何避免公有地悲劇的發生，第五點則是意圖了解內部的管理模式，檢視其執行模式是否接近 Ostrom 提到的巢式多元集體管理抑或只是民主式的多數決而已？甚至出現克里斯馬(charisma)的盲目集體。第六點處理了老屋與共享域之間的辯證關係，傳統的在地社區和全球化議題或者是非在地的地方議題該如何取捨，最後則是將結論收在動態的共享過程，強調其未完成的狀態。

能盛興成員	
名字	訪問重點
郁宜	1. 自我介紹 2. 加入能盛興的原因與過程 3. 能盛興的核心價值 4. 能盛興的重要制度 5. 如何籌劃活動 6. 議題的選擇 7. 困境與下一步
deedee	
肉包	
yo	
普京	
佑丞	

表 1-3：能盛興成員訪談重點表

在田野期間，我也訪談了非能盛興成員的能盛興相關夥伴，不管是參與活動或是涉及這個空間，例如小幫手、菜市仔擺攤攤主、固定志工、長期空間使用者等，透過非正式的聊天以及正式訪談的方式試圖從他們的角度來釐清能盛興的邊界以及其共享的過程。在正式訪談的部分（表 1-4），也大多將焦點集中在共享域的特徵上，前半部以開放式的問法，請他們先描述對能盛興的基本印象，從第三點開始，試圖問出能盛興給新進者的感覺為何？是否有設定任何有形或無形的門檻，並找出能盛興的社群聚集模式。第四點意在處理能盛興除了多方參與社會議題之外，本身的存在與台南老屋等在地社區議題，有無其適當位置。第五點則是企圖從旁人的角度來得知團隊的經營模式以及管理模式，用來對應 Ostrom 一直強調的治理方法，也用來檢視共享域三大要素的制度項目。

非能盛興成員(訪談)		
名字	角色	訪問重點
繡如	藝術村策展人	1. 與能盛興的關係 2. 能盛興的價值為何？ 3. 第一次進入或是加入能盛興的經驗為何？之後呢？ 4. 與社會外界的互動？ 5. 能盛興的治理模式？ 6. 批評或建議
馬克斯	藝術村策展人	
伶儒	小幫手	
芳如	小幫手	
林檎	小幫手/長期使用者	
伍陸	小幫手/長期使用者	
小林	講座講者	
大可	附近店家	

表 1-4：非能盛興成員訪談重點表

(四)、建制民族誌

本研究花費許多篇幅，用各種方法試圖詳實地建構研究對象的面貌，除了訪談與參與觀察之外，我還將轉化某部分建制民族誌的方法，只為勾勒出能盛興更為細緻、深層的全貌。所謂的建制民族誌，即為研究者親自進入被研究者所處的社會條件之中，並理解其運作邏輯，找出過程中社會建制的方法與文本，這種研究法象徵一種知識權利主體的轉移，在地知識成為研究的主體，而建制民族誌到目前為止，多用在傳統上認定的弱勢族群研究，如女性、病人與勞工（王增勇，2013）。

在這個方法上，我分兩階段來建構能盛興這個研究對象，首先，當然是進入田野現場以研究者的視角找尋慣行邏輯與日常現象並與之互動，是故研究者將以主觀的感受來觀察能盛興的建制過程，這種主觀在建制民族誌下無可避免，甚至可以說是其重點之一，惟需適時地應用理論來超越（王增勇，2013）。此外，在與田野互動的過程中，還必須正視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同時隨時提醒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都是研究的主體，因為其將會影響自身與田野對象的關係，並且生產自己的觀感與知識，換言之，在這個階段中，必須先體認本研究對於能盛興而言，是一種學術的，也是個人的再現（藍佩嘉，2005）。第二階段則是研究者被反建制的經驗，我之所以在前文中提到將轉化某部分的建制民族誌即是此原因，通常研究者進入田野找尋的是被研究者被社會建制的細微邏輯，反之就共享域或是能盛興而言，對研究者或是社會個體來說便是一種反建制的存在，換言之，透過反建制來達成抵抗的目的。當然並非是說共享域本身建制了研究者，而是共享域讓研究者發現自身被建制的痕跡，重新定義了建制的方向，舉一個最表象的例子，我開始不去質疑為何能盛興們都喜歡席地而睡，而是去質疑自己為何一定要在床上睡覺。此外，就典型建制民族誌而言，研究者在田野中試圖找出知識的個人主述敘事到意識形態敘事是如何運作和建立的（王增勇，2013），而在本研究中則是要將一切的意識形態敘事回歸到個人主述的敘事，並在這個回歸過程中找到共享域解構建制的方法，進而找出共享域的存在特徵，例如，能盛興有很強的自我風格和群體界線，回歸到他們喜歡到自己做東西、自己煮東西來吃，好增進感情。是以透過主觀的個人主述敘事，了解研究者的經驗如何讓知識回歸到最基礎的感知、情緒層面，才能找到共享域重新定義建制方向的路徑與方法。

我們再更細緻的來討論主觀的態度，在此必須先認知到，主觀性並非研究的主體，而是要在認清且承認主觀性之後，用已超越之。在研究過程中體認到自己的主體性是一種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藉由這種反思的態度來利用我們所取

得的主觀資料，便有可能超越主觀(Gray, 2008:121)。在這個方法之下，反建制就是一種強迫反思的途徑。在建構能盛興的過程當中，需要看到其反建制的機制為何？若是其反建制的機制是以建制的條件存在，意即透過文本下的工作知識或工作流程，那豈不是有點荒謬，那有沒有可能以具意識形態敘述的客觀角度來述說一個反建制的存在呢？例如，他是一個不簽孩子聯絡部的「不負責任」的母親，因為這個不該存在的老師與家長的聯繫關係，一種不太合邏輯的敘述。換言之，這裡的主觀代表需將情緒、社會現實、感知狀況全部加進來考慮，才有辦法觀察出反建制的機制與過程。必須強調的是，這裡的反建制並不代表建制的不存在，而是建制方向的轉換，所以我依然試圖用建制民族誌的幾個核心觀念，分別是斷裂、工作知識與工作流程以及文本（王增勇，2013），來討論研究者以主觀態度來建構研究對象的理論定位。

首先是斷裂，通常是被研究者在個人的主述敘事與統治關係下的意識形態敘事之間的矛盾衝突，而轉化後的則是研究者透過進入田野而產生自我的個人主述敘事，這些被被研究者影響而出的個人主述敘事，與被研究者所欲抵抗的那些由意識形態敘事組成的社會建構產生斷裂，進而發現被研究者內部存在的抵抗機制。再者是工作知識與工作流程，就本研究的狀況而言，能盛興與我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與做事流程，這兩者之間來自於不同的社會位置和社會權力所組成，亦即就典型建制民族誌而言，研究者應該找出被研究者的社會位置與權力運作關係圖，來為其發聲，只是在這裡卻是能盛興與我交互影響之下，讓我看到一直以來我習以為常的工作流程與知識，並且從「效率」、「規畫」、「學歷」等建制的語彙中出走。最後則是文本，典型上文本是一種歷時性、跨域性的統治關係流傳，在能盛興，他們反建制的文本基本上是無法再現的，亦即能盛興的關係延續是透過事件發生的身體勞動累積，和累積後的情感交互堆疊，汗水、流血、衝突、認同、徬徨就是能盛興在反建制體制下的文本，就研究者來說，該如何紀錄這些反建制的文本，便須在情境下主觀地紀錄那些，無法跨域、複製、歷時的客觀文本了。

再回到建構研究對象本身，唯有當讀者某種程度上了解研究對象的面貌後，才有辦法進入客體化的分析階段。為了達成客體化，我們必須在熟悉和陌生間找出平衡的方式，這乍看之下與上述的描述有種距離觀點上的矛盾，我們必須小心處理當我們以「在地化」(going native)的方法逼近到熟悉光譜一端，會產生何種危險，如建基於自身經驗的「偏頗的觀點」以及無視於其他觀點的「過度之認同」，然而在本研究中，朝向熟悉前進是不可避免的過程，換言之如同上文提到的，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要要在熟悉與陌生之間游移，發覺自己在研

究中的「身份認同」，以便進行反身性的分析(Gray, 2008:139)。另外再利用前文稍微提過的內在觀點與外在觀點(etic)更清楚地來說明研究者的位置，內在觀點即為內部人的現實觀，即使不盡客觀，但卻是有助於精準地瞭解內在行為與狀況的發生脈絡，外在觀點則是與研究對象拉出距離的，以全然客觀的社會科學角度視之(Fetterman, 2000:44)，內在觀點能對應到前文提過的「熟悉」，外在觀點則為「陌生」，在本研究中，外在觀點的分析絕大部分建基於內在觀點的觀察與感受，兩者是交互運用，彼此作為分析工具的。惟須特別注意研究主體有無缺席或漂移的現象，當讀者進入研究者經由內在觀點所建立的認識觀之後，必須了解其作為一種情境模擬的嘗試者，目的是藉由自身的經驗轉化和認同矛盾，來回應能盛興共享域這個研究主體，而非持續關注研究者本身。

謝國雄（2011）指出建構研究對象有四個步驟，第一是掌握研究對象的慣行邏輯並發現斷裂，第二則是討論觀察到的慣行邏輯和概念範疇，以建立研究對象的相貌，這兩點在本研究中即是以上述轉化過的建制民族誌方法做為研究設計，第三是探討慣習邏輯和現象的社會條件，以台南與能盛興周邊的政經分析作為代表，最後是再討論研究對象，讓其二度客體化，成為一種可運用的普遍性案例，這部分以參與觀察、訪談來作為最終客體化的分析工具，並試圖從規劃的角度找出本研究有無普遍性的途徑與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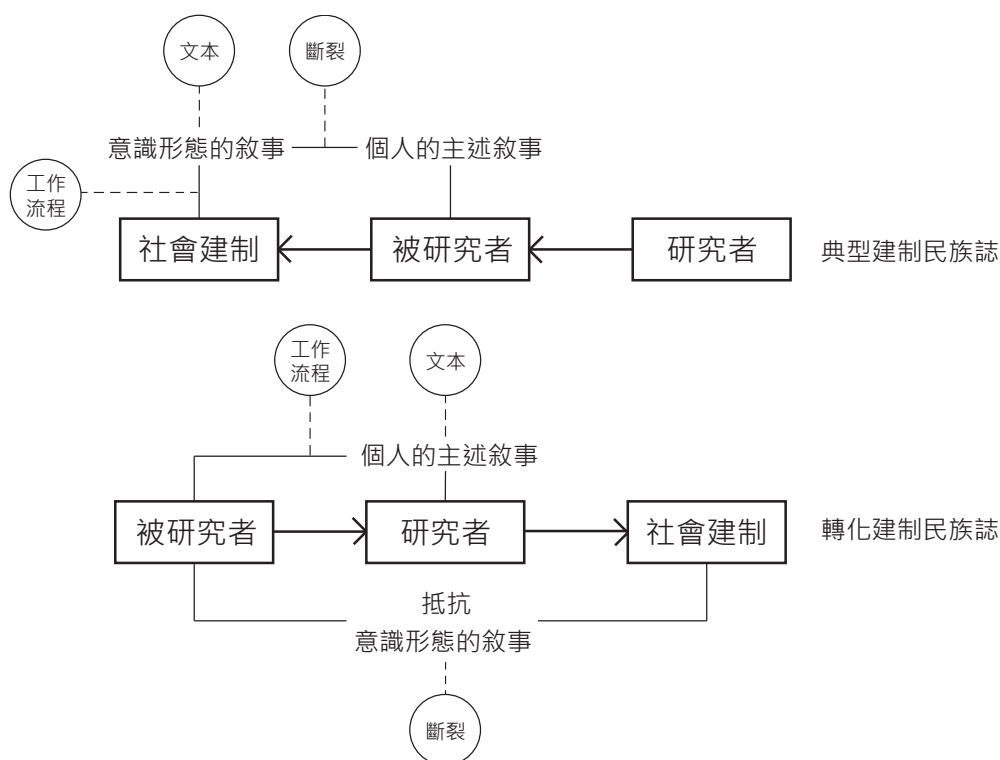


圖 1-3：建置民族誌分析圖

第二章

能盛興鐵工廠走向老屋再生之共享域的背景條件



本章節將討論作為老屋再生模式的能盛興鐵工廠何以能獨特地存在於台南，並且透過各種背景的梳理來凸顯其存在的特殊之處。老屋再利用從來就不是一種創新的概念，從處理窳陋地區、都市更新議題、縉紳化的現象、迪士尼化、觀光化、社區營造的再生，範圍從 60、70 年代的費城、義大利的波隆那、上海的新天地、彰化的鹿港、台北的華山，各式各樣的老屋議題早在多年前就被提出也被討論過了，也提出許多方法作為實際操作的實踐，但當前的老屋議題不應只侷限在老屋本身，而是要看到其蔓延至其他城市空間的社會意義，我們要對話的除了發展主義至上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單一的國族/族群認同之外，更迫切的是要以解構的角度，看到官方民間如何爭奪後殖民的話語權、老屋存在於社區或社群的矛盾、接受或妥協城市實驗/反叛的存在，這種解構主義式的視角，促使我們以另一種更全面的高度來看待老屋再生現象，也就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檢視台南老屋脈絡的基本背景，以求更細膩地來認識能盛興鐵工廠。

第一節、老屋再生的脈絡

老屋再生運動在台南也風行若干年，相關研究論文的產出也不在少數，在此我們把討論重點擺在 2008 年老屋欣力活動後所產生的現象。2008 年前台南早已有許多老屋再利用的案例存在，透過各種保存抗爭、藝術介入，例如 1994 年的延平老街拆除事件、杜昭賢為主的海安路藝術造街計畫等，葉東泰所經營的奉茶等，這時候的老屋多半是以一種文史人際網絡的基地存在（方思文，2015），這些在台南經營已久的人際網絡或老屋基地，對 2008 年後以老屋欣力為主軸的老屋再生模式，也都各自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2008 年開始的老屋欣力帶出台南老屋再利用的關鍵性改變，其契機在於不再執著認同與鄉愁，而是出於解決都市擴張的危機，試圖帶進新的使用機能，此外，這類再利用的經營模式除了空間的氛圍消費外，還並須同時具備體驗消費的功能，以回應台灣社會引頸期盼所欲建立的文創潮流（林雅君，2012）。

老屋欣力是由古都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古都基金會成立於 1999 年，由全台灣各地關心歷史建築的相關背景人士所成立，古都基金會其實在台南對於老屋的議題已經耕耘已久，然而依然很難喚起不管是台南在地人或是公部門對於

老屋的重視，一步步看著老屋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因為維護成本過高以及經濟利益的吸引，成為屋主權衡後的犧牲品。2008 年開始，他們嘗試不再用保存的論述來定義老屋，而是用一種選美的概念來扭轉市民看待老屋的方式，最終無非是希望能藉由這個活動喚起社會的保存意識，並建立一個普遍認同老屋的環境（古都基金會，2008b:1）。表 2-1 為 2008 年第一次舉辦老屋欣力時的評分要點，並選出 15 處入圍名單，以及最終的 4 處典範賞，同時開放民眾票選人氣賞。比較值得玩味的是這四處決選出的典範賞，其中兩家已經歇業，而民眾票選的人氣賞中，也有一家與典範賞有所重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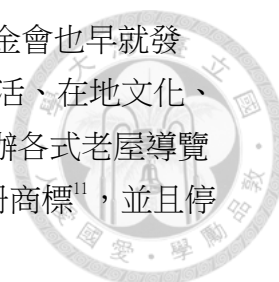
項目	評分參考
保存觀念	1.原有文化風貌之維持。 2.原有結構系統避免干擾。 3.舊有構造、部材妥加保存或利用。 4.原有空間配置合理使用。 5.採用原有工法材料進行整修維護。
創意經營	1.合宜在老屋經營的行業別（概念構思）。 2.善用老屋及周遭環境特色（區位選擇）。 3.空間營造的創意設計（空間再利用）。 4.營運、宣傳的創意巧思（軟體規劃）。 5.創意設計（相關文宣、店內產品、空間運用、家具使用等）。
空間美學	1.整體空間環境的美學愉悅感受。 2.材質、色彩、造型、光線之優質設計。 3.新舊元素合宜的對話與交融。 4.經營管理能傳達對美好生活之追求。
人文意涵	1.經營理念的人文意涵。 2.老屋呈顯的文化價值或歷史脈絡。 3.表現當代正向社會文化精神。 4.有助於人們心靈文化的提升。
理想精神	1.保存老屋的熱誠度（熱情）。 2.解決老屋保存經營所衍生問題或困難的意願度。 3.對於老屋再利用經營的堅持精神。 4.對於老屋再利用經營的永續規劃。

表 2-1：2008 年老屋欣力評分標準

資料來源：古都基金會（2011）《台南市歷史空間再造調查研究計畫》

2010 年第二屆推出後，老屋欣力的確讓台南慢慢地活了過來，但活過來的樣子似乎逐漸超乎控制，讓古都基金會開始進一步的釐清，並多次重申老屋欣力當中真正重要的價值為何，試圖區隔出台北的「誠品風格」，努力不讓老屋欣力成為一種身份象徵與文化識別，加上上屆舉辦的結果，老屋再生的專業價值與大眾商業喜好似乎無法全然相同，此外，當時正逢台灣熱錢四散之際，北台灣的房地產早已無力容納多餘的熱錢，以至於大量資金流入台南高雄等南部城市，推升了租金價格，種種的跡象，皆指向老屋再生的結果將不自覺地走向

大眾商業的光譜那端（張玉璜，2014），上述種種狀況古都基金會也早就發覺，並企圖奪回老屋再生的話語權，除了撰文大力提倡常民生活、在地文化、真實性等關鍵字之外（吳秉聲，2011、張玉璜，2014），也舉辦各式老屋導覽行程、重新界定老屋欣力指標（表 2-2）、申請老屋欣力的註冊商標¹¹，並且停止老屋欣力的評選，改為主題式的街道參與¹²。



項目	說明
環境	藉由老房子再利用，深化與社區環境的連結，創造良好、密切的互動。
綠能	珍視先民的智慧與經驗，重新發掘老屋與自然的共生之道，結合現代綠能概念及技術，為老屋創造永續生命。
理念	對於老屋經營的熱情、堅持、創意，以及傳達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是能否持續的核心。
維護	老屋能與現代生活結合，不光只有吸引人的外表，還要能妥善修繕老屋舊有構造，留意平時的維護。
改造	在老房子再利用的同時，讓舊空間與新元素產生對話與交融，並傳遞生活的美學以及愉悅的感受。
建築	建築是記錄時間流動的有形見證，每個時代留存下來的建築，也都訴說著當時代的背景、精神、審美與工藝技術。
故事	經過時間歲月的沈澱，傳送屬於老屋和那些人與人以及人與土地兼動人的故事。

表 2-2：2015 年老屋欣力評分指標

資料來源：張玉璜（2014）《台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vol.76：46-51

2015 年，第三屆的老屋欣力評比除了提出再次宣導老房子較佳利用方式的「老房子宣言」之外（附錄二），因為達成原初設計的階段性目標，或者是施展空間被限縮，基金會便聚焦於老屋政策上，將話語論述權努力縮小至「都市計畫法」、「建築法」以及「觀光發展條例」等影響老屋再生的具體法令上（路小白，2015），並引進日本町村的「居民憲章」模式，希望能與台南市政府的自治條例有結構上的呼應，創造一個制度更完備的環境（林美吟，2015）。這種將老屋鑲嵌進政策的想法，其實古都基金會在 2014 年時已有公開地宣稱，他們認為政府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介入，來健全整個老屋再生的走向。第一，古都基金會希望政府能落實城市保存的法規，第二，鼓勵民間自主保存

¹¹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2011/12/16 審定公告（審定號 01493916）

¹² 2012 年主題改為「欣府城、好生活」，分成「閱街道」、「享空間」、「賞家具」、「品器物」四種主題。

之餘，也希望能針對特定案例有小額獎補助或是租金補貼等，第三關照文化生活優於觀光發展，亦即除了推廣具有產值的觀光之外，台南在地文化的深化教育、觀念啟發等也須同時進行，第四，分散老屋活化據點以杜絕房產炒作，希望不要以重要街區、歷史街區等場域來作為獎補助的範圍限制（張玉璜，2014）。台南市政府於 2013 年公告實施的《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補助辦法》其實某部分回應了古都基金會所提出的第一、二、三點，相關保存法制也正在討論中，然而，市政府公告的補助辦法中，卻與古都基金會建議的分散老屋據點概念，完全背道而馳，硬是公告了明確的歷史街區，且另外委託成大都市計畫系成立研究室，以「好舊。好」網站作為整個計畫的管理與行政平台。從此台南便有了兩個關於老屋再生執行的機構。

第二節、 台南老屋的定位

在此章節，我們會開始比較「老屋」一詞在台南市地方補助項目以及中央級文資保護等政策與法規，找出老屋的優勢與劣勢，並且定義其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在此之前，究竟在情感上以及實務上「老屋」的存在究竟代表了什麼？古都基金會透過實地踏查及觀察經驗，在舉辦老屋欣力時將其定義為：「至少有三十年以上歷史的老房子，且能獲得妥善保存。」（古都基金會，2008:1），擔任古都基金會多年的執行長張玉璜也有他自己的定義：「1970 年代以前的建築物，因房地產炒作尚不普及，商品化「販厝」少見，營建品質普遍在水準以上，和當代新建築比較，較具有工藝美學特色。」（張玉璜，2014），另有建築雜誌認為：「屋齡三十年以上，非當代形式的完整房子。排除六〇、七〇年經濟起飛大量製造、複製，不具地方感的，用方塊磚、丁掛磚的販厝。不過屋齡的限制並非那麼絕對，主要取決於建築的時代感與完整性。」（顏世樺，2011）。在研究論文方面，蔡穎青（2012）提到：「未經國家列管為古蹟或歷史建築，支持生活的常民建築，有住宅、店鋪、工廠等，以私人財產為主。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原有的機能不再發生，而成了不適用或閒置的狀態。」林雅君（2012）額外提出了：「建築空間特色之留存與利用是為了要體現老屋之具體價值展現其獨特、稀有等意涵。」以及「老屋之工藝技術與材料具有當時代之意義。」兩點。

上述這些具體的描述固然重要，但要注意的是不能忽略的是老屋中「老」這個字義，在學界領域中，常會使用「歷史的」(historical)來形容具一定時間的建築，而非「老」(old)。依英文字義來解釋，Historical 主要的意義在於屬於過

去的，如過去的歷史事件、過去的歷史建築，Old 則有已經活了很久了、擁有或是使用很長一段時間的意思，後者多了一種現在進行式的感覺，雖然很舊、很老，但還是與自身相關，不像由 History 變化而來的 Historical，追求普遍的客觀解釋¹³。除了親自參與的歷史外，它也包含了文化想像下的共同集體記憶，就如同我們並不會對北京胡同的屋舍或是英國鄉村的教堂產生情感一樣，「老」可以表現在連結一地的地方感，如 Cresswell(2011)所言：「地方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看見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連結，我們看見意義和經驗的世界。」當「老」被作為一種情感投射，它成為被觀看為地方的關鍵，使得一地能不只是空間(place)而是地方(place)。綜合上述所言，老屋除了有一定的年代外，非大量興建的商品化房屋，外觀工藝保有當時代的藝術特色，且最好可以和當地產生連結的。其實老屋中「老」字所代表的時間，以及現在進行式，才是這些建築最根本的意義。情感面的定義本來就有許多討論的空間，如同我問及古都基金會的夥伴這個問題時，她疑惑了良久並告訴我：「為什麼要定義，你看到就知道了。」意即老屋其實是我們自身對於過去歷史文化的具體投射，當我們有意投射出情感時，這棟老屋就會是老屋。

台南市政府於 2012 年公告「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並於次年公告具體實施「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成為全台灣第一個實施歷史街區的老屋補助縣市，正式將公權力以獎補助的方式進入老屋再生的市場裡。歷史街區由市政府指定範圍，在此範圍附近的建築則有資格申請補助，意圖讓這些歷史建築不再以單點的方式存在，而是更全面的看到整條街、整個街區，以一種歷史聚落的觀點來看待保存標的，整個計畫的執行單位為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以曾憲嫻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在法的層次上，必須更清楚定義老屋究竟為何，好判斷是否符合申請標準，在自治條例母法中，簡短定義了歷史老屋：「指位於歷史街區內或其周邊具歷史、文化，並有保存再生價值之建築物。」曾憲嫻教授則是依據實務，提出五項老屋的指認原則（表 2-3），其中除了第一項以 1971 年做為分界之外，其餘選項大多需要專家學者的指認，將以民間為主的老屋再生帶入些微專業門檻，同時也拓展了老屋的型態，目前多數的老屋再生為戰後的連棟住宅，然而，根據新的標準，日式住宅、合院建築、日式洋房皆可被明確指認為老屋再生的標的。依照自治條例的理想，這些老屋補助應該要集中於特定區域，營造出整體歷史聚落的社區氛圍，因此將認定補助的老屋應該座落於「歷史街區」，可是當前的歷史街區尚未明確公告，在 2013 年及 2014 年的補助公告

¹³ Oxford dictionary: historical, old

中，並沒有硬性規定須在歷史街區內，唯一一個強制條件為 1971 年以前所建，這也造成前兩年的補助案件在地理上十分分散的狀況。



項次	指認原則	篩選門檻	備註
1	創建年期久遠者	1971 (民國60) 年以前之建築 (新版建築法規公告前)	必要條件
2	具歷史文化意義，足以為時代表徵者	與多數台南人生活相關的建築 連接台南歷史過去與未來的建築 呈現台南在地文化特色的建築 深刻反映時代思潮的建築	至少符合一項門檻
3	表現地區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	形成台南地區景觀特色的建築 具有藝術價值的建築 內涵精美文物、家具或構材的建築	
4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台南地區稀少不常見的建築	
5	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	作為史料的建築 反應技術與材料應用的建築 呈現發展脈絡的建築	

表 2-3：歷史老屋指認要件表

資料來源：曾憲嫻 (2014) 《歷史街區的觀念、價值和案例》，歷史街區講堂簡報

2015 年的補助公告中除了建物年齡，多了「位於歷史街區內或其周邊具歷史、文化，並有保存再生價值之建築物」的選擇，究竟到目前為止歷史街區為何？由於實地調查曠日費時，依舊沒有公告，根據執行單位「好舊。好」¹⁴的網站，歷史街區出現了兩種說法，一種是長期大範圍的根據《南瀛老街誌》以及《台南縣志》河流域分法，分成以下幾種：

1. 城內老街：如總爺街、新美街、福安里街區、清水寺街區等府城舊城內的老街。
2. 南瀛古街：文獻上出現過，至今存在者，如噍吧哖街、菁寮街等。
3. 倒風內海舊港街：如鹽水老街、麻豆老街等。
4. 急水流域的老街：沿急水溪所開拓的街市，如新營街、學甲街等。

¹⁴ 「好舊。好」網站：<http://oldisgood.tainan.gov.tw/>

5. 曾文系流域的老街：如善化街、佳里街等。
6. 鹽水溪流域的老街：如新化街、新市街等

另外一種則是依據歷史街區改造工程施行地點來判定，由於歷史街區的認定需要全盤性的規劃及討論，故有若干具體工程會先進入未來極有機會公告歷史街區的地方先行施工，根據網站上公告，鹽水區的連成、王爺、一銀巷，以及中西區信義街兌悅門周邊、正興街與國華街口周邊、清水寺周邊、福安里周邊、新美街周邊皆已完工，而目前剛公告招標(2016/4/14)的則為「保西宮、沙淘宮周邊」。

以上這些老屋的定義以及所在地的定位，就如同上述所言，官方試圖將老屋再生推向一個所謂「好」的局面，以輔助的概念來協助民間完成老屋再生，催化單點多元的產出，而非壟斷財團式的聚集。在這串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老屋權屬的問題，毫無疑問的台南的老屋多數為私有產權¹⁵，然而，當政府的資金補助於私有產權上，那麼受補助的老屋是否該展現適當的公共性，抑或是老屋本身的存在就具有象徵意義上的公共性？筆者曾經就台南的老屋類型做過調查，完整調查將在本章第四節討論，其結果還頗讓人欣慰，受台南市政府補助的老屋案例，就申請名義上比起其他老屋，具有公共性特質的比例較其他指標來得高。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初期就補助條件來說，其實頗為廣泛，尤其在歷史街區尚未公告之前，有些老屋補助的標的會零星的分散在台南市的各個角落，這與古都基金會所提倡的補助政策不謀而合，希望透過分散式的老屋地點，來遏止財團性質的商業投資或是過度集中的觀光干擾，造成如神農街般常民生活的消散(圖 2-1)。相對於市政府來說，老屋除了文化教育上的意義之外，還多了一層觀光的面向需要顧及，以至於需要以較為集中的面式區域管理，好規劃隨後更棘手的觀光與民宿問題。2015 年公告的補助規則加入準歷史街區的條件之後，市政府方面企圖將整個老屋補助的範圍漸漸集中起來，朝向明確的歷史街區前進，惟在目前的補助分佈上尚未看到這種趨勢。(圖 2-2)



圖 2-1：神農街消逝的常民生活，自行拍攝

¹⁵ 根據 2011 年出版的《台南市歷史空間再造調查研究計畫》，第一屆與第二屆的老屋欣力入圍案例，租賃比例為 88%。蔡宜珊(2016)的研究也可發現，未來也將被劃入歷史街區的正興街老屋，租賃比例為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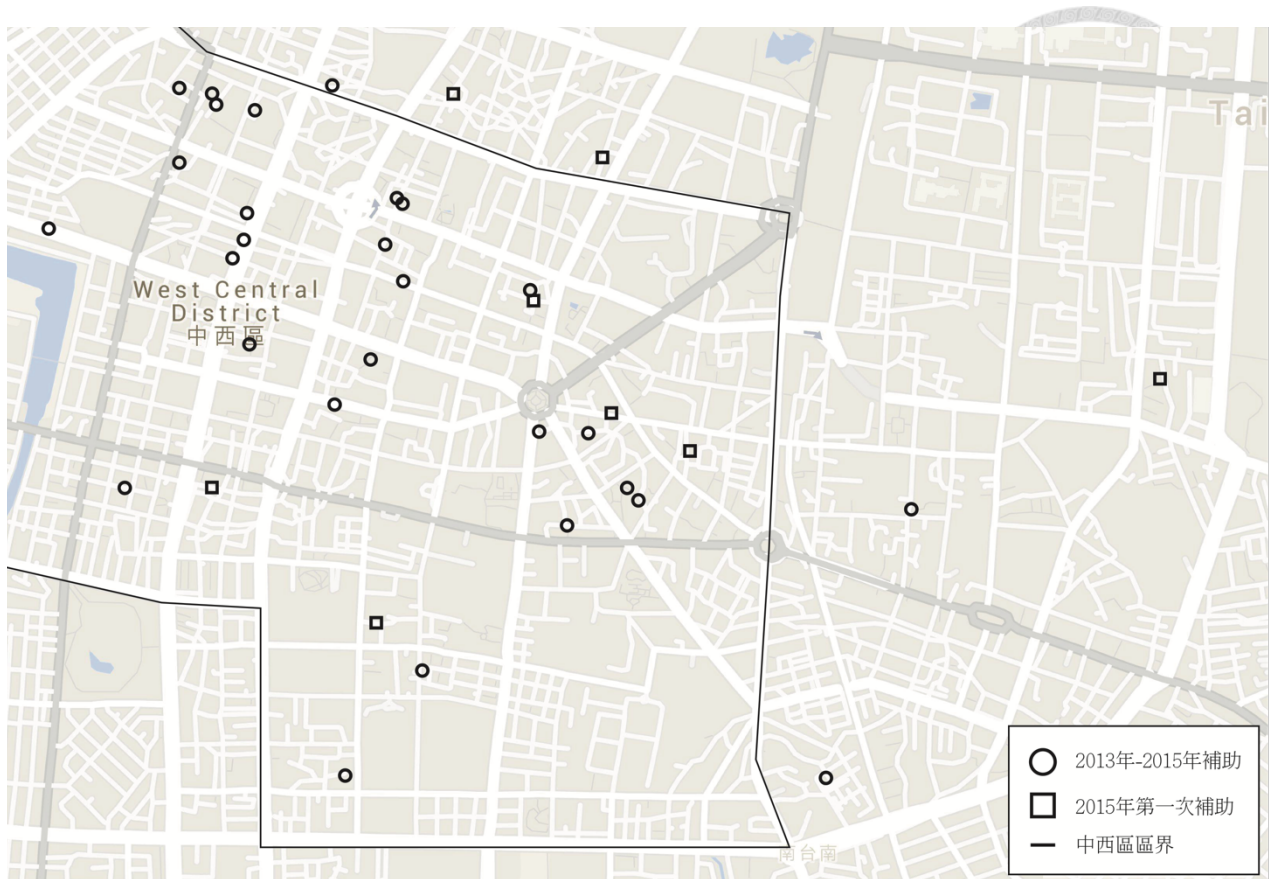


圖 2-2：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補助項目分布圖（2013-2015）

從此自治條例以及補助辦法，可以看到台南市政府在面對老屋再利用的這波風潮時，其實處於一種兩難的狀態，其一是他們必須用文化資產的角度來提出保存政策，但綜觀整個自治條例，並沒有明確給老屋任何強制法律上的意義，縱使公布了歷史街區，街區內的建築也依然不會有相對嚴格的限制，獲得實質的保護，弔詭的是，兩難的另一個面向，營造積極友善的觀光環境，按學理來說此舉將會破壞研究者們急欲保存的常民生活樣態，但當遇到與觀光相關的老屋住宿問題時，市政府利用劃定舊城區與安平區為「觀光地區」的策略，以解套民宿的合法性問題¹⁶，此時觀光地區在法規上的嚴格標準則成了這些老屋的保護傘¹⁷（附錄三），嚴格限制了區域內的開發行為。這種老屋地位的模糊界定，在政策之間的兩面倒向，往往讓這些老屋再生抓住縫隙的契機，多了其他實驗的可能，得以創造更多機會。接著將老屋的地位問題再拉高來看，究竟老屋模式再更上位的文化資產定位中，其角色為何？老屋該如何保護？

¹⁶黃文鏗（2015/8/3），「為非法民宿解套 台南舊城將指定為觀光地區」。自由電子報。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399018>（瀏覽日期 2016/4/30）

¹⁷劉光瑩（2014/11/11），「噓！來去台南非法民宿住一晚」。天下雜誌電子版。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421#>（瀏覽日期 2016/4/30）

從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的角度來看，多數的文史工作者希望將認定價值的歷史建物列入文化資產的保存範圍內，以求永續的留存，然而在台南老屋再生的運動風潮中，文資法則並非是全然有益的工具。文資法將有形文化資產分為若干等級，從最嚴格的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到範圍與意義較廣泛的文化景觀等，只要被列入文資清單中，往往就會被安上一板一眼的遊戲規則，不管是在獎勵、罰則或是再利用上，而這其中與老房子最為相關的為該法的 21 條，也就是保存方法，以下為 21 條部分條文：

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並得依其性質，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提出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之修復或再利用方式。

這裡所謂的原有形貌究竟該如何理解，是一開始建成狀態的形貌，還是經時間與人為使用後的生活樣貌呢？目前實務上似乎都選擇前者，將其修復成嶄新的初始外觀，而排除人為的痕跡，這與台南的老屋再生有非常歧異的差別，老屋再生之所以成功，在於多樣性的運用方式而非一味的仿古懷舊，在於對其常民真實性的追求，而非專家學者菁英式的建築想像，亦即老屋再生的優勢建立在保有真實性下的多元運用，而非如文資法的案例，以保存最為最高優先準則再來討論真實性、如何再生等議題。此外，文資法的案例多數會遭遇產權的問題，於公則須考慮公共性，於私則須考慮個人隱私和開放使用的矛盾衝突，以上各種面向，都讓我們必須再次思考老屋在保存光譜的定位走向。

若更本質化的用英文概念來定位老屋，則我們要追求制度內的保護，也就是文資法時，自然須將老屋放入遺產 Heritage 的脈絡裡，在英文字義裡，最初用在財產上的繼承，現在大部分則指涉它是具有價值(value)以及特別這兩個意義的場址(site)，在制度上以及意義上都在限縮老屋的再生模式。我嘗試用 Legacy 來定義，它有一種遺留下來的意思¹⁸，若放在老屋再生脈絡裡，可以理解為這些老屋為過去先人的遺留，隨著朝代的更迭，這種遺留也產生許多「層」(layers)，讓老屋以各種豐富多變的型態存在，與 old 可以相輔相成，同時也處理了真實性的問題。在文資法的層次上，我所要研究的老屋正巧落在公共多義的 Legacy 以及私有財產上的模糊地帶，雖然少了制度層面的保護，亦即這些老屋皆無法定文資地位，但也因為如此，才有一開始改變的能量，如同上述台南市政府起初制定的自治條例般，不管是意外還是刻意的，讓老屋一切保有自身的

¹⁸ Oxford dictionary: heritage, legacy

能動性，伴隨著它與過去歷史的脈動，在低限度的規則之下長成，進而使草根的實驗城市變得可能，並且促成都市共享域的機會。

第三節、台南的地租條件

在這個極度以資本至上運作的社會中，多數城市的發展難免會走向完全的新自由主義，任憑開發商毫無節制地破壞都市紋理。多數文史研究者常用都市純正性、集體記憶等柔性的訴求來作為抵抗開發的武器。然而，最終仍然逃離不了縉紳化或是邁向終點文化般，常民離開而商業進駐，即使外觀上做得與過去極為相似，城市中極為本質的純正性也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政策工具意義上的「重新發明的純正性」，以創意、悠閒、徒步導覽、音樂等中產階級愛好的氣氛作為真空後的介入。這一連串資本介入的過程中，唯一能做為紓緩的條件就是一開始的資本要素，這就是這節想要討論的地方，台南的地租。

台南在北高兩直轄市的時代，往往作為高雄的衛星城市，本身並沒有特殊的人口吸力，也就代表資金熱錢尚未在此進行空間修補。2008年，台灣房地產進入重新整盤的上揚階段，亦即熱錢在台灣四處尋找投資的標的，2010年，台南升格為直轄市，若干在北台灣的游資順勢來到南台灣，試圖找到更有獲利機會的修補空間，於是台南理當面臨純正性消失的危機，理當面臨縉紳化的挑戰，台南的老屋再生運動絕大部分是建立在脆弱的租金平衡上，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整個老屋再生最基礎的背景將會崩解，落入與其他城市文化再製的窠臼中。幸運的是，台南在這幾年的地租發展脈絡，並沒有全然的依照其他城市的商業邏輯，或許新城區或炒作的小區域上有類似的問題，在大尺度的統計數據上則能看到台南跳脫框架的痕跡。整體而言，台南的土地交易價格雖然逐年上漲，但依然比全國平均還低，在都市更新、社會住宅議題上並無過大的壓力，可以進行空間的城市實踐（顏世樺，2011）。台南市的都市更新大多是大尺度的公共更新，如永康區的飛雁新村、水交社眷村更新、台南車站特定專用區以及南鐵東移德高段的照顧住宅等¹⁹，而私人為主的更新多以整建維護實施，

¹⁹台南市都市發展局網站：都市更新公開展覽公告

除了少數建商主導的建案之外，泰半是為了改善自身的居住環境，並非大規模的拆除重建，以求利益。²⁰

表 2-4 為台南市近幾年來的住宅及土地價格變化，我分別取住宅平均單價²¹、住宅平均成交價²²、房價所得比²³、貸款負擔率²⁴以及地價指數²⁵五項，作為量化的指標。可以先從住宅的價格來看，縱使從 2012 年開始，價格多穩定地緩慢上漲，但是不管是每坪單價還是成交總價，依然是全台灣最低者，在平均成交總價這一項目中，台南的價格甚至只有台北的三分之一，而相對低廉的住宅價格也反映在房價所得比以及貸款負擔率上，台南的房價所得比大約只有台北的一半，換言之，在台南購入房地產可以讓人少去一半時間的還款負擔，而台南貸款負擔率同樣的也大約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更是符合坊間購屋的「333 準則」²⁶，可想而知在台南的生活壓力勢必會比在其他城市生活來的小，同時也建立起一種老屋再生可負擔的脆弱房租平衡。最後則是地價指數，這個項目直接反映在城市的本質上，土地，唯有穩定的土地價格才有後續城市實驗的可能，要特別注意的是，此項目並非橫向的與其他城市比較，而是縱向的時間比較，討論的較偏向漲幅，就算如此，台南依舊是五大都市中漲幅最細微的，使整個城市走向多元的發展。²⁷

²⁰台南市都市發展局網站：都市更新委員會會議記錄。

²¹ 《信義不動產評論》，第 48、52、56、60 期。統計範圍為升格後直轄市的房產物件移轉，樣本涵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以及別墅。

²² 《信義不動產評論》，第 48、52、56、60 期。統計範圍為升格後直轄市的房產物件移轉，樣本涵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以及別墅。

²³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價格指標/房價所得比。（瀏覽日期 2016/5/2）

²⁴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價格指標/貸款負擔率。（瀏覽日期 2016/5/2）

²⁵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政府機關資訊/都市地價指數。（瀏覽日期 2016/5/2）

²⁶ 自備款 3 成、房貸支出不超過家庭所得 3 分之 1、寬限期不超過 3 年。

²⁷ 附錄四另有「新成屋的住宅價格」以及「住宅價格指數統計表」。雖然新成屋的價格較能符合市場現況，但是老屋再生多以租用二手物件為主，故將之列至附錄；住宅價格指數主要用來做自身的歷時性比較，可看出台南住宅價格的漲幅，但看不出與其他城市之間的價格落差。

項目	住宅平均單價 (萬元/坪)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4	61.2	30.7	16	9.9	13.2
2013Q4	60.1	35.9	18.3	12.4	16.5
2014Q4	58	37.1	18.7	13.6	17.5
2015Q4	54.0	35.5	18.7	13.2	17.9
項目	住宅平均成交總價 (萬元)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4	1919	1011	714	525	602
2013Q4	2209	1162	838	534	648
2014Q4	2172	1202	868	634	728
2015Q4	2187	1201	916	660	747
項目	房價所得比 (倍)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4	14.8	11.4	8.0	6.5	6.8
2013Q4	15	12.7	8.1	6.4	7.3
2014Q4	15.7	12.8	8.4	6.5	7.7
2015Q4	15.6	12.5	8.7	6.8	7.9
項目	貸款負擔率 (%)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3	65.1	48.01	32.07	27.86	28.52
2013Q3	62.88	54.53	33.9	26.28	32.2
2014Q3	64.36	54.3	35.16	27.49	32.4
2015Q3	66.18	53.11	36.63	28.82	33.47
項目	地價指數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3/3	100	100	100	100	100
2013/9	104.5	108.5	109.7	104.3	105.5
2014/3	108.8	116.7	112	107.8	111.7
2014/9	113.4	124.5	115	111	118.8

表 2-4：全國都市地區地租趨勢

第四節、台南老屋風氣的建立與類型集中化

人們只要一提到台南便會與歷史建築以及全台最古老的城市做連結，而台南市政府及市民似乎也以此為榮，常自稱為文化首都。2009年台灣即將區域劃分改制時，台南縣市的共同申請報告中，也以歷史古都以及文化重鎮等名詞來爭取原本不被看好的升格資格，而評審委員最後也歷史的角度同意台南縣市合併升格²⁸。台南市政府也順著升格直轄市的風頭，在2011年和2013年於台北舉辦「移居、宜居台南博覽會」，在新聞稿或是宣傳影片上，除了大力推廣台南的工作機會，試圖顛覆南部的工作環境外，在文末時，都會再加上文化古城、悠然幸福、真正的生活等軟性形容詞²⁹。最後，當然不能忘記必提的葉石濤金句：「台南是個適合人們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³⁰這句話被大量引用在各式各樣的報章媒體上，甚至出現在展覽、古蹟建築上的裝飾，在重層的潛移默化之下，台南好像成了一種「逃離」卻又「現實」的選擇，畢竟除了夢、愛、婚、悠然等美好字彙之外，還有個「幹活」好提醒自己現實的存在，但至少「幹活」不似「工作」那般，充滿了權力、隱鬱、規律、躊躇，而是包容了更多不為社會束縛的選擇和恬適，也正好抓住了當前大家對於生活風格的渴求。具備工作機會又有生活風格的宜居城市，這種宣傳台南的方式表面上看來有發揮實質的幫助，從2011年開始，人口社會增加率從負值轉為正值，更在2012年達到1.55%，近三年也都維持在正值，然而，在2012年達到高峰後，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且社會增加率較高的區域連續幾年皆為城鄉交界的衛星區域，前三名依序為永康區、安南區以及仁德區³¹，說明了也許人們會被台南的文化氛圍所吸引，但多將其定位成一種休閒取向，工作與居住依然是安定的第一選擇。換言之，政府多次宣稱的宜居台南政策，這些人的生活和台南的文化基本上是分開的，他們不生產文化，而是消費文化。

在新與舊、舊城與衛星城市，這種對比強烈的存在之下，造成了台南終究被文化一詞所綁架的困境，尤其是在舊台南市區，市民、移居者、外來旅客以及老屋再生經營者往往會困於文化等於歷史、等於中性、等於資本中，於是所有的理想與抱負在台南生根後，只需要找一個老屋再生的空間，便能對這個城市有所交代，其他的社會現象也被此詮釋所吸納，無法有發言的空間，進而出

²⁸李祖舜、李順德（2009/6/24），「6 委員力挺台南 不惜吵起來」。聯合知識庫。取自：<http://udndata.com/library/>（瀏覽日期 2015/11/11）

²⁹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3 宜居、移居台南博覽會」新聞稿（2013/9/25）、「2013 宜居、移居台南博覽會」開幕短片（2013/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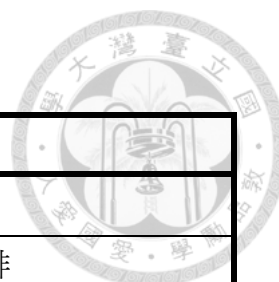
³⁰葉石濤（1992）〈台南的古街名〉《葉石濤全集 9，隨筆卷 4》p.159。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³¹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資料/歷年人口統計資料

現一種獨尊主流（歷史底蘊）文化，而忽視次文化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是否台南市政府建立起這種吸引人的、可見的文化氛圍，同時也形塑出了老屋適合存在的環境，成為一個有商業規模的聚集呢？我認為台南若真的要朝真正的文化重鎮目標前進，便須更全面也更有包容心的將多元文化、次文化的，展現在共同平台上，就如同德國柏林某任市長 Klaus Wowereit 形容這個城市「poor but sexy」般，台南也許能是「conventional but sexy」、「pure but sexy」，但最終都要保有些微的挑戰象徵意味，以求刻畫更進步的文化論述。

除了官方對於打造台南的老屋文化氛圍不遺餘力之外，一些台南在地發行有關於城市歷史文化的刊物也成為老屋再生氛圍的絕佳推手，如在地雜誌《Wu Talk! 台南在地誌》、《透南風》、文化局出刊的《美印台南》、古都基金會的《路克米》以及以正興街街道為單位出刊的《正興聞》等，都將台南的歷史文化氛圍紀錄並傳送出去。台南這類型的刊物多以介紹事物為主，如裁縫店、果汁店、磨石子地板、烏魚子作法、老屋、傳統行業等，並輔以採訪人物，如同上階段的討論，多限於歷史文化、常民生活的範圍裡，除了《透南風》之外其餘的刊物較少觸及深度採訪或是議題式的分析，更不用說去挑戰一些非主流文化或是陰暗的社會面向，表 2-5 可以看到這五種刊物各期的主題或關鍵字，出刊超過十期的，從最新一期往回找十期，低於十期的全部列出，由於《美印台南》的內容分類有其規律性，且只能取其關鍵字，故採用近五期來分析。

首先，《美印台南》為官方刊物，所以多中規中矩的介紹台南風物，老物、歷史文化等題材仍佔大多數。《路克米》為推出老屋欣力活動的古都基金會發行之刊物，許多期數用來討論老屋欣力的成果，其他則多半以歷史的角度和口吻來呈現某種產業的存在，如裁縫、咖啡、金飾、旅館等，除此之外，也有幾期處理了眷村、舊城的老屋議題，斜體粗字為較非主流或是分析式的主題，如回收物撿拾、大馬檳城與台南的比較等。《Wu Talk! 台南在地誌》則是各期皆有明確的主題，如車站、夜生活、農村、鹿耳門、菜市仔、新美街等，同樣也是以空間搭配歷史回顧的模式表達台南的故事，將許多台南的常民生活生動地以文字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對台南不僅有空間上的認識，更有空間內活動的想像。《正興聞》基本上討論的是正興街上店家發生的大小事，去除歷史的回顧，取而代之的是用常民的眼睛來述說歷史，一串發生在你我周圍有趣、荒謬、可愛、感動的故事。最後的《透南風》以過去台南縣為討論範圍，聚焦在農業上，詳細的描述農人的日常、收成的過程、以及生產的步驟，是唯一能使人更深入了解議題的刊物。



刊物名	主題或關鍵字	
美印台南	蘭花、磨石子、書店、烏魚子	
	土溝村、老屋顏、二手物、咖啡	
	藍曬圖、焦吧年事件、官田菱角	
	藝陣、文創、大目降、大內酪梨與木瓜	
	手作、亞鉛水桶、信義街、洪茄苳與西瓜	
路克米	府城縫創客	<u>嬉嬉逗府檳</u>
	黃埔新村-二哥的家	古都同名誌
	職人 in 台南	<u>城市遊牧</u>
	府城好咖	府城金光黨
	古都散策	台南市厚德路
Wu-Talk 台南在地誌	舊府城老車站	
	<u>走過的風花雪月</u>	
	聆聽老屋之聲	
	洪流下的新化	
	農村朗讀、漫談菁寮	
	走近鹿耳，回首鹿耳三百年	
	奔流向海	
	菜市仔主題曲	
	食菓，呷粿	
舊米。新美街		
正興聞	正興幫吸收校園學子，街頭教育超展開	
	「失敗者」特別企劃，全員出動恥力全開	
	「火土腳」梭哈特企，正興三姝無敵大合體	
	松阪魚太郎「男人古物選」	
透南風	木藍（菁寮藍染）	
	有土（白河蓮農）	
	海味（七股虱目魚）	
	深培（東山培龍眼乾）	

表 2-5：台南刊物主題或關鍵詞

這些刊物常用歷史文化等於台南的手法來介紹台南，使台南陷入一種單一的文化想像中。當然，歷史文化本身便連結到過往的常民生活，常民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老屋再生、文化保存所極力推崇的概念之一，這種多元且在地台南生活，在老屋再生風潮漸漸全面進入台南後，開始受到考驗，造成多元可能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彼此性質接近的商業模式。

台南從老屋欣力後開始大量出現老屋再生的商業案例，經營模式大多為餐飲、咖啡、展場等種類，各個經營案主之間的差異性其實很大，透過自身的經驗來營造不同的議題空間，歸根究底，這類運用空間消費作為文化象徵符碼的模式，以趨同但卻製造秀異(distinction)的邏輯，讓具有相當底蘊的台南文化貶值，成為一種廉價的、表面的收割型都市治理（賴彭華，2014）。這種表面的都市治理透過本土化意識塑造以及資本累計的文化調節或修補這兩個意義的揉合後，即產生符合當前所需的正當性（王志弘，2003b）。本部分我將參考賴彭華（2014）的產業分類方式來統計台南老屋再生的經營類別，試圖釐清老屋再生可能的表現形式，作為本研究問題意識的背景證據。

我取老屋欣力 2008、2010、2015 三屆的得獎案例，台南市政府第 2013、2014 屆歷史街區教育推廣及歷史老屋補助名單、坊間從 2008 年後介紹台南的旅遊書，以及古都基金會於 2015 年所做的老屋再生訪查小組所做的報告，這四大項當中的老屋經營模式來分析，試圖找出台南在產（坊間旅遊書）官（台南市政府）學（古都基金會）界認證之下所形塑出的老屋再生地景，並以數字來證明老屋再生經營類型的集中與均質。取樣的地理範圍主要為舊台南市區，經營類別為其主要的盈利方式，故一間老屋盡量歸在一項類別裡。老屋欣力及台南市政府補助名單在前文已有介紹，不再重複說明，在坊間書籍的部分，因為台南的老屋再生運動在老屋欣力活動後，開始成為島內旅遊的顯學，介紹台南的旅遊書不再只有傳統的古蹟和小吃，取而代之的是老屋再生案例的介紹。不久後，各式各樣描述台南類型的旅遊書大量的出現，如專門介紹老屋再生案例的《百年時光老宅屋味賞》（2011），以散文方式，用經驗及情感描述的《台南的樣子》（2013），老屋再生、歷史建築、在地小吃全面介紹的《樂居台南》（2014），一直到 2015 年同樣的題材以及呈現方式仍然持續地出現在台南旅遊書市場裡。本取樣以博客來、PChome book 以及 TAAZE 這三家網路書店為參考依據，輸入「台南」二字為關鍵字去搜尋，並以 2008 年時間界線，找到與老屋相關的書籍。統計時，以 2008 年老屋欣力活動後始存在的店為主，同一間店中有超過一種以上的經營模式時，以最主要的經營種類為主。

根據分析結果，老屋欣力項目的前三種經營模式依序為餐飲、酒吧、咖啡飲料，市府補助為劇場藝廊、工藝、咖啡飲料，坊間書籍和古都訪查小組則為咖啡飲料、旅店、餐飲。透過表 2-6 可以發現，老屋經營模式集中在咖啡飲料及餐飲兩項，其他則依照評比屬性的不同而會有些許的差異，如老屋欣力在酒吧項目中有較多案例，可能與老屋的風潮先從酒吧開始有一些關係。而市府補助則在劇場藝廊和工藝的案例特別多，這個關鍵在於市府一開始設定的門檻，除了需要有公益性之外，還必須要符合大眾教育意義，透過評審的篩選後，單純商業性的經營模式照理來說應無法在這個評比中受到青睞，然而，飲食的經營模式經統計後也大約佔了 20% 左右，值得額外觀察。再者，由於市府補助的關係，老屋再造的申請人可以只用計畫書去申請，導致有許多得到補助的案例至 2015 年 5 月時，仍然沒有實質的成果，這也是造成市府補助項目中，其他案例特別多的原因。坊間書籍則大多為市場機制取向，在旅店的部分是所有項目中佔最多比例的，光是旅店、餐飲、咖啡飲料等較娛樂性質的消費活動就佔了全部介紹版面的將近六成，這個分佈模式與古都訪查小組一模一樣，代表整個城市的老屋再生經營案例基本上是照著民眾喜好、依循著商業市場走向。相反地對一個城市分外重要的文史工作室，在這三種項目的統計中，皆無超過一成。

接著我們看到圖 2-3，雖然整個趨勢被古都訪查小組相對較多的樣本所影響，但如果就比例上來說，可以看到某個指標與趨勢出現明顯的反差，也就是市政府補助這項，前文有提到，市政府補助需要顧及公共利益的部分，所以在極為個人且商業的旅店、餐飲下，自然與趨勢背道而馳，而在工藝及劇場藝廊也看到比例皆較整體趨勢來得高，綜觀可得出老屋再生風潮在完全放任的市場機制和政府介入後的分佈，呈現兩種不同的結果。在此要特別強調，老屋再生以商業模式來呈現並無任何不妥，若有適當的商業機制在背後支持，那麼老屋再生風潮作為台南文化的一環，其實是永續且民間自主的，進而發揮適當的潛力，很多時候文史工作者會將歷史文化與商業視為水火不容的價值，可是當這種基本教義派的文史工作者，遇上需要全方位符合社會期待的公部門時，往往會讓理想變得窒礙難行，我們該追求的應該是如同共享域的價值，在打造烏托邦的同時，找到妥協、定義邊界的機會。於是本研究要處理的是，並非大力抨擊當前的現況，在面對整個老屋再生經營類型的集中化時，我試圖用較為學術、基進的理念來作為分析工具，並找出該背後改變的機會。

經過上述的台南老屋再生的文獻以及具體的統計數字後，發現除了同質性過高之外，一不小心就會落入浪漫社區、縉紳化、雅痞式烏托邦等早已被珍雅

各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中多次談及的空間窠臼裡(Jacobs, 2007)，如同 Harvey 的批評，她過於美化社區而忘記自己也屬於資產階級的一份子，忘記政治社會經濟對社區或是城市的終極影響，而困在同一套資本邏輯中（郭恩慈，2011）。於是我找到另一種老屋再生的選擇，釐清社會的「掠奪式資本積累」後，由此延伸成不同的思考脈絡裡，不僅可以創造城市的異質精彩度，更能對這個社會有所啟發。其中一個方法，其實是將老屋再利用的行動，在掠奪式資本積累下套回幾百年前的古老理論，例如強調居住人權的佔屋行動，佔屋後以社會主義運行的公社生活等，或者更本質的以無政府主義核心，透過空間行動來傳遞自身的政治理念。將這些理念收縮於現代，我在能盛興鐵工廠看到些許操作的痕跡，並非基本教義似的激進前進，而是用一種城市共享域的概念來與周遭產生關係，以古諷今的來回應那句 Harvey 引用 Lefebvre 的一句話：

「革命必須是都市的！」(Revolution has to be urban!) (Harvey, 2008)

	設計文史 工作室	酒吧	工藝	書店	髮型	服飾/零售	咖啡/飲料	餐飲	旅店	劇場藝廊	文化園區	其他	總合
老屋欣力	5	10	0	4	2	0	8	16	2	4	0	5	56
比例 (%)	8.9	17.9	0.0	7.1	3.6	0.0	14.3	28.6	3.6	7.1	0.0	8.9	100.0
市府補助	2	1	7	0	0	7	5	4	0	8	0	6	40
比例 (%)	5.0	2.5	17.5	0.0	0.0	17.5	12.5	10.0	0.0	20.0	0.0	15.0	100.0
坊間書籍	5	12	34	9	0	28	74	51	48	15	11	2	289
比例 (%)	1.7	4.2	11.8	3.1	0.0	9.7	25.6	17.6	16.6	5.2	3.8	0.7	100.0
古都調查小組	40	12	1	3	4	22	74	90	100	12	1	1	360
比例 (%)	11.1	3.3	0.3	0.8	1.1	6.1	20.6	25.0	27.8	3.3	0.3	0.3	100.0
總次數	52	35	42	16	6	57	161	161	150	39	12	14	745
比例 (%)	7.0	4.7	5.6	2.1	0.8	7.7	21.6	21.6	20.1	5.2	1.6	1.9	100

表 2-6：老屋再生經營類型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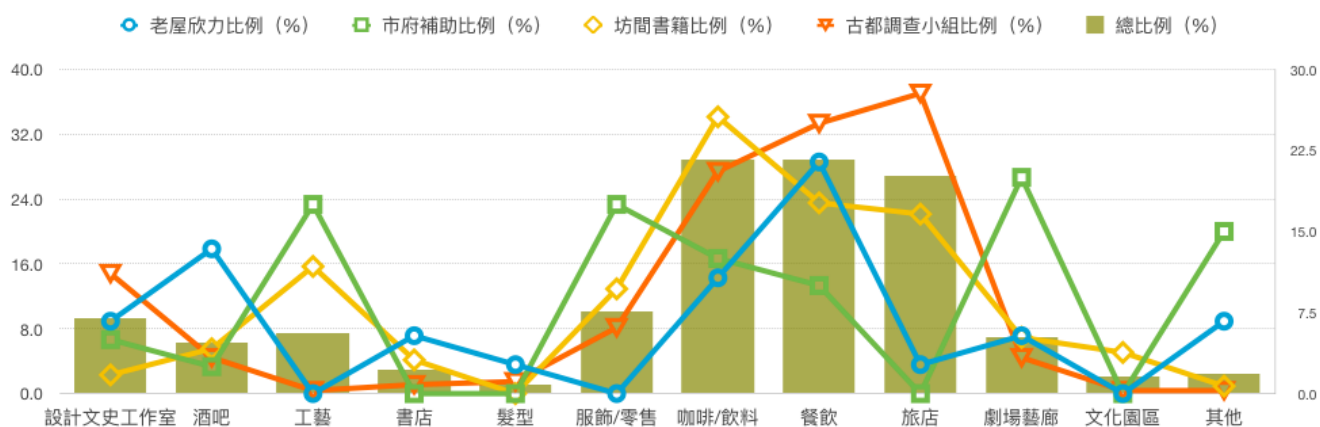


圖 2-3：老屋再生經營類型分佈圖

除了以過去商業模式在五條港地區所遺留的空間痕跡之外，宗教信仰空間到目前為止依稀還能看到些微蛛絲馬跡，台南的傳統廟宇可分「公廟」、「境廟」與「私廟」，其中，「境廟」最能表現出一地的空間範圍以及人際網絡，「境」有一種祭祀圈的概念，而「聯境」則是除了祭祀外，加上防禦組織的功能，在清朝中葉後，因為府城守軍逐漸衰微，且郊商沒落，宮廟「聯境」迅速發展成為一強力的在地組織，兼具信仰中心以及民防中心，平時各境之間也透過宗教慶典彼此交陪，形成一股長遠的在地社群意識，也造成府城多繞境廟會的現象原因之一。依照清領時期的傳統劃分，五條港區主要由四安境、三協境以及七合境共同負責，其中能盛興鐵工廠所在的新港墘港系統則被包含在七合境中，七合境中又以兌悅門旁的集福宮為主廟，其他則有金安宮、媽祖樓、普濟殿、聖君廟、景福祠以及崇福宮，共同作為七合境的聯防宮廟（鄭道聰，2013）。清末至日治初期，聖君廟由於街區改正而遭到拆毀，景福祠以及崇福宮退出聯境組織，剩餘的四間宮廟另取四聯境為新境名，一直沿用至今（汪明怡，2004）。



圖 2-5：聯境界線與里界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吳秉聲（1997）、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圖 2-6：能盛興附近的廟宇牌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二、 周遭環境

延續上一階段提到的，此區域遺留大量的歷史痕跡，例如能盛興所在地的三合里，與一旁的普濟里，基本上就與過去的七合境範圍重疊。三合里內的建築組成大多以老舊平房、透天為主，穿插幾棟大廈，能盛興周圍的老舊房屋甚至出現破敗，無人管理的狀況。與台南市中西區其他里一樣，此里的人口持續外流，人口組成呈現超高齡社會的狀況，中西區 65 歲以上的人口已連續多年超過 70%，三合里則多在 71%到 73%左右擺盪。

三合里人口數

性別/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男	1,245	1,200	1,189	1,183	1,174	1,155	1,125	1,075	1,056	1,042	1,024
女	1,212	1,170	1,132	1,132	1,125	1,118	1,083	1,077	1,064	1,050	1,025
合計	2,457	2,370	2,321	2,315	2,299	2,273	2,208	2,152	2,120	2,092	2,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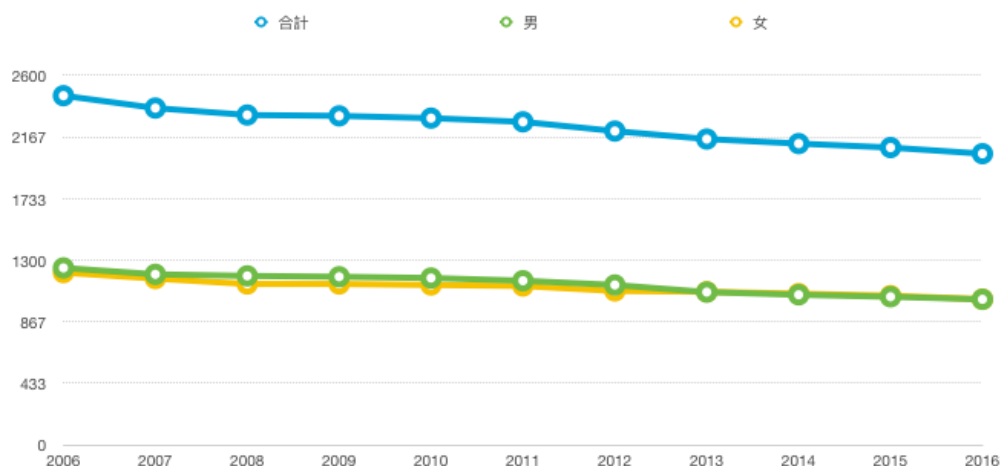


圖 2-7：三合里人口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台南市中西區戶政事務所網站

能盛興所在地的土地使用分區劃分為住五，延主要道路沿街面則為商四。其中縱向的計畫道路大多已開闢完成，而橫向的六米計畫道路因為完全貫穿既有都市紋理，所以暫時沒有開闢的計畫。現在的都市計畫圖基本上延續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配置，而彼時的計畫觀念為全盤西化的科學思維，忽視傳統的在地紋理，產生現在實際的房屋走向與道路約 16 度的夾角，但也由於終戰後並無積極的確立都市計畫道路，使我們能在街區內的巷道看到這些歷史的空間刻痕。



圖 2-8：能盛興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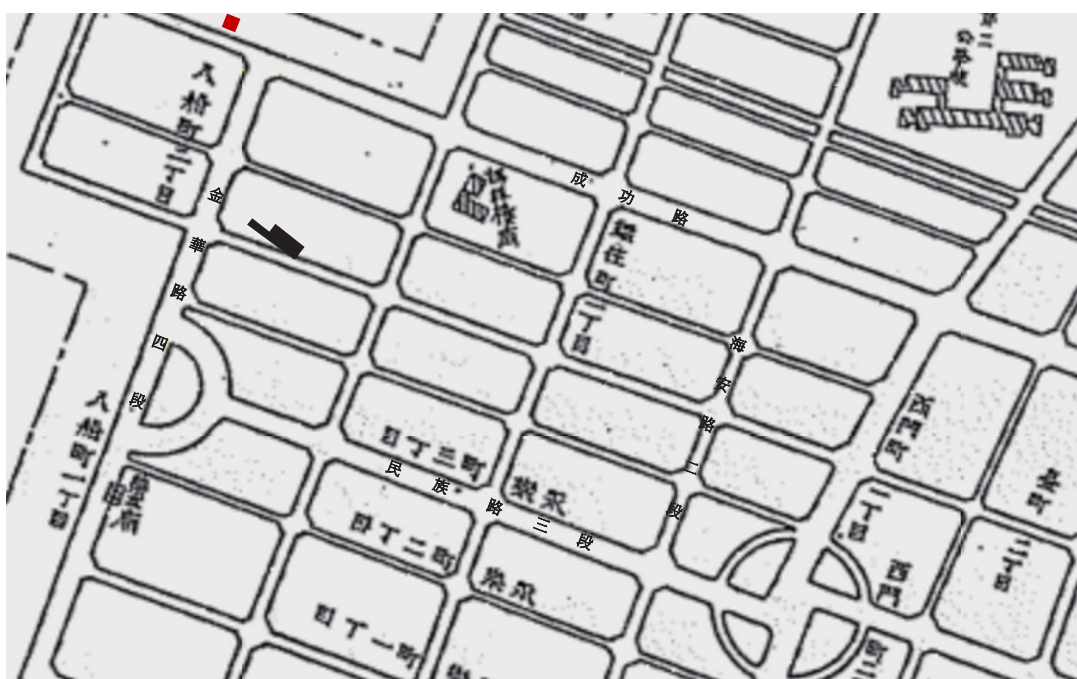


圖 2-9：日治時期台南市區改正圖（1911）
資料來源：台南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圖 2-10 將清領時期的傳統街道標出，可以清楚看到三合里以及普濟里的傳統建築走向依然是依著這些道路來配置，尤其是街廓內的小巷弄更是如此。這兩種道路系統同時以不同的方式在影響在地居民，日治以來建立的都市計畫道路，現在多供給汽機車使用，是連結區域交通的主要幹道，而清領時期留下來的傳統痕跡則由商業搬運功能，轉變為居民人行尺度，或是停留聚會的節點。這種小尺度且具有歷史感的蜿蜒巷道，比起功能實用主義的計畫道路，活生生的就是多了 Zukin (2011) 所言的都市純正性，這種純正性並非一時一刻可複製的，而是透過幾百年的歷史累積而成，換言之，純正性在此處代表的是都市的起源，一種 1960 年代城市高度發展後人們所追求的價值，而非之後以風格為主的純正性再製，雖然這幾年這裡的純正性也吸引了不少所謂「老屋再生者」進入，然而「老屋再生者」所帶入的風格並沒有強烈的去影響原本屬於此地的起源純正性，而是彼此吸取精華。就 Zukin 的立場來說，信義街周圍處於「普及縉紳化」之前的階段，亦即此處的住戶組成不是在地居民就是以個人為單位的小店家，甚至多是選擇與社會主流價值不同的人定居於此，是一群非布爾喬亞的波西米亞加上嬉皮的混合，在此條件下，自然也沒有純正風格化下必然產生的權力團體-歷史保存論者、社區保護主義者、縉紳者，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日常的存在，這也許是沒有危機下的一種平衡，但是以空間立場來說，這其實是街廓內的清領巷道所帶來的既有門檻，進而讓信義街周圍發展出這種獨特的風格。



圖 2-12 顯示在能盛興鐵工廠周圍的老屋再生利用狀況，可以發現大多沿著信義街而起，從 2011 年開始，老屋再生以每年三到四間的速度在此區域發展，直到 2014 年突然湧現眾多的案例，一直到今年(2016)筆者實地調查時，依然有持續改造的案例發生。而筆者在訪調的過程中也發現信義街老屋再生的經營者們並未如正興街一樣將整條信義街視為一個整體，從地圖上可以看到信義街被金華路一分為二，分為西段與東段，某位位於東段的經營者認為，東段這裡的實驗性質較為強烈，經營的邏輯並非典型的那幾種方式，而是多了一種在地連結、烏托邦的交換精神等意涵在其中。此外，東段在中間處有一塊空地，能作為一個明顯的節點，這個節點可作為公共空間來使用，如某次青春交換所的老師就在此上起了氣功課，一群人就在巷道上聚精會神的運氣、推力，時不時的還要避開迎面的機車，列隊移動以避免擋到居民的車位。空地旁即為老屋再生店家，意即空地所發生的事件可以作為被觀看的標的，不自覺地成為東段街區的一個實驗舞台。



圖 2-11：信義街街區東段空地



圖 2-12：能盛興周圍老屋再生分布圖

第六節、小結

老屋再生的興起並非一種可預測的計畫，它無法如都市更新、土地重劃般在圖紙上大筆一揮或是精算財務可行後，便能付諸實行，它也並非如近十年興起的文創園區或是某某特區，用由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創造出一種僵化地觀看模式與消費經驗，期待著縉紳化的發生，以便能在財務上得出亮麗的數字，好繼續下一個文化遊戲。老屋再生建基在一段隱微且悠長的歷史發酵上，這種隱微性若以新自由主義來看，是一連串無效率的存在，但若拋棄既有的定見，即可隱微地來窺見這城市的魅力，如保留清領時期的街道走向，延續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但卻困於經費和歷史深度而無法全盤實踐等等。而悠長則代表了歷史的延續，除了建築物之外，高的嚇人的老年人口以及高密度、高強度的宮廟系統，也都形塑了整個城市的氛圍。最後，發酵作用則是人們詮釋歷史的模式以及城市的機遇，如在地刊物的書寫、自治條例的訂定以及較為緩和地租浪潮，通通成為老屋再生越陳越香的養分。好比把台南做為容器，而老屋再生於其中發酵，釀造為酒。

第三章 能盛興的日常共享域實踐



了解能盛興作為老屋再生的基礎背景之後，本章節將接著討論能盛興的共享方式，如何生產一連串既日常又例外的事件。在追求例外狀態的共享域中，如何消磨既浪漫又殘忍的日常相處，是個重要的課題。能盛興透過三種方法來處理，一是他自身逃逸出社會的例外狀態，二是他們創造的大型事件，最後則是將每日生活的例外轉為今日(today)生活，打破規律的頻率，利用高低迭起的日常韻律感，以支持共享域所需的持續例外狀態。此章開始帶入建制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字的走向從較為分析性的敘述轉而成為主觀性的詮釋，試圖將我在田野裡的經驗與感受同閱讀者分享，也只有當閱讀者透過研究者的詮釋而進入某個角色的投射，並產生身入其境的效果後，才能真正體認能盛興的共享方式。以下是本章節中會提到的人物角色³²，可以作為理解能盛興脈絡的快速參考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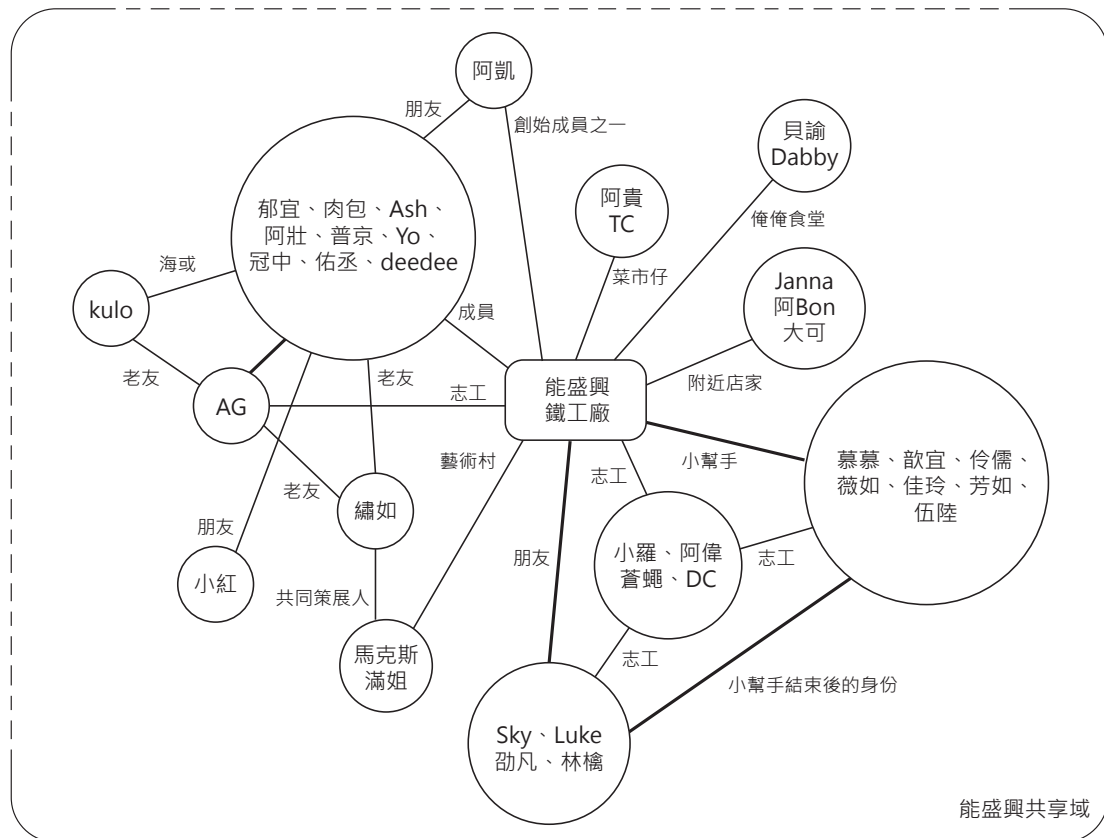


表 3-1：能盛興相關人物關係表

³² 以上這些為我在田野期間接觸過的人物，只占能盛興共享域社群的一小部分。



第一節、能盛興的生成

一、成立

能盛興於 2013 年 11 月正式簽約起租，一開始有七人共同承租這個空間。成員之一的郁宜原本在台北擔任人體模特兒，在 2012 年因緣際會之下得知安平一棟透天厝將以便宜的價格出售，於是便推延了與男朋友至印度生活的機會，從台北回來台南定居，一直到現在。佑丞本身是新竹人，大學唸的是南藝大，畢業之後到台北的二手書店工作了幾年，最後決定回來台南生活，在朋友的引介之下認識正在整修房子的郁宜，便一起加入。台北人 Ash 則是在台南的職訓局學木工，間接得知了能盛興。阿凱是找到這棟建築物的關鍵人物，原本他們就鎖定要找一個老房子空間，來作為在台南生活的共同基地，而阿凱正巧在能盛興所在地的信義街附近工作，在休息時間閒晃時發現了這個空間，取得大家同意後，隨即與房東夫婦討論，也許是某種緣份到了，或是這群人夠熱情，他們得以順利地租下這個空間，否則以台南人的個性，若是屬於「起家厝」等級的老屋，他們寧願任其腐爛也不願意隨便租給別人的³³。郁宜說大家除了喜歡老房子的味道之外，用料實在是更根本的原因，那個年代能蓋房子，通常是蓋來給自己用的並且有一定的財力，絕對不會偷工減料，像是能盛興的磚頭就是比別人的來得扎實，不會有種「怕怕」（台語：中空的）的感覺，有一次能盛興不小心火災，之後清理時，整個空間都瀰漫著 HINOKI（扁柏）的味道。在他們還沒找到能盛興之前，其實只是想找個地方共同生活，並創造經濟來源，所以一開始並沒有過多的預設，只是找到能盛興時，發現自己可以運用的空間多了那麼多，便將一部分的空間計畫作為表演及展覽的空間。



資料來源：能盛興臉書



圖 3-1-2：能盛興整理前外觀（廚房上方）

資料來源：能盛興臉書

³³ 租期為 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共五年。

基本上能盛興除了必要的水電和搭鐵厝請別人做之外，其餘大量的泥作、木工等工程都是自己動手完成，並且盡量維持空間原本的面貌，唯一新增的地方就只有兩個外推的陽台。原本二樓間的閣樓是從頭到尾的，但是他們發現除了書店和和室上方還堪用之外，其餘的大多已腐爛不堪使用，便打算好好整理一下閣樓，閣樓在過去作為鐵工廠的儲藏使用，已經多年沒有任何移動的跡象，當他們清出閣樓的木頭模具和雜物時，房東太太也頗為驚訝。清理完後，他們決定將書店樓上作為通鋪使用，所以自行釘了木梯，大幅地整理成目前舒適的通鋪空間。能盛興本體（9號）與隔壁棟（11號）並非同時承租下來的，而是在租下本體一個月後，隔壁三樓突然火災，這場火災沒有帶來任何的傷亡，但意外的是它卻帶來了隔壁的房東，這位房東其實與能盛興的屋主互為親戚關係，在與房東討論之後便決定一起租下隔壁的空間，並且將原本已經砌上紅磚的連接通道打開，成為目前能盛興的規模。11號的前方為隔壁黃家獨棟洋宅的院子，這個院子除了作為整理火災現場堆放雜物的空地之外，在甫承租之時，還常在此烤肉、辦音樂會，某種程度也算是能盛興的延伸，只是這種大家族式的房產不免會遇到產權複雜的問題，在某些所有權人反應之下，能盛興只好退回合理的使用空間，並將11號一樓作為廚房使用之處砌上女兒牆以做為區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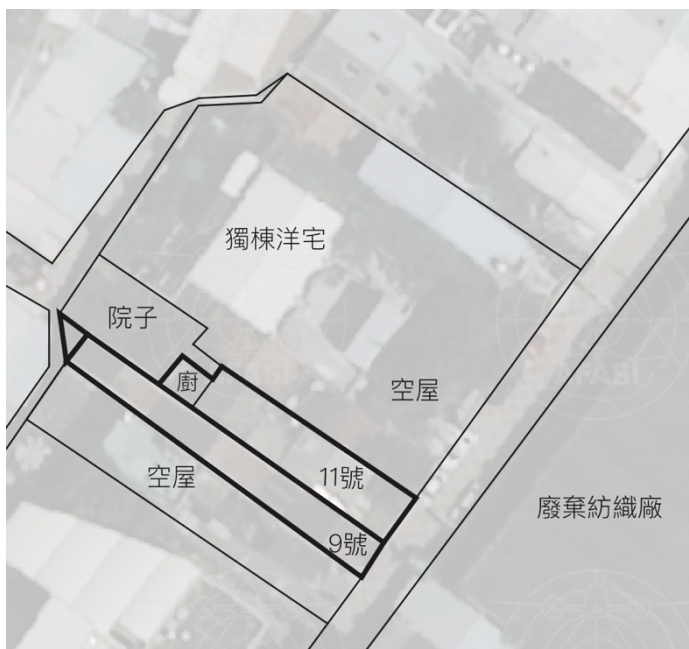


圖 3-1-3：能盛興與周圍關係簡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圖 3-1-4：洋宅院子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5：開幕時於院子活動

資料來源：能盛興臉書



圖 3-1-6：廚房與院子間的女兒牆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在能盛興有機長成的過程中，還有一處一直到現在還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郁宜在安平的家。這棟位於安平的透天厝可以說是能盛興的前朝基地，由於多數的成員們都是外地人，在整修能盛興的同時，皆借宿於此，在一起工作又一起生活之下，一天二十四小時睜開眼睛看到的都是彼此，要不建立起革命情感也很難，直到現在，還是能時常在能盛興聽到晚上要去住郁宜家這種過夜的選擇。其實此般寓居共享的態度，並非一時之間形成的，郁宜的室友，繡如，同時也在這個初期的能盛興網絡裡，他們兩個在台北時早已為室友關係。繡如以一種非常開放的思維來看待自身的公寓，她說道：

「我在台北的金門街有一個房子，然後我打了非常多的鑰匙出去，郁宜是其中一個有鑰匙的人。（這是刻意的嗎？）不是，我遇到誰我覺得他很適合有一把鑰匙，我就打一把鑰匙給他，然後他就可以自由在那個公寓出入，他可以住在客廳的，因為我整個客廳都是榻榻米，所以有鑰匙的人他可以自由進出，他甚至可以在裡面，他愛怎麼樣生活就怎麼生活。」

能盛興的使用走向，可以說是既偶然又必然的發生，偶然是他們從來不預期下一步的計畫為何，從大量留白到填入空間意義，從火災後多租了一個空間，到洋宅院子的使用狀況，加上絕大部分的空間皆為自行動手施作，究竟會長成什麼樣子誰也無法預期。而必然則是成員們的背景條件，他們的經歷和選擇與一般社會的主流價值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原本皆只是游離在個人的行為與思想上，從來沒有以具體的空間表現出來，當個體群集為群體時，游離定居於空間時，自然顯露出獨樹一幟的空間性格，這種空間性格一旦變成可見的日常時，不是走向穩定安逸，便是走向激活狀態，以能盛興成員的狀態，明顯是將力量凝聚以便等待靈光(aura)的出現，這種靈光以成員個性、背景作為空間個性的基底，從自身發展出友善環境、動手做主義(DIYism)等理念，試圖將個人的理念以一種藝術的狀態向大眾輻射，而同時也在向大眾宣告能盛興將以這種狀態存在，持續以偶然的機緣朝著那個被假定、被認定的那個必然前去。

二、個體

能盛興的成員是流動的，彼此之間保有自由選擇進出的權利。成員們離去有的是因為關係，有的是因為不認同其決策方式、有的則是來自於不同想像的人生規劃等等。換言之，能盛興始終不存在一種均質的集合，而他們也不期望能盛興是一個均質的空間展現，這其中充斥著權力的拉扯和妥協，和成員背景認知的磨合衝突，唯有認清彼此的奇異性，才有共享域存在的可能。

肉包是能盛興的初始成員之一，屏東人，大學唸的是室內設計，曾在逢甲夜市擺攤，並以簡報拼貼的方式發行過若干期的雜誌。創有一樂團名為便當雜誌，多次於台灣各地演出，能盛興的許多主題歌曲也是出自於肉包之手，便當雜誌的另一位團員阿壯同時也是能盛興的成員之一。2013年於海或認識郁宜，並且因為喜歡嘗試任何需要實作的事情，加上富有強烈的友善環境意識，遂自然地進入能盛興的前期網絡裡，2014年年底與郁宜結婚³⁴，試圖親自去實踐性別理想，以延伸彩虹遊行以及台南市同志伴侶註記的能量³⁵。肉包在能盛興裡有種大姐的江湖風範，除了他那以車為房，四處為家的個性之外，他也有著極佳的酒量，若需要喝酒拼場時，都會義無反顧地為其他成員擋酒，做事總是用盡全力，視成員為原生家庭之外的第二段家人關係，若有成員要出國短暫旅行，他會覺得「捨不得」，成員若離開能盛興會覺得「被掏空」。他是一位很

³⁴ 目前雙方已離婚。

³⁵ 台南市已於 2016/02/01 確立同志伴侶註記制度。

自然的人，除了個性之外，行為也十分相符，我曾經問他，夏天睡車上不會熱嗎？他聽了之後便神采飛揚地與我分享那些私房地點，由於台南的地理關係，海邊對能盛興來說並不太遠，所以很合理地成為肉包在夏日夜裡棲宿的絕佳地點。有一次，我去能盛興巷口買鍋燒意麵，當我在那裡等著外帶時，看到肉包拿了一口廚房煮麵的鍋子前來，當下我便知道自己犯了能盛興的大忌，使用免洗餐具，我一副做壞事被老師發現的罔樣，雖然肉包看到我後只是善意地提醒一下，但當時我還是覺得頗難為情。



圖 3-1-7：肉包的麵包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Yo，能盛興成員，台北人，是能盛興裡比較安靜的成員。大部分的時間都默默地在吧台的電腦前處理事務，大學時期在台藝大受動畫訓練，所以多數能盛興的宣傳影片、海報和圖像皆出自於她。大學畢業後，在台北的環境資訊中心工作約一年，認為人類是地球上污染的始作俑者，希望地球上的人類全部消失不見，同時想學會自己蓋房子。2013年，他與同是能盛興成員的冠中一起去「不要告別東海岸」的徒步行動，冠中推薦她去花蓮的海或市集，並說道那是一個充滿能量的地方，與他現在在做的事情有蠻大的關係的。在海或輾轉得知台南有一群人正在自己蓋房子，便常跑台南參與能盛興建立的過程，與他們一起工作、一起玩、一起住郁宜家，除了認同能盛興的理念之外，yo認為那幾次來能盛興他感覺到郁宜、AG他們一種不求回報的真實對待與關心，讓體會到一種單純的連結，看到一種不同於之前人類所積累的負面能量，取而代之的是關懷與真實，便毅然決然的在2014年年底加入能盛興。Yo在能盛興所扮演的角色像是把台北環境資訊中心那套環保模式移植的提倡者，例如少用免洗餐具、塑膠袋重複使用、廚餘與垃圾要分類，食物煮適量就好不要浪費等，他將這些概念潛移默化的帶進能盛興，雖然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全然解決，但是已有慢慢在改變。

普京，能盛興成員，屏東人，在能盛興裡是一個多角化經營的角色，可以看到他對外接受採訪、在廚房煮飯、聯絡事項等等。2014年由朋友介紹來能盛興參加開幕，經過一年的認識，在2015年年初正式加入他們。高中畢業後，普京先是工作了兩年才繼續讀大學，他認為能盛興在做的事情與自己的想法很相近，最重要的是，他在能盛興身上看到很強的行動力，這種行動力讓他決定要

脫離原本膽小的那一面，勇敢的邁出第一步實踐理想。有一次，AG 早上特地
去市場買了牧草雞回來，打算晚上要請遠道而來的日本客人吃燒酒雞，下午
AG 進廚房時，發現普京自行把雞川燙，AG 瞬間大發雷霆，狠狠地罵了普京一
頓，原來煮燒酒雞就是要吃到整隻雞的原味，燙完之後精華都少去了一大半。
後來我與普京聊到這個時，他說當時自己其實很懊悔，知道 AG 想要好好款待
日本的客人，自己卻因為自作聰明而搞砸。在 AG 大發雷霆以及後來回憶時，
普京看起來都沒有絲毫不滿或委屈，不會直接頂撞 AG 或是事後有所微詞等
等。

Deedee，能盛興成員，台北人，媽媽與姊姊也常在能盛興的活動中出現。
他是能盛興裡年紀最小的，但我覺得他是能盛興裡情感最濃厚、表達最深刻
的一個，她與 AG 在十年前就有過片面之緣，來這裡之前就已經認識郁宜和肉
包，一直到 2015 年去海或之後才認識更多能盛興的人，海或結束之後，在能盛
興當了一個月的的小幫手，之後便決定加入能盛興。Deedee 之所以想加入，除了
他們在推動的事情以及方法之外，另外一點就是台南這個地方，在加入能盛興
前，他便想來台南生活，加上 AG 的帶領，他很快就知道這是他要的生活。以
下節錄訪談的內容：

「我本來就想來台南生活，我兩年前有來台南應徵過工作，藝
廊，但沒有上。那次下來主要是想動，想做工，所以就找 AG 帶著
我做事，那陣子能盛興也比較多出去接工作，所以那種生活模式
最吸引我，就是你每天醒來就是做，做到你累到睡，起來再
做。」

她是一個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林檎跟她是同期的小幫手，林檎說那一陣子他
壓力很大，因為 deedee 會把所有事情快速地做好，不太像能盛興的步調。我把
這段話轉述給 deedee 時，他說之所以這樣，是不想讓人失望，想表現得好一點
以預防那顆極強烈的得失心心態，但是結果卻總是依然讓人失望，永遠做得不
夠好。在能盛興這些日子，她告訴我那是一種「甘願」，在能盛興永遠無法得
到外頭社會上所理解的那些正向物質，但他就是覺得非常踏實，非常願意為這
個團體付出，並一同向前進。

林檎，能盛興夥伴、歷屆小幫手，屏東人。林檎於 2015 年九月進到能盛興
當小幫手，與 deedee 同期，一個月結束之後便決定租下能盛興三樓的某個房
間，在台南生活，半年之後才離開，現在定居台南，常回來能盛興幫忙。我覺
得林檎作為一個非能盛興成員的類核心角色，外加上自身的成長經驗，看到很

多能盛興背後的意義。林檎從高中開始便一直想休學，高中畢業後選擇不同的道路，去唸了某私校的夜間部，最後在精神狀況不甚穩定之下休學，他知道自己需要一個離開家裡的機會，便來到能盛興打工換宿。其實林檎根本就知道他精神狀況的根源在哪裡，只是在當前的體制與環境之下無法做出根除的選擇，直到他來到能盛興。以下引述林檎如何看待能盛興的說法：

「……在能盛興待的時候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引力，覺得只要真正待在這邊，真的跟大家一起，然後你要放下你的自尊，因為這裡的人都很直接，他們會直接跟妳說妳哪裡不好，或是哪裡要改，那個都是最真的，不會很委婉。那就是我那階段最需要的東西。……我那時候對生活沒有其他想像的可能性，我那時候還是覺得我要唸完大學，我要拿到學歷進社會工作，我一直知道那不是我要的東西，可是我不知道有什麼是我可以要的東西。能勝興跟能勝興的朋友們給了我很多生活別的可能的想像，他們用不同方式在生活，都看到了。他們有的人是二十五或三十五歲才開始過這樣的生活我可以從二十歲開始找。……」

林檎的解藥是選擇，一種創造想像實體的機會，這種選擇背後所隱含的本質就他的說法而言，包含了「用力」和「真」，用力比認真多了具體實踐的既視感，而能盛興所體現的生活比起思想上的認真來說，的確是多了那種「做」的味道，後面的「真」則是指涉她在訪談過程中多次提到的「照顧」，不管是前期他精神狀況不佳時，或是後期他有能力之後的照顧能盛興，這種照顧都奠基在「真」上面，不管用什麼方式，全心全力地為對方著想，他的這種情緒展現現在當我問他要不要加入能盛興時的顧慮上，林檎說道：

「……因為我是一個很吃氣氛跟氣場的人，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不能加入能盛興，我一定要有一段時間離開這裡，那時候大家都在很用力的變強，可是那種變強不是因為你需要變強才會被認同，是那種想要自己好或是不要再讓對方擔心，我覺得透過那個氛圍還有找到自己想要變強的理由，有強烈企圖心的時候就會變得很嚴格對待自己，而且看很多事，觀察力就會變得很敏銳。……
……對一個家來說，大家如果都陷在某個狀況裡面，至少還有人是在外面的。假如我有一天變得足夠堅強到可以去支撐他們，那我站在外面的角色會比較好的。……」

林檎目前健康快樂地在台南生活著，並且開始著手進行一項紀錄能盛興的聲音計畫。

AG 對能盛興而言，不管在身體或是心理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他是一個需要非常深刻且用力接觸後才能隱然地瞭解甚至描述的人，因此，我並不打算直接用我的文字來詮釋 AG，這樣對能盛興以及 AG 本人都不甚公平也沒有必要。或者是說，訪問 AG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難以跨越的研究限制，在和他聊天的過程中便有如此感覺，幾天的觀察和訪問其他成員之後，更確定這些心理和現實因素而導致的訪談困難。是故，我會整理所有訪談內有提到他的文字，透過這種建立深層關係後的感覺來描繪 AG，另外，在本研究的其他章節也能略為窺知一二。

- 他是我們的好朋友阿，這個是絕對無庸置疑的，還是我們每個人的老爸。
- 就是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有一點…卡住了，然後他就會…真的是破除我們的那個障礙，然後給我們一個最明確的意見。
- 他就是會建議啊。可能有時候我們在討論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在旁邊聽到，他就會建議說怎麼樣會比較好，那當然最後做決定還是我們九個人做決定，他是……。（只是提其中一個方案而已。）
- 因為討論到後來的事情 AG 會，他覺得哪些不應該是這樣，然後，他其實基本上就會。（他會推翻你們）嗯，會有這種情況，但是，這個是真的沒有人知道，到底怎麼做才比較好。
- 他就會，AG…他就是會一直推你一把。
- 他就是牧羊犬阿，我們就是一群羊阿，死都要在那邊吃草，覺得這邊的草好好吃，這裡好好玩，我們不要離開這裡，AG 就會在後面，汪汪汪快走！快前進！
- AG 很辛苦，他很重要，我覺得今天這個空間沒有 AG 不會走到這裡。AG 很多都是很用力在愛、很用力在念，那個都是很真的。
- 他是隱形，他渴望隱形，不想要被辨識的，所以他只會在這些孩子在的時候，去做一些動作。而且他就是拼命為這些孩子做事。
- 就是有時候他說的我完全不符，我會說到他哭為止，已經好多次，這樣大概三次了。
- 我覺得他們人那麼多，然後在一起做事情的時候一定會有問題，然後，對，AG 就是在中間去，讓他們去拆解那個問題，對。
- 我覺得 AG 就是他們大家的爸爸，然後就是一個家庭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然後，譬如說他們有一些什麼問題的時候，阿根就是發揮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去把那個問題，讓他們自己去講開或怎樣。
- 各種。他的對外介紹都是志工。他是……梯子吧。
- 你只要知道，因為他的東西都是很直來直往的，然後很真的。

能盛興裡當然還存有非常多的個體，不管是成員如阿壯、冠中、Ash 還是那些長期的合作夥伴，礙於研究資源以及篇幅的關係，無法全部一一敘述，某些成員將在文章裡以別種方式來將其立體化，力求盡力完整呈現能盛興的狀態。基本上能盛興對於這些成員們來說，提供的就是別於主流社會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它可以是病人的解藥、實驗的基地、往前邁進的推動器等，同時形塑空間的同時，那種社群的集合模式又與一般組織的脈絡不盡相同，既非危機型認同也非議題性認同，而是一種以情感為基底，輔以價值和用力的認同。當這種選擇的場域發生在老房子裡面，無非是將歷史的、傳統的、都市的意義涵構整個堆疊於其中，且在共享域的資源上注入更為抽象的情感與空間意義。



圖 3-1-8：準備晚餐中的廚房，由左至右分別為 deedee、普京、阿壯、肉包、
黑衣者為小幫手伶儒、花衣者為菜市仔攤主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三、經濟模式

能盛興每個月的固定成本包含 9 號與 11 號的房租和水電瓦斯費，變動成本則如每天晚上的食材費等，加起來約為四萬塊左右。而收入則來自於展覽、場地租借、冊店、一樓的雜貨舖、晚餐等，收入與支出在冊店開幕之後逐漸趨於平衡。其中還有供朋友留宿的空間，最大容量為七人通舖、四人和室、兩間雙人房和一間單人房，從今年(2016)四月開始，由於能盛興申請到文化部的藝術村計畫³⁶，所以民宿空間多挪為給藝術家使用，只剩閣樓的七人通舖還能出租。能盛興是一個充滿驚奇的空間，今年寒假東海某社團來台南做南鐵東移的研究，能盛興討論後便以參與社會議題為由，以非常廉價的價格，提供 11 號的表演空間給他們居住，同時出借寢具。



圖 3-1-9：閣樓通舖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一樓的展覽空間也時常會有學生或是組織前來商借空間，若是能盛興認同他們展覽的議題，便會免費出借，普京便提到，如果學生的畢業製作以反南鐵東移為主題，這樣就能免費借給他們使用，或是前幾個月烏山頭影展，裡頭有提到一些跨性別的議題，且剛好能盛興在籌備彩虹遊行，於是就大力支持他們，事後酌收電費而已。能盛興本體 9 號的原居住空間，從五月開始便租給一家名為「俺俺」的手作食堂，室內的木工傢具和裝潢多是由兩位承租的女生與能盛興的大家互相幫忙完成的，於是他們便共用了能盛興的人際網絡，互相交流。二樓的表演空間也租了一面牆給別人作為工作空間，三樓則是一直存在一個金工工作室，也是長期租給別人。而晚餐收入則是若要一起共食的話，請投 50 元進飯箱裡，通常這個收入在菜市仔舉辦的那個週末會比較多。



圖 3-1-10：俺俺開幕當天

資料來源：俺俺灶咖煮呷臉書

³⁶根據文化部補助藝術村營運扶植計畫作業要點，以國際交流一項申請藝術家駐村，於 2016 年分三階段完成。

能盛興本身的收入只能維持基本的營運而已，至於九位成員們的薪水則不在其中，多數的人會外出打零工賺錢，並且把平常的物質所需降到需要的基本層面。如郁宜以接人體模特兒為主，普京則會去菜市場幫忙賣菜，阿壯有工地經驗，肉包和 Ash 有木工經驗，所以並不是所有人二十四小時都會待在能盛興裡。至於辦大型活動，多數的情況是以募款和贊助為主，或者能盛興自行設計活動的周邊商品，以增加收入。

四、活動

能盛興創立至今，舉辦過三場廢核活動、兩場彩虹遊行、兩場花蓮海或瘋市集，我親身參與過 2015 和 2016 兩年的海或瘋市集以及 2016 年的廢核活動，所以我將重點擺在這兩場上。

(一)、海或瘋市集

海或是一間位於花蓮台十一線上的民宿，一直以來皆會在暑假期間舉辦手作市集，海或主人 kulo 與 AG 是摯友，kulo 想要擴大舉辦，AG 則想帶著能盛興這些人前進，一拍即合之下便於 2015 年讓整個能盛興團隊東移去舉辦瘋市集，將規模擴大到 400 多攤。海或的意思是海或者是任何事物，跟半農半 X 的概念頗為接近，海或的攤位第一準則便是絕對的手作，不能是向工廠批來賣的。我覺得海或跟能盛興一樣逐漸從空間轉化為一種價值觀念，那是一個曾經憧憬的方式、地方以及生活。一群藝術家，一群充滿著故事的人，一群逃離主流生活模式的人，所共同組成的一個奇異場域。以下我嘗試用我當時在現場的觀感來呈現海或市集。在這裡你能遇到不知為什麼就是想煮飯給大家吃，聽大家故事的人、念劇場卻在賣自己攝影作品的人、曾經用獨木舟從台灣滑向沖繩的一群人、走遍台灣各地義剪的人、搜集各種鬼臉的日本攝影師，還有一群賣血賣汗的工作人員，加上佔屋式的帳篷營區，大鍋共食的戰地廚房，無止盡的海浪濤聲，以及每晚在舞台上各種非主流的表演，這根本是在規劃初起時想像的那種合作烏托邦，但不知什麼原因，在這裡當志工的我就是覺得格格不入。

不是因為要睡在悶熱不堪的帳篷，畢竟後來幾天就知道要先用三瓶啤酒灌醉自己，再混入舞台前隨著音樂晃動，自然就會好睡許多。也不是因為總是要蹲在地上刷牙，早上再四處去尋找可以洗澡的地方，公路旁的休息站、面海的浴室以及三人報隊的淋浴間這些都不是問題，看著一早每個人經過一夜狂歡後，帶著惺忪的睡眠排隊洗澡的樣子倒也十分有趣。我承認我已經被這個正規社會荼毒的太深，海或就是一個另類社會的群聚體，但我卻無法拋棄社會銘印在我身上的規範，那些身體上的不便以及嘗試對我來說還可以是種樂趣，但長

時間的放空，或者坐著看海，坐著吹電扇，坐著彼此聊天，這種海或的核心精神我卻無法捕捉，我必須為當下的自己找一個存在的理由，而這個理由需要說服我自己是個正當的理由，往往那個正當是我過不去之處。還有，不擅長人際的人在烏托邦式的社區團體內，是不是就無法找到適合的位置？是我過度封閉自己嗎？總之，另一個在海或的核心精神，認識朋友，我也無法掌握，於是我突然清醒了，那種走在前面，走在秩序邊緣的烏托邦生活，對我來說就是格格不入。

瘋市集的海或之所以迷人，在於它創造了一個遊走秩序邊緣的空間，不僅轉化了物理空間的原初意義，模糊化了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³⁷，再者，被這場活動吸引而來的人，本身就是社會邊緣遊走的人，他們對於這個轉化的物理空間並不滿足，所以再賦予自己的意義，形成一個個地再現空間，一個攤位，就是一個再現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百個，就是三百個意義。先談這個被模糊的空間實踐，單就海或的空間設計而言，可以看到規劃者蠻明確的目的，整個區域的建築物以最低需求呈現，其他則留白作為觀看或接觸自然的空間，大海做為整個民宿重要的核心，規劃者刻意強化出戶外的公共空間，讓遊客有更多以大海為背景，並與其他人互動的機會，通常社會上的空間皆由這種專業目標導向的空間實踐來主導，畢竟對於使用者而言，他是安全且富秩序的。然而在瘋市集期間，傳統的空間實踐則不再是重點，要顛覆的是那套作為思考邏輯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成為真正有趣的第三種空間形式，再現空間。

在此刻的海或，其實嚴重一點是期待失序，簡單一點是現實社會的逃離，這裏的攤位模式，這裏的用餐方式，這裏的空間形式通通都與一般社會上所看到的市集有所差距，加上花蓮海邊，地理上的邊陲所建構出的想像天堂，讓這裏的社會翻轉得以實踐，除了市集的翻轉之外，豪宅區的帳篷模式以及戰地廚房的共食展演也是一個重要的失序元素，在一個只完成主結構的建築裡看到數十個帳篷，同時可能有將近百人居住其中，這就創造一個精彩的空間轉化使用，就市集而言，工作人員以及攤主吃飯的過程，對於遊客來說更是一個前所

³⁷ 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分析之概念三元組，分別為感知的(preceived)空間實踐、構想的(conceived)空間再現以及生活的(lived)再現空間。空間實踐包括了生產與再生產，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是某個社會的每位成員與空間的關係裡，特定的能力和特定的實作，可視為是一個外部的、物質的空間；空間再現是概念化的空間，這個概念傾向以言詞、符號、符碼和知識的系統來表現，是一個借引實踐的概念模型；再現空間則是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使用者與環境之間生活出來的社會關係，並且與物理空間重疊（王志弘，2009）。

未有的衝擊，這原本只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但他卻不經意融入了整個市集，變成一種表演。再以深夜食堂攤來說，不管在廚房前還是斜坡上，就是真切地展現自身的理念，隨後空間自然會被營造出來，這種屬於個人式的再現空間並不容易，首先你所帶給別人的感覺必須要是非資本的，牽扯到資本主義，我們自然會想到金錢的流動，自然回復到社會的運作邏輯中，也因為少了資本的中介，勢必運用其他媒介來互動，此時就是創造新的空間意義的好機會，在義剪攤、攝影攤都有些許這樣的味道。而工作人員則是在吊床區以及廚房區重新塑造出自己表演的舞台。最後，一群打赤膊，曬得黝黑的男生在會場裡走來走去，對於一般社會的人來說，這本身也夠失序了吧！於是所有物理空間的原始意義，因為這些活動和人們而有所轉變，創造一種前所未見的空間以及體驗。

社會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有近用空間的權利，我想這是除了失序之外，另一個海或吸引人的地方，雖然乍看之下那裡還是一個充滿貨幣、充滿秩序的地方，但我認為在一個臨海的空間，沒有任何地方有權力的順序意義，意即從台十一線往東走，一直到海邊，空間的權力意義是均質的，也就是這個均質的空間意義，創造出各種形式的可能。有一個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隔壁的高級民宿，斯圖亞特，在一個人們想像出來的天堂地方，海或仍然因為他們而遵守十點就必須安靜的規範，他們將自己圍塑起來，成為一個資本交換的實踐場域，當然就不是近人的。相比之下，不管在攤位 abcde 區，海或皆讓每個人有近用的感覺，這種微社會主義式的空間近用以及烏托邦式的失序，造就了海或瘋市集除了手作市集之外，另一個獨特的實踐。



圖 3-1-11：海或時的早上梳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12：海或時的晚餐共食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13：海或時的帳篷區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二)、廢核活動

能盛興這是第三次舉辦廢核活動，過去主要以遊行為主，今年(2016)則改為定點式的活動，並名為「核你到港濱」。肉包認為每年三月台北和高雄都有自己的廢核活動，既然我們都認同此理念，與其每次都去別的城市參加，不如在我們自己居住的台南自己辦一場，作為一種與社會外界連結的路徑。能盛興們用極少的預算來辦一場城市規模的廢核活動，呈現出來的效果與其他地方與眾不同，富有極濃厚的能盛興味。就我觀察，他們利用人際網絡以及自己的身體來完成這項極具難度的任務。基本上會場大部分的場地佈置都是由能盛興與其內部網絡來完成，另外，還結合了附近的青春交換所網絡來幫忙製作當天需要的裝置藝術，而我幾天來也多與他們一起完成活動需要的各種裝置藝術。藝術總監應該算是蒼蠅和阿偉兩人，他們原本是在台南左鎮的一間電影文化工作室當道具製作，挪出幾天來能盛興幫忙。那天我們一起去安平海邊撿竹子，回來將它切成一段一段的，而我則負責將它們塗成灰色，用以作為燃料棒的象徵，還將屋頂上的巨型水塔做成核電廠的樣子。此外，還與 Janna 一起用能盛興堆積如山的二手衣服，將其做成巨型人偶。能盛興的展覽空間則變身為活動會場標語的製作空間，一群人趴在地上畫上如「反核救台灣」、「給我綠能」、「公園內請勿吸菸」、「廁所」等標語，所有的一切若能手作或再利用，絕對不假他人之手。



圖 3-1-14：製作裝置藝術燃料棒

資料來源：能盛興臉書



圖 3-1-15：廢核活動用標語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每次活動，能盛興前就會停一台他們俗稱「戰車」的大型宣傳車，這台宣傳車左邊貼著小英與陳亭妃合照，右邊則貼著賴清德與陳亭妃，沒錯，這台戰車確實是民進黨借給能盛興使用的，我們廢了千辛萬苦找到一條大小適合的帆布，並於上頭寫上標語畫上圖案，好遮住那明顯的政治意涵。那口瓦數極高的喇吧，不知道是原始設定就如此，還是恰好符合這次的草根氣息，從頭到尾都只播著「媽媽請你也保重」，那天它正式出征時，在以往寧靜的巷子裡爆出那首曲子，且有一人在上頭拿著竹竿撥著過低的電線，那畫面簡直衝突到無以復加。此外，能盛興還有一種最庶民的宣傳方式，夜市，大大武花大武花是台南人的夜市口訣，那次我與他們一起去離能盛興不遠的武聖夜市宣傳，我們發著手繪的傳單，操著不太流利的台語說那些專業的名詞，而就算需要在短時間內攫取民眾的目光，我們還是有種說台語的堅持，肉包在夜市的入口處彈著吉他，邊唱邊喊的試圖達成我們的宣傳效果。以下是廢核主題曲「天頂的鳥仔」的歌詞：

咱就繼續行，行在美麗的土地上
天頂的鳥仔，怎會攏佇喙，
核廢料青睬丟，山頂海底裝滿滿是，
你沒看到什麼問題，我看到的攏是遺憾，
咱就繼續行，行在美麗的土地上
天頂的鳥仔，怎會攏佇喙，
咱就繼續行，行出咱的情路，
麥攏有傷害，喔喔喔。



圖 3-1-16：廢核活動用的
宣傳「戰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除了這些之外，在網路上他們則請來金曲歌王謝銘祐、林飛帆及台灣紅歌星阿猴用布袋戲來為廢核活動宣傳。活動當天，才發現能盛興能有這麼大的能量可招募如此為數龐大的志工，約有五十多人吧，分成若干組別進行不同的工作。能盛興的活動總充滿一種南方感，這種南方感可以化約成行動方式、參與的人以及語言等等，行動方式如同上文提到的，所有一切以最少成本來完成，於是出現在兩棵樹之間綁起的白布以作為投影幕之用，大型的帆布手繪取代商業大型輸出，用黑色帆布將涼亭圍起以作為電影放映空間等等，而在面對市長或立委前來時，接待方式也十分能盛興，送上水，加上能盛興自製的反核短衣，陪著他們走一段路，沒有任何排場與奉承，只是簡單的尊重和招待而已。此外，也能透個講者的邀請名單來得知能盛興所期待的反核活動與其他有何不同，以下是講者與所屬組織：

講者	組織
吳昀慶	南鐵青年
郭泓成	南鐵青年
王志銘	基進側翼台南分部召集人
鄭敦哲	反吸港外環道不當開闢自救會
鄭蓉	成大零貳社
鄭先祐	台南大學教授
黃安調	台南市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長
黃小鴨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林元笠	台南社大講師
潘翰聲	樹黨策略長
劉炯錫	國立台東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林學淵	新北市低碳社區規劃師
汪少凡	廢除 R1 行動聯盟
史明	

表 3-2：「核你到港濱」論壇講者



圖 3-1-17：廢核活動現場的戰地廚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18：廢核活動論壇現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第二節、能盛興的空間關係

能盛興鐵工廠建於 1940 年代末期，為長形街屋型態。地址為信義街 46 巷 9 號及 11 號。佔地面積約 90 坪，使用坪數約 200 來坪，主要建材為磚造混凝土，三棟房舍由前至後連結而成，一樓東側原為工廠空間，一樓西側及二樓以上則為居家空間。2013 年年底團隊承租後，除了不堪使用的木構造空間外，在保留原有物件與格局的前提之下開始改裝，絕大多數的改裝皆由成員親自設計動手，尤以木工方面為主。改裝完成後，他們將空間重點置於一樓東側，也就是之前的工廠區，長型的大面積空間可以作為展覽、活動與平日生活之處。過了約莫一個月，他們又承租下工廠左側的 46 巷 11 號之三層樓建築（以下簡稱 11 號），並且相互打通，呈現出一種有機、有趣的空間佈局。

工廠的主要出入口為一樓東側，即為信義街 46 巷。信義街 46 巷可以說是能盛興的延伸，許多能盛興的日常與活動皆會漫到街道上，舉凡做木工、製作裝置藝術、煮飛魚、擺攤賣東西、深夜羽球暨摔角聯合大賽等等，46 巷恰好可以作為能盛興為外人觀看的舞台，這種觀看並非以 Jacobs 所言的「安全」為目的，而是街道生活點綴也是能盛興氣質的外延展現，換言之，46 巷街道的「公共」時常被能盛興的各種活動所詮釋，這般詮釋的另類生產，除了少部分認識的居民之外，多數時間換來的多是疑惑和忽視的眼神，雖說無法達成能盛興與社區接合的作用，但是無形之中也重新定義了 46 巷的開放與公共形成共享的條件，並與周圍居民漸漸達成怡然自在的存在。



圖 3-2-1：能盛興與巷弄關係（晚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2-2：能盛興與巷弄關係（下午）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一、一樓

進入能盛興後，映入眼簾的是灰色的水泥地板、昏黃燈光混雜著自然的光線、兩旁看似雜亂卻又有點秩序的擺設及櫃檯，一般人進到這個空間第一反應就是找櫃檯，找一個自己熟悉的進入模式，一是消費、二是觀看某些東西，然而這些習以為常的「習慣」並不存在於能盛興，以至於衍伸出許多不知所措的反應，隨後的章節會再提到，右手邊的雜亂來自於舊物的堆積，那裡是物品交換的集散地，許多二手貨會集在那裡，等著其他主人來領回，至於這個交換到底有沒有在進行，看幾個月來都佔據著相同的空間，應該是有進有出吧！再往內走到陽光灑下之處，這裡開了個天井直到二樓，一二樓之間在此處有了視線的交流，右手邊鐵架上是一整面友善小農、自營店家的寄賣品，如菜市仔攤主的梅精、蜂蜜、手工肥皂等，也有能盛興自己找到的酸菜、有機清潔劑等等，左手邊則是掛滿了一排樂器，吉他、月琴、手風琴等，早上來看時他們也許孤單地被晾在牆上，但晚上九點過後，便能看到他們真正的能耐。再往裡走則是一片寬敞的空間，多用來辦講座、展覽、工作、辦深夜電影院的地方，也是晚上圓桌共食發生的地方。能盛興一樓有兩個櫃台，基本上都有人坐在櫃台邊，乍看之下會覺得他們只是在玩電腦，但他們其實真的有在處理工作，我曾經也有過如此的偏見，基本上不要期待坐在櫃台邊的人會起身招呼進來的遊客，他們希望的是遊客自己找到與能盛興相處的模式，而非透過他人的定義。

再往下走則會穿過一小門，來到過去的居家空間，這裡的尺度較小，色調呈現原木的風格，能盛興承租後，這裡一直作為堆放撿拾之物的地方，從五月初開始，便有相同理念的人承租下這個空間，計畫做為個人手作餐廳。回到剛那片寬敞的空間，右手邊穿過一道牆後，便是能盛興的廚房，這道牆是後來打通的，所以廚房的位置其實是 11 號的後側（能盛興主要建築為 9 號），若說圓桌共食為能盛興凝聚認同的儀式，那麼廚房可以說是能盛興的心臟，雖說廚房的空間狀況十分有機，但是從準備食材、互助煮飯一直到作為養分的食物，人與人、人與食材的互動，這種能盛興精神的生產都可以在一次晚餐的準備過程中略知一二。



圖 3-2-3：於廚房準備食材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2-4：一樓展場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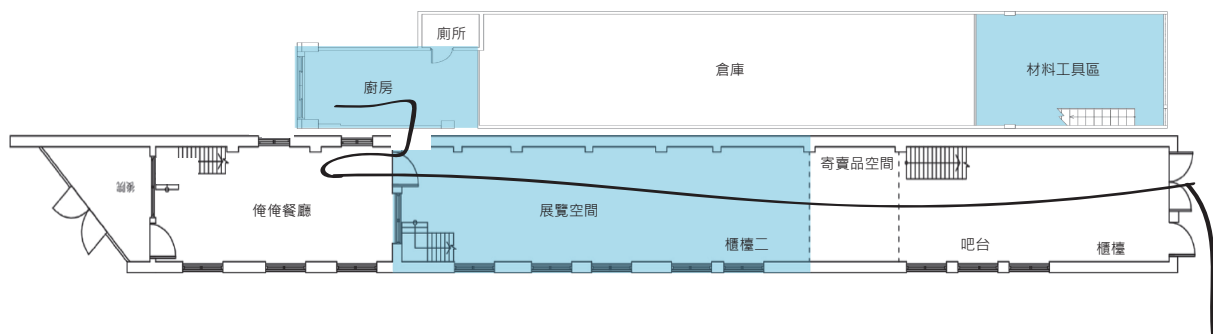


圖 3-2-5：一樓空間敘述路徑圖

資料來源：《能盛興藝術村計畫書》、自行繪製

二、二樓

能盛興有三組通往二樓的樓梯，我們從離出口的最近的樓梯往上，會先看到小幫手房，由於能盛興的小幫手總是女多於男，所以身為小幫手的我從來沒睡過小幫手房。接著經過兩間他們自己打造的浴室，也由於是他們自己親手做的，所以浴室裡的水總會滲到外面來。往前走來到天井區，但對二樓來說，這只是個過道而已，這個過道由木板搭成，每次走過便會發出木頭互相撞擊的聲音，告訴著一樓的大家有人在二樓走動，加上能盛興幾乎沒有一片完整的牆壁，視線穿透性十足，所以也讓二樓顧冊店的人知道有人來訪。能盛興冊店成立於 2015 年年底，販賣著二手書、新書以及若干寄賣品，新書籍來自三餘書店、友善書業、大辣出版等組織，選書工作由成員們親自參與，所以從選書的內容即可看出能盛興的某些價值，如環境生態、自然文學、台灣歷史、友善同志等，也因為有了冊店，能盛興的講座排程內開始出現吳俞萱等文學類別的議題，書店角落有個約一坪的榻榻米空間，這裡同時兼具角落包覆感、若隱若現等迷人特質，許多小幫手都將其視為最喜歡的空間之一，或許也因為如此，這裡總是被小幫手們佔領著，甚至開始堆積物品，極少看到其他人使用。再往前走，經過一個小玄關



圖 3-2-6：能盛興冊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後，來到家居空間的二樓，腳底下立刻變為木造地板，走起路來又開始發出木頭的聲音，這裡是一間和室，平常作為休息之用，是能盛興裡最高級的空間，和室與陽台之間夾了一個小空間，作為書桌或梳妝之用，小空間旁是一組木造急陡的樓梯，由此樓梯上下的人能清楚看到小空間裡發生的事情。

回到剛才的小玄關，向右轉，穿過牆壁後來到 11 號的戶外平台，這裡是一個適合自己發呆的地方，最好的時間為下午夕陽時或晚上廚房整理時，下午夕陽時可以往前可看到西邊一片的金黃，左邊是能盛興的赭紅磚牆，右手邊則是一棟獨宅洋房，我曾經在這裡看完一整本同事是在追求烏托邦生活，但結局十分現實的小說《海灘》，晚上則是因為廚房整理後會丟些食物至前方洋宅的院子給貓吃，在二樓觀察貓兒欲拒還迎的表現實在有趣。往室內走，左手邊又有間浴室，前方是一片寬敞的空間，能盛興們把這裡定位在表演空間，這裡的地板依舊是沒有磁磚的灰色水泥地板，充斥著各處拾回的舊家俱，其中又以椅子為眾，有長型板凳、高腳椅、臥式藤椅、黃盤椅、壞一半的彈簧沙發以及長得

像廟裡神明桌前的紅色跪墊，只是這裡是藍色的。雖然定義成表演空間，但我反而在此看過一場彩虹媽媽說故事活動、一場友善農業的會議以及打地舖的東海學生。白天時，可以從這裡往洋宅方向看去，除了整片的破敗和交錯的植物之外，能發現洋宅的二樓戶外平台其實被挪為鴿舍之用，早上都會有人去鴿舍整理，而晚上則能看到一樓發出慘白的光線，才恍然大悟還有人住在裡面。



圖 3-2-7：二樓表演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從冊店的櫃檯旁，有兩組樓梯，右邊這組通往閣樓，有人認為閣樓是存放封閉記憶之處，直到有人想起並前往提取之後，閣樓才會被重新看見。就如前文所提到的，過去其實從前棟到後棟都有閣樓的存在，只是太久沒人去提取記憶，直到他們開始重新整理，房東太太才決然想起那些腐壞的記憶，然而此時只剩冊店上方的木材堪用而已。現在的閣樓作為通鋪之用，以親民的價格接納遠來的旅客，而被小幫手房排擠的我也棲身於此，閣樓不再是記憶墳場，而是搖身成為創造記憶的所在。還記得一月底的台南適逢百年難得的強烈寒流，一向溫暖的台南竟也如此凜冽難處，我望著前後皆通風的通鋪，思忖著該如何度過這幾個晚上，另一個小幫手戲謔地說著，**能盛興根本是棟破洞的房子**，四處都有刺骨寒風灌入，我們一群人好不容易關上了所有能關的門、木門、鐵門、鐵捲門，想說應該能安然度過吧，沒想到晚上睡覺時，冷風竟從紅磚間竄入，讓人只好瑟縮在被子裡。相反的，這樣的經驗，在我五月去時，就體驗到了不錯的結果，這時能盛興就不再破洞了，而晉身成為一棟會呼吸的房子，十分涼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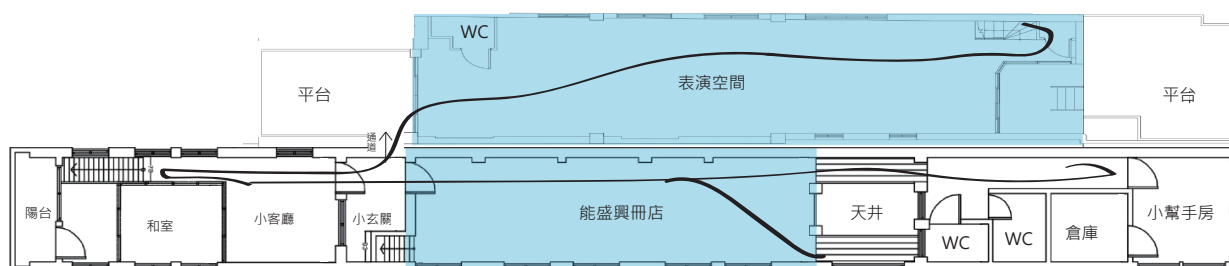


圖 3-2-8：二樓空間敘述路徑圖

資料來源：《能盛興藝術村計畫書》、自行繪製

三、三樓

嚴格說起來，9號能盛興的三樓只是頂樓平台而已，從剛才冊店櫃檯的左手邊，順著狹窄的鐵梯往上，爬上頂樓平台。向東這側，放眼望去是一大片呈現多個直角三角形屋頂的「新復興紡織場」，外加上幾株翠綠的大樹，是個做瑜伽的絕佳位置。西向這側，除了曬衣場之外，夕陽西下時更是絕美無比，是個遙想當年帆船雲集、工人吆喝、府城風華的理想高度。這裡有個兩噸的橡膠水塔，是三月廢核活動的裝置藝術，他的外皮被去掉三分之一，橫放在平台上。一天晚上，我與朋友在此聊天，以為無他人在場，沒想到阿壯竟然躺在裡面睡覺，還自備枕頭與睡墊。從此以後，水塔床位變成一個熱門的午睡位置，尤其是傍晚時，常常會看到阿壯、阿凱和肉包在裡面睡覺。說到這種有機長成的床位，在頂樓平台與二樓屋頂之間有一個夾層，冬天時，冠中在那裡搭了帳篷並睡在裡面，那段期間，我們都戲稱那裡為星光床位，伍陸和佳玲總喜歡趁冠中不在時去擠在那個小帳篷內，好像有什麼秘密一定要在哪裡講似的，有一次我禁不起他們極力推薦，試著在帳篷裡睡一晚，但密閉的空氣和前方投射在帳篷上搖晃的陰影，讓我躺不到半小時便落荒而逃。11號的三樓則是從二樓的表演空間往上爬，這裡有一個快要變成雜物間的客廳，一旁則是某藝術家租用的金工工作室、一間單人房、小客廳和兩間雙人房，以往這些房間是作為休息之用，在藝術家駐村期間則為藝術家使用。



圖 3-2-9：在頂樓做瑜伽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2-10：水塔床位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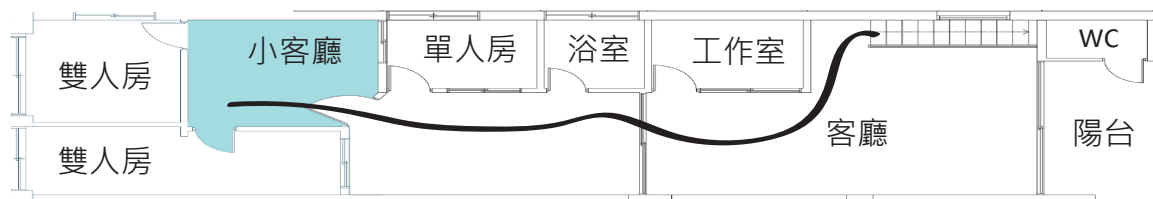


圖 3-2-11：11 號三樓空間敘述路徑圖

資料來源：《能盛興藝術村計畫書》、自行繪製

多數人對能盛興的空間評價，第一個反應就是像迷宮，之所以像迷宮來自於它處處充滿驚奇，無法依循一般空間邏輯來看待，這種空間邏輯背後所代表的其實是空間權力的奪權，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在社會運作上建立了自己的空間意義，這種奪權創造出一種自我詮釋的能盛興認同，然而這種諸眾式的空間奪權其實非常脆弱，不管是在經濟上或是空間上，我試著用非常身體的經驗來說明空間的脆弱。待在能盛興良久，若要我選出一種能盛興的味道，我會選蚊香味，能盛興的各個角落一定皆有蚊香，好抵禦這些為數眾多的蚊子攻擊，我們只能透過沐浴在其中來求片刻自在，此外，小幫手們幾乎都會遭受跳蚤叮咬，這種在外面除了養寵物之外，難以遇到的狀況，在能盛興可以說是常態。小幫手們有時會抱怨環境，有時會替旅人擔心，但回過頭來思考那個使空間迷宮化的奪權實踐，它捨去的不只是資本主義的建築邏輯，某種程度也捨去了日治以來現代化公共衛生的規訓，日治後的現代化建基在官方的法規與營造組合上，這種法規和營造組合不就是共享域所需重新檢討的嗎？這種表現在空間意義上的脆弱，其實可以看成能盛興們在挑戰習以為常的空間實踐以及抽象理念的空間再現，他們用勞動的身體去生產可行且共享的空間，用以抵抗我們所熟悉的規訓控制，如公共衛生系統。而來能盛興的人們則透過身體親自經驗後發覺原本的規訓與建制，進而開始認同共享域中空間奪權的生命政治勞動。



第三節、能盛興的那些故事

這一節試圖用研究者的社會身份和角色，強調建制民族誌的紀錄方式，按著時間順序，從自身的立場、主觀的視角來看待能盛興所發生的故事。這種書寫模式有兩種目的，第一，希望讀者能同理我的社會價值，並且一起想像那種矛盾、憤怒、驚訝、欣慰與快樂。第二，這些情緒往往都是一連串微小事件累積的瞬間爆發，所以我必須持續去述說那些日常的微小事件，以求堆疊出當下的情緒。我想強調的是，這些情緒是建立共享域所需面對的第一道挑戰，當自己去親身體驗情緒時，才有可能從媒體報導的能盛興想像跳脫出來，看到真實的能盛興、真實的共享域生活，如同 Hardt&Negri 所言，唯有透過親身進入組織了解後，才能發現共享域真正的政治動能和政治取向。在研究方法時有提過，我依照自身進入田野時的狀態與感受，將田野過程分成四個階段，如圖，除了第一接觸階段的故事已在本章第一節海或瘋市集中已有描述之外，每個階段都將呈現各種不同的故事，作為研究者經驗的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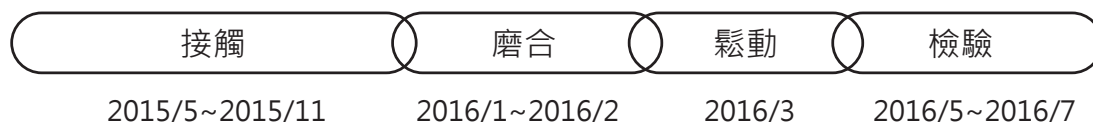


圖 3-3-1：田野四階段

一、接觸

本階段作為進入田野的最前期，多數時間用來觀察以及尋找進入的機會，並且嘗試經營相關人脈，進到海或瘋市集當志工則是將自己丟入一個十足自我衝突的場合，那些內心的矛盾在第一節已有提及，令人擔心的是，海或之後的一長段時間，我幾乎是下意識地逃離田野，排斥繼續深入地經營關係，可以說去當海或的志工對於進入能盛興這個田野幾乎沒有正面幫助，甚至使我一度萌生退意，直到前往擔任能盛興小幫手後才出現轉機。

二、磨合

在此階段我強迫自己全然投身於田野之中，試著拋開原有先人為主的價值，隨著能盛興的脈動生活，找到能自適的頻率。這其中有空間認知上的衝突，但更多是能盛興裡的人所生產的共享域行為，讓我花許多力氣來說服自己，並處理認知失調下的矛盾情感，以至於我始終用一種純粹「走走看看」(being around)的態度在面對田野(Gary, 2008:135)，而非真正全面地去瞭解他們的所作所為。

- 怡君與白髮先生

第一次見到怡君，是我一月中以小幫手名義進入能盛興時，簡單安頓好行李，怡君便熱情地招呼我與他一同坐在吧台區聊天，一陣禮貌地寒暄之後，怡君突然說他是按摩師，可以幫我按摩，當時的我還正努力地熟悉環境，雖說早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能盛興發生的心理準備，但沒想到來不到半小時就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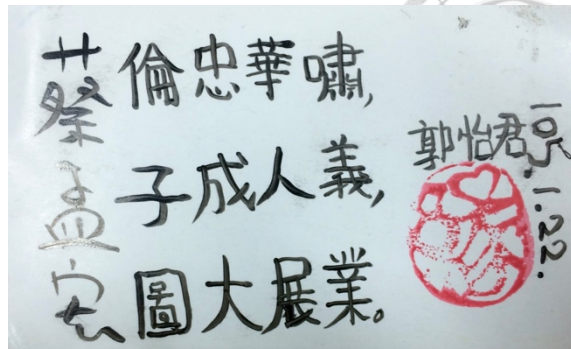


圖 3-3-2：名字作詩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我遇到了，我以防衛的心態問他，你會跟我收錢嗎？怡君回道，沒關係，我是能盛興的志工，到時候你就自由捐獻吧！這讓我更疑惑了，怡君是志工，下午四點坐在這裡無所事事？當我腦中還充斥著各種可能的狀況時，我的腳就被移去怡君的大腿上，開始他的按摩療程，腳、肩膀、手臂以及頭部，每個部位他都不馬虎地按過一輪，大約經過半小時，怡君拍拍我的肩，示意我療程已結束，不得不說其實挺舒服的。正當我打算以最大誠意跟他道謝，並去別處熟悉環境時，怡君又拿出他自繪的清朝歷代皇帝龍袍繪本，從順治開始一頁一頁的打算與我分享到溥儀，好不容易看完了 13 位皇帝大同小異的龍袍繪本，其實畫得蠻精緻的，最後在看完他表演用名字作詩這項才藝後，我才離開吧台區，整整將近一小時。

怡君時常來能盛興，大約一週三次吧，每次他都會自己一個坐在吧台區，熱情地與每個經過他的人打招呼。有時他會自稱是成員、有時他會擅自調高飲品的售價，向旅人貪些小便宜，這些事情能盛興的成員們都跟他再三叮嚀過，兩方最後倒也相安無事。有時他會帶朋友來能盛興坐，像有次他帶了位廟公來，自己去吧台區沖了壺紅茶，並邀請小幫手們坐下來聊天，這位廟公宣稱自己有種特殊法力，現在正在籌資打算在高鐵旁蓋一間廟，而我們多數時間也只是聽他講，找到好時機離開現場。我五月再回去時，這次怡君變成要大家收集養樂多的瓶子，於是在吧台邊可以看到一個紅色的大臉盆，上頭有塊紙板寫著「請餵我吃養樂多瓶子。」

開放型的能盛興也許有些文化上的門檻，但還是有許多有趣、富挑戰性的人前仆後繼地闖進來，如愛諷刺人的白髮老伯、遛狗的鄰居等等。能盛興的大家總是在不設任何前提的狀況之下，歡迎他們進到這個空間，有回因為我們過了營業時間鐵門依舊開著，這時諷刺老伯走進來想要買酒喝，芳如與郁宜在短

時間的權衡之下，以開著門便沒有拒絕人家的理由，倒了水請他進來，而諷刺老伯也在諷刺完周邊的每個人之後，被小幫手們用眼神與默契所展現出的行動順利地送走。



● 能盛興菜市仔

能盛興菜市仔可以說是能盛興精神的具體表現，它除了是能盛興的創始活動之外，也是少數幾個能夠定義出舉辦週期的活動，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 AG 對著成員們大吼，菜市仔一定要把它做好，他是我們最根本的東西。菜市仔最初是與新化社區發展協會的農友合作，請他們帶著自己的農產品來台南擺攤，由於 2014 年發生龍燈農藥廠設廠的問題，讓新化的在地居民注意到環境、土地與農業的困境，也更加認同能盛興所堅持的理念，進而開始一連串的合作。然而，目前的菜市仔已經看不到新化社區發展協會農友的身影，他們大多回到新化區開拓自己的農業友善市集。

近來的菜市仔攤位主要由肉包負責開發與聯絡，攤位有的是肉包自己上網搜尋，有的則是透過人際網絡介紹而來的，我參加過幾次菜市仔，基本上約有七成的固定攤位，攤位類型大致可分為農產品與其加工品、手作甜點、衣物及其他。我和幾位攤主聊過，基本上他們都能說出屬於自己的一套友善環境/社會的生產方式，如純素兒童的攤主，她曾經是位西



圖 3-3-3：能盛興菜市仔（戶外）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餐廚師，因為處理過太多肉品，於是轉而成為重度素食主義者，希望所有人都因為他做的果醬而不再需要吃肉；隆之園的洪先生則是一個上班族，到假日才能找時間回田裡試種無毒的無花果；丫爸無毒檸檬的周小姐前一晚就運來好幾箱的檸檬，他原本也是在城市裡上班，之後回去幫忙照顧家裡的檸檬園，並將其轉成無毒耕種，現在業績蒸蒸日上，還曾經來能盛興尋找幫忙的員工；阿貴家的阿貴更是菜市仔的常客，他自製的梅子汁冰沙簡直是夏天的消暑聖品，他也很積極地與能盛興一起參與著一場實驗性質很高的農業合作計畫。

若以一般資本主義的經濟至上運作邏輯來看這場市集，對能盛興來說完全是個負效率的生產，但對能盛興、來擺攤的人以及來消費的人，他們究竟想要獲得的為何？我相信一定不單只是金錢交換的儀式而已，更多的應該是來這裡探詢選擇與奇異。就農業層面上，這裡的攤位又比外面的友善市集更接近土地，他們幾乎不太會包裝自己的產品，也沒有不絕於耳的有機農法，他們會告訴你有機根本是資本家在玩的遊戲，現階段對小農最實務的作法是從無毒做起，然後娓娓道來如何才算無毒；就城市層面上，老屋結合菜市仔的模式其實離在地/土地更近了一點，並且褪去資本與文化的過度包裝，讓城市多一種單純的實踐可能。



圖 3-3-4：能盛興菜市仔（室內）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送菜行動

菜市仔結束後，往往會剩下一大堆蔬菜，只是這些蔬菜多是以無毒自然農法種成，所以外貌多不佳。週二下午，deedee、普京和我打算藉由送菜來敦親睦鄰一下，我們送了一顆高麗菜給隔壁的住戶，便走到信義街上，跟開咖啡店的阿 Bon 打了個招呼，送他兩條玉米筍，阿 bon 則請我們待會記得進來喝杯咖啡，接著我們到了東側廣場旁的青春交換所，我們送了一顆南瓜給 Janna，她則熱情地招呼我們進去裡面坐，裡面有三隻 Janna 收養的流浪貓，我們三個人在裡面跟貓玩了大約半小時吧，才懶懶地起身。走到巷口一間傳統改衣服的小店，我們將僅剩的玉米全部給了那位阿姨後，便回頭衝向阿 Bon 的咖啡店，阿 Bon 請我們三人咖啡和餅乾，並跟我們分享他剛佈置好的新座位，用了哪些材料，希望呈現出什麼感覺。我們在阿 Bon 的咖啡店坐了約半小時，整趟送菜行動雖然只是在能盛興周圍而已，但我們卻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回來。



圖 3-3-5：送菜路線圖

- 中國城探險

這兩天新聞持續用非常情緒化的字眼威脅著大家這波寒流會有多冷，在南方長大的我實在無從想像那字句裡的光景。前一晚我聽聞肉包他們要去即將拆除的中國城內撿東西，我二話不說的央求他們讓我跟著去，一方面是研究需要，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城其實也算是我兒時記憶得以回望的場所，我曾經去過遊戲場和小吃攤位混合經營的地下室吃炒飯、曾經去過十分廉價的中國城影院看二輪片，而如今它即將被移除，有這個機會能進到內部與它好好道別當然要把握。當天天氣果真凍人，天空灰灰壓得很低，本來要領我們進去的小紅老師好像無法準時依約前來，於是一行人只好自行探路，打算從前排地毯式的搜索。我們尋找沒有上鎖的空屋，一層一層先往上探險，基本上內部多以清空，現場狀況沒有我們想像中的豐富，過程中有那麼一瞬間我差點以為我正看著王家衛的電影，光線隨著每層樓的狀態忽明忽暗，每間房間有各自凌亂的規則也充斥著不同的味道，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前一秒根本就還有人生活於此，四樓幾個用夾板隔出來的小空間，讓人充滿想像。也許是我回憶起了香港重慶大廈的經驗，腦中自然響起電影《重慶森林》裡的那首「California Dreamin」，相比於我的獵奇探險態度，肉包、阿壯與 deede 則是機警地掃視每個空間，俐落地翻出可以用的物品，並放進自備的麻布袋裡，他們身邊響起的可能是《搭錯車》裡的「酒罏倘賣嘸」，是一場很務實的行動。前排的房型以透天為主，於是不久後我們便來到頂樓，看看麻布袋裡的收穫並不多，大家抽起菸，想著下一步。忽然肉包在天台邊發現許多蕃薯葉，大夥興奮的確認無誤後，便開心地將蕃薯葉整片拔起，裝滿了原本該裝寶物的麻布袋。由於頂樓是整片互通的平台，我們隨機挑了個沒上鎖的門，從另外一戶下到一樓，依然沒什麼收穫。



圖 3-3-6：俯瞰拆除前的中國城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遲到將近三個小時的小紅老師終於出現了，我們四人加上後來才到的小羅，隨著小紅老師繞到後排那棟高層建築，並向工頭謊稱是攝影公司要來找道具的，沿著逃生梯向上爬，試了幾扇逃生門終於進到對的那層樓，小紅老師帶大家進入一間廢棄的舞廳，又叫其他人去一間看起來曾經是成衣倉庫的房間，這時成員們即刻切換成挖寶模式，紛紛開始尋找任何可能再利用的物品，一行人忙進忙出的，一會要螺絲起子拆燈具，一會要肉魯仔撬起地板上的座

椅。最後，大夥拿了碗盤、火材盒、拆下了舞廳的七彩旋轉燈、拆下了廚房的快速爐、洋酒、暖爐、溯溪鞋、捕魚防水褲、等身模特兒、溯溪鞋等，將近十袋麻布袋的東西。若要影像化當時的現象，現場就像身處王家衛的電影場景裡，搖搖晃晃的，只是色調與背景音樂變成如《2046》較為暖色系的感覺。平心而論，我覺得他們並非抱著挖寶探險的精神，而是真正地想將這些東西做為生活的用品，與一般人進到廢墟裡的那種輕浮態度不同，否則我們才不會拼死拼活地將這些東西從九樓一步一步地扛下來，搞得全身是傷。

- 跟 AG 去海邊寮仔

那天吃完午餐後，AG 問我要不要跟他去安平海邊蓋寮仔，之前就有耳聞 AG 都會邀請小幫手去海邊，於是基於研究需要，我也就順勢答應他。AG 告訴我，他跟外界都說他是能盛興的志工，所有成就與功勞都給能盛興的九人就好，非常強調以團隊作為整體，他只想在背後當一個輔助他們成長的人而已。他先帶我到安平內港內，跳上一艘無牌的漁船，拿了些工具，並告訴我有些時候他就睡在那艘船上，我原本不太相信，但之後被另一位睡過的朋友證實了。經過健康路底的污水處理廠時，跟我抱怨政府是如何歧視與欺負漁民，如何將漁民的財產以各種名義沒收，並堆放在這座污水處理廠裡，他曾經跟能盛興的人們闖進污水處理廠裡，將漁民被沒收的器具搬出來還給他們，是位極度無政府主義的人。

到了安平的海邊，他指著四草的方向，告訴我未來要去那裡復育水筆仔，讓沿岸的生態活起來。AG 帶我走進他的寮仔，簡單介紹後，並把我帶向附近一個依著公家圍牆建的簡易平台，大抵的結構已經完成，只剩舒服的靠背就大功告成，接著 AG 開始請我搬來模板、木棍和將近十公尺的竹子，讓我幫忙切成合適的尺寸。一小時後，我們在平台上喝著水休息，AG 繼續講著他的話，而我累得只能下意識地回答「是喔」這種無意義的習慣用語，當我打算繼續用「是喔」來回應 AG 時，他突然大聲地對我吼著，不要常講「是喔」，那是大學生的講法，你一直這樣回答只是凸顯你的程度跟我差很多，你可以用這種語氣與能盛興的成員們說話，但若是對我，我會覺得你不值得讓我跟你說這麼多。這一連串的回應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所以 AG 其實都有在觀察小幫手？那他請我來幫忙是一種測試嗎？一種能盛興式的實作考驗？雖然這些問題隨著相處時間的拉長，自然就被忽略或解答，只是在當下的我對於如此直接的批評，還是花了點時間平復心情。

- 對話的力量

明天小幫手歆宜就要離開了，我抓緊最後機會，不能忘記來能盛興當小幫手的目的啊，我們在冬天夜裡，邊彈著伍佰的「夏夜晚風」，邊開啟訪談模式，希望他們能多跟我聊聊能盛興的事情。聊到一半時，另外一位小幫手靠了過來，並跟我聊起了這幾週以來他所看到的能盛興，他認為能盛興沒有想像中的基進，以為能看到能盛興是如何創造一種新的模式，來深化他們所在意的議題，雖然說我們在何謂「基進」上糾纏了良久，彼此對於基進都有不同的圖像，但至少一件事我們達成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在創造基進/進步的知識上，能盛興不是一個好的對話空間。換言之，能盛興容納了大量的聊天，但卻甚少發生若干有意義的思辨過程，除了講座後的活動時間之外，這裡難以點起知識的火把，任其延燒。過了幾個月，我再來能盛興時，繡如姐也告訴我，他覺得這裡的人們不太聊天，缺乏一些有意思的思想激辯，有點可惜。就我的觀察，能盛興內部的聊天間距大致落在晚飯過後，而晚飯過後通常時間都將近晚上九點，也就是說，直到晚上九點，能盛興才算甦醒過來，聊天的通常會發生在幾個地方，一是尚未收起來的圓桌上，二是展覽空間的地上，三是一樓的兩個櫃台，四是吧台，最後則是街道空間，持續的時間最早約十二點，最晚可以到三、四點不是問題。而我想要想到的問題是，為什麼力量一定要來自於對話之後的知識產出？什麼叫做一個可對話的思辨空間，當這種思辨在運行時，他背後所代表的權力是否讓彼此陷入一種制式的框架裡而不自知？能盛興的力量來自於何處？



圖 3-3-7：深夜時分的對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三、鬆動

此階段我已經歷過與田野長時間相處的磨合過程，然而初期的我依然無法產生任何認同他們的價值鬆動。我的主體性始終被主流的複雜技術複合體所主導，這些技術形塑著我難以撼動的主體性，而應該要隨著不同場景和不同身份而重新自我戰術的部署機制卻還遲遲不現身，導致我在反核活動上持續的自我質疑與重構(Gray, 2008: 294)。令我驚訝的是，這個鬆動在不知不覺間突然地出現，那種感覺並非主體性的變換或崩垮，而是整個部署機制平移了一段距離，我依舊是我，但我的主體性不再筆直地指向主流的技术複合體。也因為這個距離，讓我看見能盛興所生產的價值，開啟鬆動後重新自我認同的可能。

- 廢核活動前的下午

下午在能盛興將海報標語做的差不多之後，我們一行人準備將廚房端出的熱騰騰晚餐，送到會場去給提早去佈置，即將凍僵的工作人員，而後勤的我們也要全部出動到會場幫忙。我鑽上阿凱的便車，負責讓後車廂的晚餐穩穩地送到會場，而我們後面則是那台號稱「戰車」的宣傳車，一路上播著「媽媽請你也保重」這首歌，要將新的能量運往林默娘公園，也就是當天廢核活動的會場。我一直與阿



圖 3-3-8：運送至會場的晚餐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凱沒什麼話說，和坐在副駕駛座的劬凡也是，我算算從能盛興到安平至少也要 15 分鐘，我也已經認命這 15 分鐘我只能盯著後車廂的食物，讓互相碰撞的鍋具來抵銷路上的沈默，忽然，劬凡向阿凱要了根菸，阿凱則順勢的遞了根菸給他，兩人輪流點燃，並分別吐出白菸，好像這個簡單的儀式可以化解天底下所有難解的沈默和尷尬似的，這時坐在後座不抽菸的我成了最尷尬的存在，阿凱意思意思地問了我，而我則習慣性地拒絕了別人抽菸的邀請，於是他們兩人就算不說話，中間的空白也被菸所填滿，我只好再回頭顧著那些晚餐，安全地護送他們到會場。

- 廢核活動前一晚

郁宜說過，在能盛興，事情不會來找你，你要自己去找事情，如果找到了，你要怎麼做都行。這對於從小到大都是被動餵養的我，簡直是件難以想像且痛苦的存在，難以想像是在於它假設了所有的人都會自動自發地去找事情做，而且假設了不是每個人都了解現場狀況，就是有一群強而有力的指揮團隊，後者在能盛興是不太會發生的。於是便會看一群人一窩蜂地跑去將投影幕綁在兩棵樹之間，一群人瞬間將紅椅子排好，一群人將一片布條綁起來，而多數時間，所謂的一群人是聚在一塊聊天的，但是會場看起來離佈置完成根本還差很遠啊。這是一場效率極低的集合，他們將所謂的效率同時分配在人際交流上，並且預期自己將持續工作到深夜，用這種精神在面對活動的前一晚。我很絕望的選擇暫時離開會場，我跑到附近的超商，買了一罐麥香奶茶當作壓驚銷怒的安慰劑，在黑暗的公園內打了段十分意識流的紀錄，並且有了該怎麼逃離這裡的念頭，開始查要如何才能回到工廠，離開這個容不下自己的地方。最後我幸運地趕上台南罕見的公車，狼狽地回到工廠。

- 逃離後的能盛興談話

回到能盛興後，發現阿凱已經蹲在地上幫忙寫著明天要用的標語。我正要鑽進廚房找水喝，看到佑丞在櫃台前跟我打招呼，此時看到他蠻令人安心的，我向他走去，他跟我介紹這次能盛興向文化部申請藝術家駐村計畫的負責人，繡如姐。我之前就一直耳聞這項計畫，只是遲遲無法詳細了解，繡如姐簡單跟我介紹藝術家駐



圖 3-3-9：能盛興內的標語生產線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村分為三個主題，分別是「橘准為枳」、「南都之濕」與「當物開眼」，藝術家來自台灣、中國、馬來西亞、以色列、英國與日本（附錄五），她並興奮地告訴我，這個計畫需要一個以旁觀者角度來呈現能盛興紀錄片的一種抽離觀點，因此她希望我來擔任這個角色。繡如姐說，能盛興是一群非常稱職且具有行動力的實踐者，然而他們缺少的是一種認真的、分析的他者觀看，他者的出現可以促使他們展開行動的反省，而使接下來的實踐更有力量。與繡如姐和佑丞的談話，讓我一掃前幾個小時在活動會場的陰霾，這就是能盛興令人不知所措、情緒難以控制的地方，是個隨時都能發生事件的地方。

- 魔術般的生日派對

傳統上，能盛興都會悄悄地為壽星慶生，若是搭配上當天有相關活動的話，則會更盛大的舉行。我遇過兩次生日派對，一次是廢核活動結束後，為普京慶生，一次是菜市仔結束後，為 Sky 慶生。能盛興的慶生模式有一定的流程，首先絕對不會出現外面買來的蛋糕，由於皆是活動結束之後，所以正巧都會有廚藝堅強的幫手在現場，還記得普京生日那次，一群人隨著小羅在廚房裡幫忙，另外一群人則負責拖住普京的注意力，霎時間燈光全暗，每個人手上就突然多了根蠟燭，小羅則從廚房端出自製的蛋糕，那蛋糕看起來軟軟歪



圖 3-3-10：生日派對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歪的，有點像是經歷了段長途奔波才露面的樣子。壽星切完蛋糕，許完願，大家也被手上的蠟燭燙了幾回之後，終於可以吃蛋糕了，怎麼吃？自己去廚房拿根吃飯用的湯匙，你挖一口我挖一口，那蛋糕就這樣呈現不規則狀的被大家解決。又有一次，Sky 生日，大家默默地從廚房變出一塊健康無奶油無糖的蛋糕派，在大家興奮之餘，大夥又突然捧出一大罐自釀的蜂蜜酒，那蜂蜜酒酒精濃度挺高的，但是不像在外頭超商喝到的那種，不會直接地嚐到蜂蜜的香味，而是待那陣強烈的酒精入喉後，蜂蜜味才隨後浮出，用那種紅色蓋子透明瓶身的大罐子倒酒，像極了古時客棧裡的江湖情景。

四、檢驗

我必須知道那段平移的鬆動距離是短暫還是定著的，於是我抱著自我實驗的精神回到田野場域，試著以全新的主體認同來與能盛興對話。在這個階段我似乎能體認他們共享的方式與精神，透過一連串不合時宜活動的邀請和互動，並試著加入共享的過程，我開始覺得自身具有生產共享域的能力，賦予一種被培力的感覺。當然這段檢驗的實驗歷程也有偏差和失準的時候，畢竟所謂的鬆動並非全然地開啟，會隨著場景與人物有所變化，於是我認為這種偏差是差異性下空間的產物，換言之便是能盛興共享域的一部份，沒有校正的必要。

● 佔領巷弄的菜市仔攤位

菜市仔的擺攤範圍除了能盛興內部的空間之外，巷弄上戶外攤位其實更受人歡迎。菜市仔的時間大約是從下午兩點開始，所以中午過後我們便開始搬來草蓆，佈置菜市仔的攤位，巷弄上通常會有三攤，其中一攤固定會給種梅子的阿貴，11 號前這次則是能盛興自己的攤位，我坐在攤位上拿著剪刀幫忙把植物上的刺剪掉，以便更安全地賣出去，然後普京要我拿起攤位上的那些前幾天他去市場賣菜時，老闆送他的玉米筍直接生吃看看，逢人便問，吃完後手上那些玉米鬚還不能浪費，必須丟進郁宜熬煮關東煮湯底的大鍋裡。靠近紡織廠那側則是 AG 處理飛魚的地方，從中午開始先清出內臟、綁起來曬乾、再油炸成魚乾，一連串過程下來其實也菜市仔也結束了，直接變成晚上喝酒的配菜。這些佔領巷道後的使用方式，根本一點也不經濟，就如同前文提到的，這些能盛興的展演，表面上是在賣東西，實則是經由大家熟悉的買賣行為，在開放的空間散佈能盛興精神和價值，附近的店家告訴我，能盛興正以極緩慢的速度，在改變周遭居民的觀念，他會聽到老太太開始強調無毒的蔬果，也曾經看過居民在菜市仔時前去買東西。另一方面，這種方式其實說不上是否具有宣傳效果，對於某些人來說，如此前現代的光景反而會變成一道無形的門檻，難以接近。



圖 3-3-11：曬飛魚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3-12：能盛興自己的攤位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菜市仔宣傳

週六下午，持續陷在訪談的焦慮中，突然從肉包口中得知要去街上宣傳菜市仔活動，我二話不說自告奮勇地要一起去幫忙。等到要出發時，那光景真是令人會心一笑，彷彿就像花蓮海或烏托邦的城市再現，衣衫不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有打赤膊的、赤腳的、穿藍白拖的，阿壯和肉包背著吉他，兩人背著非洲鼓，一人走氣質路線拉著小提琴，一位小孩負責跳舞，我則幫忙發傳單，再配上公視來採訪的記者和攝影大哥，九個人浩浩蕩蕩的從能盛興出發，邊走邊唱著他們自己寫的「菜市仔之歌」（附錄六），從小巷出發時一切感覺都還好，但開始匯入幹道後，開始接收到好奇的眼神，這種在地台南人的眼神其實非常友善，大多投以好奇眼光並予以肯定，一直延續到走進觀光勝地神農街前。

當我們走進神農街後，立刻感受到所在族群的不同，他們是外來的觀光客，是當前的文化消費主流，當下我瞬間回復到過往武裝後的包袱，我越唱越小聲、越走越遮掩，只因我身上文化階層的刻痕太深。然而這幾個月來的認同轉變並非白費無用，那種不一樣的不安霎時轉換成我群的欣喜，我開始怡然的發著傳單，自在地用台語介紹活動，隨著大家前往更文化觀光的正興街。正興街的狀況其實大同小異，人們投以一種獵奇的眼光，甚至害怕拿我們的傳單，尤其在我們以台語大聲吼叫之後。這趟宣傳行腳，從表面到行動，在在製造了人們認知上衝突，當人們排著隊，對著冰淇淋、奶茶、水果冰望眼欲穿時，一群人好似從原始社會走出，在你面前展演著難以想像的畫面，用一種奇異的方式告訴你一項難以想像的活動（菜市場），短短半小時出現了傳統與現代、自給自足與資本消費等兩造的對比，有點類似移動型的都市游擊，忽然衝出水面製造漣漪，創造一些不同的都市畫面。



圖 3-3-13：在友愛街上宣傳菜市仔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能盛興在菜市仔賣的菜哪來的？

郁宜告訴我，除了朋友給的還會用買的，若是用買的，他會去市場向那種沒有特定攤位，蹲坐在地上擺攤的老農夫買，因為他們大多是自種自銷，所以幾乎都沒有噴農藥。而更多時候，能盛興是自己找到這些菜。菜市仔當天早上，郁宜從車上拿出一大袋黃色一絲一絲的植物，要小幫手們挑掉裡面的枯葉，並平均分裝好，待會要拿來賣的。Yo 跟我說這些植物叫菟絲草，並請我上網搜尋它的功效，找張厚紙板寫下來，這些菟絲草煮出的湯汁可以用來養肝明目、止瀉止渴，功效還蠻厲害的，我問她這些菟絲草是哪來的，她說是郁宜去海邊摘的。約中午時

分，我看到 deedee 和芳如在廚房外的洋宅庭院拔草，並將它們放入紅色的籃子裡，不一會我便看到他們把那堆草拿至 46 巷的攤位上，並叫我過去幫忙剪斷莖上的刺，原來這種植物叫做菟菜，稍微整理一下待會就能拿來賣了。



圖 3-3-14：在院子裡拔菜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能盛興的那些菜

能盛興是一個極度惜物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得來不易的農作物。不要小看小幫手在廚房的洗菜工作，若是菜市仔結束之後留下的是葉菜類蔬菜的話，我們則須將葉菜一片一片的撥開來洗，因為你永遠無法想像自己忽視掉的那些裡面藏了些什麼，泥土只是基本配備，更多的則是遠道而來的小昆蟲。前期這些葉菜處理需要大量人力，後期的剩菜處理也是一番挑戰，再次重申能盛興是個惜物的地方，盡量避免倒掉食物這回事，於是每天的主廚皆須思考要如何將前晚的剩菜變出新意，不幸的是能盛興的冰箱又不太靈光，總是用它那幾乎罷工的溫度來接納這些料理，每晚小幫手都會和主廚望著這些剩菜，第一關會先用鼻子嗅其味，若是有任何壞掉的跡象，則進入第二關，抓一口嚐其味，若能接受則繼續料理，若不能，才倒入廚餘桶。要記得，來了能盛興後味覺的接受程度就會放寬許多。



圖 3-3-15：小幫手與攤主共同準備晚餐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深夜羽球競賽

菜市仔結束的那個晚上，大家聚在工廠內邊聊天邊喝酒，而我則是跑去外面買東西。走回來的路上，突然被 DeeDee 塞了一支羽球拍給我，要我加入他們一起打羽球，我看了一下時間，半夜兩點，沒有任何事情比半夜兩點在街上打羽球還要荒謬的事了，大夥搬來一根長條木棒當作中線，兩人組隊，四支球拍裡有兩支是斷線的，就這樣在街道上開始比賽。我們必須時刻注意音量，所以贏球不能歡呼，輸球不能怒吼。就這樣，羽球會打到早上生火的鐵桶裡、機車的籃子裡，最多是打到一旁的樹上，於是一群拿起腳下的拖鞋開始猛砸大樹，一場比賽下來幾乎所有候補球員都上場打了一輪，也消耗了不少雙拖鞋。中場時，一旁的阿壯、TC 和 Luke 忽然練起摔角，兩人真槍實彈的在鋪著透水磚的街道上扭在一起，而我們只能囑咐他們小聲一點並注意安全，然後繼續打著我們的深夜羽球。



圖 3-3-16：深夜羽球賽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瘦肉精網絡

那天菜市仔結束之後，晚上在同一個場地有最近十分熱門的議題，「瘦肉精美豬的迷霧與代價」，我這才發現下午與我聊天許久的那位女孩就是這個團體的一份子，這位女孩高中畢業便停止升學，提出一套自己對於學習的看法，加入位於雲林台西村的在地電子報運作組織裡。我十分好奇能盛興到底如何與這些組織接洽上，女孩告訴我，有一次他與朋友來能盛興，立刻就愛上這個空間、愛上一群人共食的感覺，於是他們也邀請能盛興也去他們在雲林台西村經營的空間，一來一往之下便熟悉了彼此所正關心的議題，於是便有了當晚的瘦肉精講座。



圖 3-3-17：瘦肉精講座現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能盛興是解放空間

某天深夜芳如、DC 與我在一樓櫃台邊喝酒聊天，DC 不時地拿出手機，打開同志交友軟體，與我們分享哪些男孩們傳了訊息給他，同時給我們看了十分私密的照片，並詢問接下來該怎麼做等。我問他是原本就這麼開放還是來這邊才會這樣，他表示能盛興是一個可以讓人恣意展現自己的地方，不需受到任何拘束，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他會認識能盛興的大家是因為來當 2015 年年底彩虹遊行的志工，在這之前由於某些不好的成長經驗，導致他不會隨意展露他同志的身份。他表示，能盛興的成員當中也有幾位 LGBT，加上整個環境也被營造出一種友善同志的氣氛，所以能跟大家討論一些解放的話題。我倒覺得能盛興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解放空間，不如說在這裡的人們彼此具有高度的奇異性，**能盛興先創造出一個聚集奇異性的空間**，再由這些充滿奇異性的人，再生產出不管是心靈的還是身體的極度自由小型包容社會，這個自由社會裡充滿了各種包容的選擇，進而成為一個所謂解放的空間。

- 深夜歡送會

薇如明天就要離開了，依照慣例，大家要在吧台區幫他開一場歡送會。好不容易等到大家事情都告一個段落之後，郁宜拿來兩瓶米酒，大家各自倒滿之後，一飲而下，開始下一輪的狂歡。也許是隔太近吧，隔天換我要離開，但是

卻沒有往常的歡送會，只好和另外兩個小幫手，伶儒和芳如，以及另外邀約的 DC，四人聊到深夜。能讓伶儒和我們在深夜聊天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九點過後才醒過來的能盛興生活，他竟然可以每天準時十一點上床睡覺，十分有毅力。伶儒也告訴我，就算自己的生活作息與這裡天差地別，大家也不會營造出一種強迫他的氣氛，給他壓力，非常尊重個人的選擇。



圖 3-3-18：深夜歡送會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 煮飯衝擊事件

每天的晚餐，能盛興幾乎都會自己煮。而小幫手們在廚房大多是做些輔助性的工作，如洗菜、切菜等等，那天我跟輪值的主廚普京自告奮勇要來煮二十人份的白飯，我想煮飯而已應該難不倒我，雖然說我長這麼大，頂多也只煮過四杯米的白飯，一下子要我煮四大碗的白飯還真是有點壓力。當我內鍋循著白飯 1 碗，水 1.5 碗的黃金比例下鍋後，便放心去做其他廚房工作了，沒想到起鍋後，整鍋飯呈現過乾的狀態，雖然有煮熟但是口感非常之差，當晚大家吃了之後也都心知肚明，偏偏能盛興的大家都是心直口快的人，便直接評論了這鍋飯，在他們評論時，雖然難受，但不至於不舒服，我隨後說：「好險普京煮了這一桌好菜，能掩蓋過飯的缺失。」這看似普通的說詞，飯後我卻被 AG 叫了過去，他說：「我非常不喜歡你那句掩蓋缺失的說法，如果事情搞砸了就要承認錯誤，並且找出原因，設法彌補或得到教訓，你那個說法不是在逃避錯誤嗎？」，雖然之前就有過被當面糾正的經驗，但心裡依然不好受，不過這次很快就釋懷了，甚至還有點被認同的感覺。隔天，就算我知道注定要被 AG 講一整年了，我還是提早四點就去煮飯，設法彌補飯太乾的錯誤，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了，至少我有記在心裡。

● 深夜晚餐事件

每天固定圍在圓桌一起吃自己煮的晚餐是能盛興近乎信仰的一種堅持，所以廚房的掌廚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基本上所有能盛興成員都有掌廚的機會，但是並非所有能盛興成員都固定會在工廠內，於是掌廚的人不是普京就是 deedee。某天晚上，貝論不知不覺地成為當天的主廚，他曾經在正興街的小滿

食堂當過廚房助手，現在承租能盛興一樓西側的居家空間打算開手作餐廳。大約六點，我和芳如一如往常地進到廚房幫忙洗菜、切洋蔥，突然間 deede 拿著兩包東西衝進來，有六片土魷魚、一條魚肉和兩大片魚下巴，這頓晚餐越來越讓人期待了，滿姐進來接下處理魚的工作，我們四人以極為愜意的速度在廚房工作著，貝諭慢慢地用醬油浸泡杏鮑菇，我則緩緩地從瓶口挖出醃漬已久的客家福菜，滿姐則在思考那兩大片魚下巴該怎麼處理。突然間一回神，發現時間已經快接近九點，這幾個人煮了三個小時還沒煮好，於是主廚貝諭開始要大家加快速度，我看著一旁切好的空心菜，思忖著，炒空心菜，我可以吧，如果再像上次煮飯那樣失敗怎麼辦，內心一陣小劇場後，我決定拿起炒鍋加入料理的行列，空心菜結果不錯。滿姐順勢要我煎難度更高的土魷魚，正在勢頭上的我，雖然之前根本沒煎過魚，但我覺得整間廚房都充斥著你做得到的正能量，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實的體認到能盛興的正能量，於是我奮力地倒下油，在滿姐的指導之下，用「魚不動動鍋子，翻面超過一次即失敗」的訣竅，成功煎出兩片金黃色的土魷，雖然剩下的差強人意，但依然美味。晚上九點半，眾人終於可以吃飯了，就算大家還是只誇著貝諭的杏包菇和福菜湯，但從失敗經驗中重新站起的我已然心滿意足。

- 社區支持農業計畫(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能盛興在操作菜市仔之餘，同時也在進行所謂的社區支持農業計畫（簡稱 CSA）。CSA 簡單來說是一種農業互助計畫，透過農友和穀東（能盛興反對用消費者這個名詞）之間的生產協議，分擔生產者的風險，來達成永續土地、支持農友以及健康食育的三方互利模式。以下引用一段「合樸農學市集」網站的介紹：

「(CSA 是) 一個順利運作的有機或自然動力農場 (模式)，將其產品分給與農夫共享風險與利益的支持者。因為確保銷路與收入，農夫可以專心生產高品質的農產品，並細心地擔任土地守護員。會員得以吃到有史以來最新鮮、美味、營養的食物，這些會員彷彿本身就像是只需費了很少心力的耕作大師。藉由隨季節性的飲食，這些會員還有他們的小孩學習有關食物生產並與特定的土地做更深的聯結。」取自
(2016/06/22)

每個月菜市仔結束之後，能盛興都會舉辦 CSA 農友會議，週六為內部會議，週日則開放給所有有興趣的民眾。由菜市仔延伸出去，目前 CSA 系統總共有四個農場參與其中，皆以友善無毒的方式耕作，會議首先由 deede 先簡單介紹何為 CSA 後，便由農友上台交換意見，有趣的是，農友們用各種不同

的方式來分享友善土地的方法，阿貴利用昆蟲紀錄的方式，觀察農場內每個角落的生態系統，若是無害則尊重，有害則試圖找出原因，並用生態平衡的概念解決，所以他大約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一張一張地點開臉書上的照片，解釋每隻昆蟲存在的意義，分享如何與牠們相處的經驗。有一次，大家圍在一起討論著能盛興在 CSA 裡的角色為何？一陣七嘴八舌之後，得出「革命軍」與「生力軍」這兩個名詞，革命軍比較像是初始平台的創立者，承擔行政與聯繫的功能，並同時到第一線的農場操作，如同能盛興這些核心成員，而生力軍則是每次會議後有興趣成為穀東的朋友。於是在之後的會議上就會出現革命軍、生力軍這種有趣的名詞。



圖 3-3-19：CSA 討論狀況（開放）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3-20：CSA 討論狀況（內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第四節、能盛興作為改造工廠，小幫手模式與研究者的轉變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認為小幫手之於能盛興，其實是一種非必要的存在。所謂的小幫手，是前往民宿或旅舍打工換宿的角色名稱，於近幾年大量興起，替補了許多勞力空缺。簡略描述一下能盛興小幫手一天的工作內容，小幫手們大約在十點至十一點之間清醒，接著是掃地、拿著袋子去夾出散落在各地垃圾桶內的垃圾、洗昨天丟在廚房流理台的碗、換前一晚招待朋友後的床組（並非每天都有朋友，所以不一定是每日例行工作），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大約中午，一行人便相約去吃早/午餐，下一件工作就是幫忙煮晚餐了。這就是為什麼之前我會認為小幫手對能盛興來說並非必要的原因，對小幫手來說，一天之內有一大片空白的時段等著你消化與面對，這種意外的自由，反倒成為所有小幫手進入能盛興第一個需要面對的挑戰。

郁宜跟我說，他們從來不認為小幫手是來幫我們做事的，亦即他們並非如同其他業者一樣，將小幫手視為是一種勞力填補後的交換，而是以一起生活、一起做些什麼的態度來看待小幫手。對他們來說，小幫手的來去其實代表了社群的延伸，約三分之一的小幫手都會就此成為能盛興共享域的一部份，持續地出現在能盛興舉辦的各種活動之中。回到小幫手的立場，前文提到能盛興所給予的自由反倒成為一項需要面對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會以不安、焦慮、懷疑的情緒出現，之所以不安來自於自己的無所事事，來自於時間與生產線性連結的崩毀，而這些不安初期會投射到能盛興成員的身上，並質疑他們的所作所為，用現代社會所強調的效率、功效來看待他們如何製造時效比。然而，如果時間待得夠久，這種懷疑將會回到自身身上，開始反省過去身體與經驗上所受到的社會規訓。我認為，對小幫手來說，能盛興提供了一個檢驗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絕佳實驗場地，異化意指在工業社會裡，人們的時間與經驗被碎化為一段重複且無意義的生產過程，其生產過程與產出成品對個體而言，並無任何可辨的關聯，亦即個體只能被視為一種無情感、無脈絡的機器存在。這種存在對於工業社會來說，只是一大群勞力的組合，透過生產與再生產，計畫出全然適得其所的安排。雖然馬克思預期最終這些被異化的個體，將會自覺到壓迫的無所不在，並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但這些被異化的個體是否準備好面對一個沒有生產位置的社會存在，那種全然適所的邏輯一旦崩壞，該如何自處？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裡挑戰工廠生產線的混亂畫面還歷歷在目，《大都會》裡對於現代主義秩序的反諷依然記憶猶新，但我們真的準備好接受這些嘲諷的反向真實世界了嗎？在能盛興裡的場域告訴我們，還沒，我們根本就還沒準備好。



小幫手們預期自己的勞力提供將會得到某種程度的交換，就主流的運作來說，那種交換會是食宿、體驗與情感，反過來說，我想得到食宿、體驗與情感就必須付出勞力來交換，這一套生產邏輯根深蒂固地銘刻在我們的身體記憶上，能盛興提供後者的一切，然而你不用在一定時間內付出相等的時間與勞力，換言之，既定的生產過程在能盛興被稀釋掉了，這裡可以 Ostrom 的 CPR 概念來類比，傳統上這個共同資源庫裡是以自然資源為主，大家共同訂定管理制度，合議出使用的方式，在此處，能盛興與小幫手之間的交換過程並未完結，其中未完結的剩餘價值則透過抽象的形式，主觀地存放在小幫手中，換句話說，能盛興的作法讓小幫手自己進入共同資源庫中，好成為共享域共享的夥伴。在認清這種交換過程的斷裂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解放與自由。要達到真正的自由則必須先解放，要解放則必須先認同，自由前解放的客體是自己，而解放前的認同則是能盛興。這三個關鍵詞擺在共享域的脈絡下，我認為將交集在所謂的反叛(rebellion)，藉由反叛來正當化奇異性，再回頭共同自己(commoning itself)。這裡所謂的自由當然並非指身體上的自由，伶儒認為在外面越自由的人在能盛興則越不自由，反之亦然。她所提及的「外面的自由」其實是一種弔詭的存在，那種自由指的是外在社會接受的程度與證明，例如學歷、金錢、以及接受社會運作邏輯的程度，我們總在追求這些，以求異化自己的同時尚存異化別人的機會，當自身提著越多外在的自由來到能盛興時，那種自恃、價值與堅持，便會感受到相對的反作用力衝擊著自己。我們從不曾想過自己可以生產什麼，或是將那些我們所生產的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我們根本就是被再生產出來的完美規訓體，繡如說「能盛興是個混雜的場域，沒有人會告訴你該做什麼事，但你可以在這裡做任何事。」這個美妙的詞彙乍聽之下根本就是自由的同義詞，唯有當我們將這裡的「做任何事」視為一種解放後的創作後，才能脫離勞動生產的政治語境，進到另一種政治語境裡，也就是 Hardt&Negri 所謂的生命政治勞動(biopolitical labor)，進而形成一種對抗的力量。

我們先暫時擱置解放，現來談解放前所需認同的能盛興客體。在文獻中便有提到生命政治勞動，也就是這類勞動創造的是非物質性的產品，如知識、人際關係或情感反應等，這也就是能盛興們所欲求生產的東西，我們很難強迫他人來認同他們堅持的價值，然而卻能透過感覺路徑來建構那種經驗。回到剛剛「做任何事」那邊，能盛興的大家與小幫手一樣，都是從「做任何事」的可能性出發，進而跳脫資本邏輯的生產話語權，對小幫手來說，將行為轉化為創作的難易程度，端看自身對於那「外在自由」的包袱有多重而已，並且如何看到能盛興的自由以及他們所經的路徑，或者可以用建制民族誌中，反建制的工作

流程來理解，意即就算是做同一件事，在不同的狀態之下有人可能是「做事」，而有人則是「創作」，例如上文提及的深夜煮飯、深夜羽球、中國城探險等等。而也就是這種可能性，讓能盛興充滿著各種不同的事件，奇異性充斥整個空間，就如同 Hardt&Negri(2009)認為的生命政治的「事件」可以轉化當前的政治語境，將其生命生產轉變為反抗、創生(innovation)以及自由的行動，製造諸眾形象，進而走向共享域。

我以研究者的角度進入能盛興，上述所提及的過程我每個環節都經歷過，從進到能盛興的第一天開始，我便知道那所謂的「外在自由」在我身上的銘刻是如此沈重，只是我萬萬想不到要抹除它需要面對那麼強大的反作用力。當自己過去所受的有關於效率、成功、進步的訓練，在此處完全不管用時，必須要花極大的力氣和勇氣來調適自己並重複進入田野場域。我曾經試圖區分無所事事以及「有意義的放空」這兩件事的差別，曾經替能盛興的成員們擔心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選擇成本，擔心她們青春投資在此處的意義為何等等，然而就像前文所分析的，要解放之前必先釐清自己於自由的態度以及嘗試走過「路徑」以求認同的出現，我提起非常大的勇氣去嘗試那些路徑，那些路徑背後的成果無從計算，也無法測量，我只能一次次地說服自己那些時間皆是「有意義的放空」，每次的人際交流皆會生產出不同的結果。第一次真正進入田野是去花蓮海或，好幾度我都自己開著車至距離十分鐘車程外的便利超商，試圖逃離那個看似曾經憧憬的烏托邦、嬉皮情境，並望著手中的麥香奶茶，只求回到一絲理性的習慣世界。第一次去能盛興當小幫手時，我會在活動期間躲在閣樓，整理一整天的心煩意亂，我寧願在晚上騎著單車去追逐北港財神南下的出巡，寧願去全美戲院看著一點都不感興趣的二輪片，只求逃離那個全然自由的存在。在能盛興時，總會覺得自己被赤裸的觀看，身上那些成長認同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在追求實作及當下的能盛興，從小到大被培養的那些價值觀在這裡只會顯得自己的無用及無知，例如習慣性地問人你念哪間大學、為什麼要喝米酒，很好喝嗎？在這裡必須先有所解放及拋棄，才能建立一套新的價值。

過了一年之後，或許沒有全然地適應，但也多能自適地與能盛興相處。那天廢核活動剛結束，我還在要不要直接衝回家的兩難之中，然而內心理性的程度還是佔了上風，我與大家一同回到能盛興集合，回來後，我立刻加入運送廢核燃料棒³⁸的人流之中，我是其中一個角色，跟著大家從車上把燃料棒傳進來，再因為某種原因把燃料棒傳出去，大家笑得很開心，心滿意足地跳來跳

³⁸廢核活動用的竹製裝置藝術

去，隨後郁宜拿出一大壺紅酒為大家添上，並邀請大家舉杯共同慶祝。在酒精的催促之下，有人拿起吉他，有人拿出非洲鼓，點上蠟燭，在午夜的台南巷弄裡開始我們狂歡的派對，如同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言，在這個狂歡派對裡，大家在意的是一種反面生活的解放，自身同時是積極的參與者與演出者，所有的階級、禮貌、距離通通消逝幻化，這種狂歡弭平二元的對立，讓所有人只注意眼前的遊藝，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差點就進入狂歡理論中最本質的感受裡，亦即「人們之間隨便而又親暱的接觸」(Bakhtin,1998:163)，所有的秩序在此刻都被懸置了。在那搖晃的當下，我只覺得這些人都很認真地、很辛苦地實踐自己的選擇，然後聚集在此創造一種能盛興我群的邊界，直到最後外面閃起了紅藍的閃燈，警察來關切之後，才停止了這場慶祝與綻放的狂歡派對。這場派對其實讓我找到一種抵抗的力量，我看到共享域中的諸眾試圖去對抗的客體，換言之我突然間知道能盛興們生命政治勞動後的生產為何了。



圖 3-4-1：廢核後的狂歡

資料來源：能盛興臉書

第二次去能盛興當小幫手心裡其實釋懷許多，有一回，他們圍成一圈，在瘦肉精議題討論結束後，AG 則接下去向成員們分享更多台灣農業的知識，而我只是坐在一旁的板凳聽。我會坐進圓圈裡，其實一開始是為了喝酒，然而一旁的郁宜卻說：「你不要再觀察了啦，一起進來喝酒討論就對了。」我忽然想起 Stavrides 將共享域比喻為一種空間的閾限區型態，能盛興之於我而言，同時扮演的區隔與連結的功能，端看我是以研究者亦或是參與者的角色去看待之，換言之我處於一種懸而未決的罔泊狀態，主體客體能自由的轉換。同時在此刻，我作為研究者的角色也從典型的空間型文化研究採取的參與觀察方法，轉向進入一種人類學民族誌式的「在地化」，「參與」意味以某種群體或名義進入其中，「觀察」則是與其保持距離，做一個全然觀察的角色，兩者都還是在組織的外部打轉，保有一定的研究高度，以便認清研究領域與認同被研究者之間的差別(Gray, 2008)，而如何建立一座在參與者的內在知識與觀察者的外在知識之間的連結橋樑，我認為便是民族誌型的在地化方法，嘗識開放自己，把自己拋進進入組織的過程裡。換句話說，經過這個類似儀式的經驗之後，此刻的我漸漸地朝連結的那方推移，成為能盛興所製造的諸眾之一。最後當然不管用哪一種方法最後皆須處理「客體化」田野事實的步驟，只是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本研究的「真實」建立必須了解田野的情境，而這組情境則能被放置在當下的社會與個體，也包含研究者的脈絡之中。據此，當研究者試圖客體化資訊時，研究者的主體性與社會認同也會潛移默化地帶入其中。

第四章 Betwixt and Between, 在其中的共享域



第一節、能盛興何以成為共享域

共享域可以歸納出的三大要素，資源、社群以及制度。我們先透過這三個要素來檢視能盛興在哪些面相符合共享域的條件。首先，就資源而言，以 Ostrom 提出的共享域理念來說，即指一切存在的自然資源，先有將這些自然資源視為是共同享有的前提後，才有後面一連串管理的實驗與模型。此外，在歐洲歷史上，私有財產意識尚未根深蒂固前，許多具體的資源便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共同擁有的，必須再次強調，此處所指的資源多以具體的形象存在，而這個具體的存在於某種意義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與共有特質。在能盛興中，狹義的資源意指能盛興的建築本體，46 巷巷弄、獨棟洋宅的院子、郁宜安平不住的處，皆可被視為共享域資源的要素，而廣義的資源便能延伸到在菜市場賣的那些野菜、安平的海邊、信義街能盛興側的街區、台南的地租、台南的老屋氣氛以及都市鄉村狀態下的裂縫。

第二是共享所營造而成的制度，在文獻回顧有提及”there are no commons without commoning.”，在這裡可以作為清楚的解釋，亦即上述所說的這些資源無法單獨存在，而是須同時有共享的過程才有辦法賦予資源共同分享的意義，自然資源本是中性的存在，需要人去介入才會出現公私之分，同時一般社會秩序上的物件往往輕易地被二分成公與私，中間的共有概念被侵蝕殆盡，於是此處共享所指的資源即為意義創建過程後的中介狀態，既非公也非私，端看使用者存入何種空間意義，便是在這種不斷嘗試的過程中，制度得以形成。以 46 巷為例，它可以是木材加工廠、聊天場地、曬魚空間、羽球場地、攤位空間，以頂樓為例，它可以是瑜伽空間、水塔床位、晾衣服平台以及星光床位，這些被短暫且暫時創造出來的再現空間，即為共享制度下的資源。這裡的制度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制度本身，二是制度下的關係，前者可以指涉如小幫手制度、住宿規則、租借空間的開放性條件等等，但對能盛興來說，真正重要的制度來自於制度訂定下的意義轉化，例如在菜市仔之時，我們可以定義巷弄空間來擺攤、曬魚，深夜後的巷弄式聊天、玩樂的所在，一樓是展覽空間、二樓是表演空間之類的，因此，能盛興的制度根本就是持續制定制度的過程，共享始終都是動態存在的，換言之，制度就是沒制度，如此一來空間意義生產的模式便有賴於另一種形式的制度，關係、信任和開放性。關係代表人際間的連結，背後

隱含的則是信任關係，意即在某種程度的關係建立之後，要如何填補這空間的意義便會比其他空間來得更具有彈性，透過能興成員間的關係，便能開創出木材加工廠、院子會議、書店等，經由能盛興與小幫手的關係，便能開創出聊天空間、廚房實驗空間、電影院等，還有能盛興與菜市仔攤主、旅客、鄰居，在各種排列組合之下便能生產大量的共享過程，而開放性則是這些關係存在的基底，也是共享域最根本的要素之一。

最後是社群，同樣的我們可以很直覺地定義所謂共享域的社群，如能盛興本身、延伸出的小幫手與志工網絡、台南老屋再生店家的系統、菜市仔合作小農之類的。然而我認為社群下的組成原因才是關鍵之處，與能盛興氣質相近的社群組合，他們皆共同有著特殊的社會生產，這種社會生產不僅僅只是勞動和產出的關係而已，而是一種生命政治勞動，其所生產的除了物質的物件之外，更多的是抽象的語言、符號、訊息與感受，在作為「帝國」抵抗者的奇異性諸眾居於主流後，這種共享域則將走向主導地位。在共享域的政治語境下，透過生命政治勞動的語言、訊息、情緒等非物質所生產，具有主體意識的諸眾可以視為社群的集合，當我們把社群與諸眾畫上等號之後，便同意社群富有一種強奪主體性詮釋的能力，於是社群將快速去認知自身內部的奇異性質，這種奇異性的確立將會導致生命政治勞動的多樣化，進而讓共享域內部多樣化。以能盛興的狀況來說，它接納了各種奇異性的存在，在這個場域當中創造了諸眾生成的可能性，而當他提供這個場域生成諸眾後，便持續地朝下一個命題邁進，意即 Hardt&Negri(2004)自己也有提到的『問題並非是「諸眾是什麼」，而是「諸眾能變成什麼」』。在第三章的故事章節之中，我提到了許多能盛興裡面人所創造出來的故事，例如林檎將能盛興視為一種解藥、怡君的按摩中介所、藝術家的金工工作室、各個成員們的背景之類的，這些奇異性加上尚未被國家荼毒至深的身體規訓反應，形成了這些諸眾的組成，若是將能盛興作為一個擴散基地的話，那麼小幫手、菜市仔攤主、海或瘋市集、彩紅遊行、廢核活動所接觸到的人，通通有可能反過頭來創造自身在能盛興政治語境下的主體性，長成另一種諸眾的面貌，形成一種特殊的社群。

這種社群是否帶有一種新的政治想像的前提置入，當然有，前文提過，若我們將社群與諸眾視為同一件事，那麼最終的理想便會走向進步、解放以及反體制(Hardt&Negri,2009)。這是一個政治想像，就像是剛才說過的「諸眾能變成什麼」是一段動態的檢驗。諸眾的動態檢驗則指向制度，我們可以說諸眾最終的目標便是盡可能地創造共享域，用的便是日常的生命政治勞動。這些非物質勞動生產除了展現在結果論的具象活動之外，更多的是日常的作息、生活與磨

合，例如晚上的共食、下午的煮飯、週二的送菜、菜市仔的宣傳等等，這些生產後的共享域往往會回到能盛興社群成為反芻的主體，至於客體對象則多是以衝突來發生，這裡的衝突並非肢體、情緒上的衝突，而是與體制、慣習的衝突，如菜市仔宣傳或是外人剛進入的那種調適狀態。於是共享域下的制度成為一種「變成什麼樣子」的能量累積實驗，這種能量到了某種程度便會自行增殖 (self-valorization) (王行坤，2015)，然而這並不會有停止的一天，就如同能盛興般，目標在前方，持續腳踏實地地向前嘗試。

回頭檢視 Ostrom 的八項共享域準則在能盛興的檢驗狀況，Ostrom 以經濟學角度提出共享域的股份模式，所以操作方法傾向於建立一種通用普遍性，且她的共享域管理對象指向的是自然資源，與當前趨於主流的城市、文化的資源不盡相同，在文獻時已鋪陳過其理論限制。然而，她對於觀察自然共同資源被管理的歸納結果，依然有對應討論的價值。

Ostrom 首先提出的是共享域邊界問題，此條件是所有共享域最關心的議題，所以我們留待第二節專節討論。其他準則在共享域的要害分類中，幾乎可以把它們歸類為制度後的影響，能盛興某部分的制度大略與 Ostrom 的準則重疊，但另一部分的制度卻同時在挑戰準則，重疊與不重疊的制度歸納出了能盛興的自治模式，此外，此自治模式得以持續推動的基礎來自於能盛興場域裡的關係連結，也就是所謂的生命政治勞動，使得能盛興內無制度的制度成為可能。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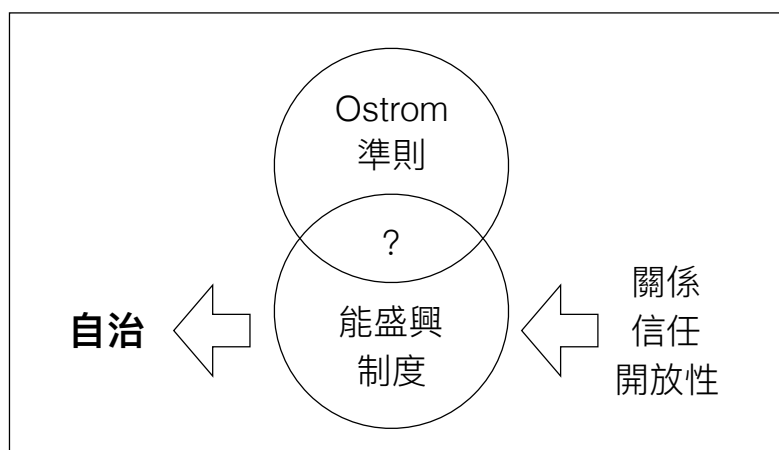


圖 4-1：制度與自治

在理解這段關係之後，再來重新看待這些準則。首先是「訂定符合當地狀況的管理規則」，能盛興的確是有訂定出符合社會與地方想像的規則，以及各種標語式的提醒，但有沒有遵守就是另一回事了。除了這些明文的規定之外，

我認為諷刺的是能盛興本身就是存在於當地狀況的縫隙之間，那這到底算不算符合當地狀況，這種結構中的巨大縫隙，來自於一種變形的都市生活，在這區域的都市生活中，也許不再雞犬相聞，但是傳統的鄰里脈絡依然存在，同時加上高齡化與中產階級的隱身，以及地理上的區隔，讓能盛興找到當地狀況的地下默契。最明顯的依舊是 46 巷的街道生活，其規則是靠結構中的裂縫和關係上的妥協慢慢建構而出，例如正對面總是坐在自己家車庫泡茶的先生，他甚至允許能盛興們在菜市仔期間聚眾在他家門口聊天。在巷弄之間的地理位置，讓能盛興可以佔領街道，當少數社區車輛經過時再起身讓過即可。當然也有與當地互動的規則結果，如固定來回收物品的隔壁小哥，以及台南老房子最為棘手的民宿合法性問題，也有一些失敗的互動，如深夜太吵被鄰居檢舉，以至於警察登門拜訪的狀況。這種符合當地狀況的規則訂定，放在能盛興的情境裡，可以理解為一種關係下的默契，不管是在能盛興成員之間，或者是作為外來適應的小幫手之間，都可以看到默契來代替規則的現象，例如郁宜提到如何與對能盛興幫助極大的工程行大哥應酬拼酒，或是小幫手如何應對需花時間處理的旅客模式，然而，將規則建基於默契之上的模態，其背後的潛台詞很難不讓人聯想到與共享域矛盾的排他後果，這部分留待本章的第二節再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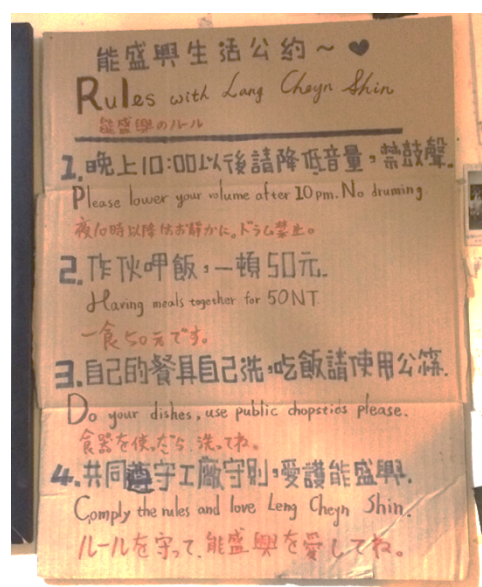


圖 4-2：能盛興生活公約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第二是「建立訂定規則的參與機制」，在這個項目中，將共享域的邊界定義在與能盛興成員之間或是與能盛興有長期互動的人。能盛興中，這種參與機制對上述歸類的那些人是全然開放的，這個機制的具體表現在深夜的開會集會上，用一種非常平等但效率極慢的方式來決定事項，小至空間是否申裝寬頻網路，大至活動的舉辦時間，多以這種互相說服、互相衝突、被頑固妥協的審議式民主來解決。但一群人生活在同空間，總是會遇到生活習慣規則難以妥協的時候，於是這種檯面上的民主模式便無法發揮效果，取而代之的是無奈的妥協或是有計畫的潛移默化，如垃圾分類、少用垃圾袋之類這種觀念式的建立，其參與機制便是碎念以及以身作則之後的身體習慣來作為協調方式，還有一種無解的觀念衝突，例如煮適當分量的食物這件事，一方是以不要浪費為最高準

則，而另一方則是傳統的以寧願多也不要餓到客人的概念作為準備原則，這種互相牴觸的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日常的規則，最好的參與機制便是衝突，當然這個衝突的有效場域依然必須回到深夜的開會集會上。



第三是「訂定的規則至少不要挑戰政府當局」，這一點與第一項的符合當地狀況有點類似，那便是在合理範圍以及縫隙之下做一些具體的表現，如策展人馬克斯提到的，他認為上方的鐵皮屋頂和平台的鐵架，這種有機的蔓延在法規上有無任何問題？能盛興的成員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用擔心啦。此外，關於這項準則，我認為可以用戰術都市主義作為比擬，這種方法意即用一種都市的手法向城市發聲，創造出真正的改變，以求達到政治或觀念上的倡議目的。就能盛興而言，則是一種進階式的都市戰術主義，他們在能盛興找到權力的裂縫，在這個裂縫之中似有若無的超越政府當局的/社會價值的界線，用較為緩和的衝撞行為來達到抵抗或是改變的倡議目標，在法規層次上如中國城之行便能重新思考佔屋以及廢墟的公共意涵、經營民宿以求反思都市計畫的荒謬、廖添丁式的劫富濟貧以伸張社會正義，在社會價值上如菜市仔的草根宣傳模式，政治價值上的如無毒菜市仔、CSA 社區協力農業計畫、路邊的野菜饗宴等等。如 Wright(2015)所提的，這是一種在社會轉型之前的共生式轉型，於國家的象限上與之合作，達到一種「訂定一種規則，在可永續經營的前提之下，盡可能地游擊式挑戰政府。」的潛規則效果。

第四項與第五項分別是監視系統與處罰方式。乍看之下 Ostrom 訂出這項準則有點荒謬，但是她所指涉的對象若是以自然資源，如漁獲、林木之類的，便需要有這些違反規則的處理機制，換言之，這些機制存在的目的在於避免有人打破規則，避免全然開放後的公有地悲劇發生，然而在能盛興，我們則須重新檢視這些規則所指向的客體為何？規則其實是在創造事件，而這些規則如前文所述是從默契而來，默契來自於時間與關係的累積，還有自動自發地創造，於是便長出如圖 4-3 的關係，左邊表示能盛興，三角形代表的是共享域，在建立關係之前，那些處罰的效用以及實質的監控作用已經被內化到個體內心的認同，這並非傅柯那種規訓式的社會控制，而是建基於情感之上的認同。於是當關成立後，便有達成默契的可能，進而走向所謂的規則，此處的規則如同前文所言，催生了創造，當有了創造之後，便能持續共享。右邊則表示當個體進入一般共享域後，若違反規則便以處罰機制使其離開共享域。具體來說林檎在當了小幫手後選擇與能盛興繼續建立關係，那麼代表他已經接受處罰與監控背後所代表的一套承諾。而 Ostrom 的處罰與監控則是發生在共享域內，若是破壞了成員間共識後的規則，只好脫離原本的共享域。差別在於一個的處罰與監控於

進入前先做了，另一個則是遇到事情才展開行動。此外，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就能盛興共享域而言，如果當某人已經在三角形範圍內，但他卻做出與能盛興核心精神或規劃背道而馳的事情時，多數時候會在內部以一種共享域的實驗價值來作為解決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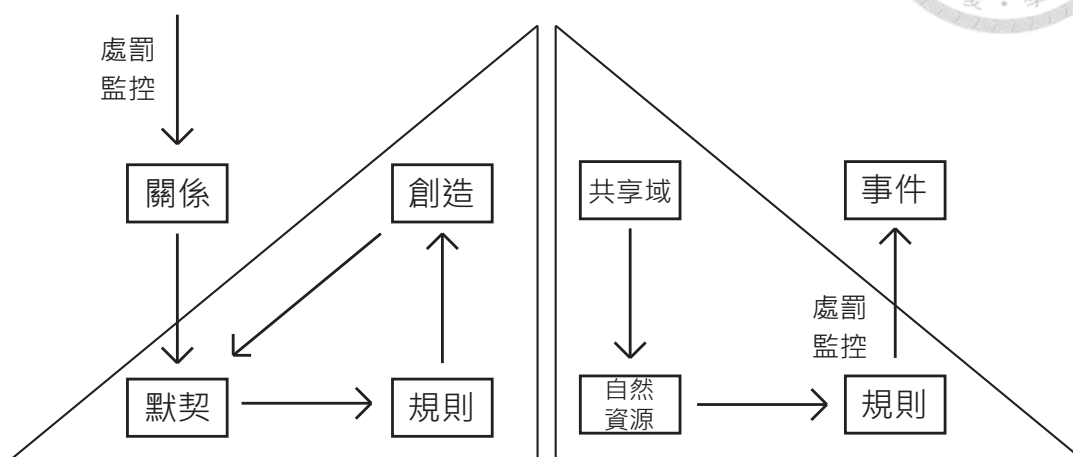


圖 4-3：處罰機制與範圍

第六項解決衝突的機制，這也許牽涉到組織內部的問題，我只能以外在觀察的方法略知一二。首先，成員間解決衝突的方式有一個標準的模範，也就是直接地說出口，尤其是 AG 更是這種方式的忠實實踐者，以下引用我在訪談時所說的（括弧為受訪者繡如）：

「我有一次看到他在罵普京，可是我覺得那個罵是很愛他的罵，就是你看他罵他，可是你會很想哭，就是我會感動到很想哭，就是，你會看到他想要很嚴厲的讓普京記住不要這樣子做事情，對。（因為這樣子做事情會造成他自己很難回復的傷害。）」

此外，能盛興在舉辦彩虹遊行時，也與台南在地組織有些誤解，起因來自於能盛興們過於單純地看待 LGBT 這個概念，只以同性戀立場，以歡樂的、嘉年華的方式包裝而出，而忽略了其中跨性別等族群、性傾向等學術議題以及受壓迫的社會議題，除了這個面向之外，同時他們也忽略了台南同志聲音的詮釋權問題，不小心搶走了台南同志的發聲權。然而，就能盛興的說法，他們很快就承認自己的失誤，並邀請其組織作為共同開會、共同舉辦的對象，順利化解這段誤解。我們可以看到，能盛興始終都是以行動力為最終的依歸，過程中也許不夠細膩，但是他們以一種不求取任何話語權的態度來舉辦這些活動，便是化解衝突的最佳前提了。Parker&Johansson(2012)認為都市共享域無可避免的

要面對城市各種意義的競逐，重點是在一番競逐過後彼此間如何展現一種跨域合作的態度，才是共享域最為重要的。

最後則是創造一種多核心的、巢式的管理機制。由於這一準則是用來解決尺度問題的，能盛興本身尺度並不大，所以適用性不高，只是我依舊試著分析，能盛興九人在起跑點相同的意義上每個人是皆是平等的，亦即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同面向的管理核心，不分輩份，只論事情的對錯，是一種絕對水平反科層的存在，就如同 Parker&Johansson(2012)在描述都市共享域的要件之一，抹除個人出頭的機會。在能盛興的共享過程中，從來不會有人指定你在其中的角色，必須自己去體認，同時這些角色並非顯性錨定的，而是處於一種既流動又心理的模糊認知。以下節錄 deede 的說法：

「我覺得我們都很清楚的看到彼此的優跟弱，就是夥伴之間，你會什麼、我會什麼、他會什麼，剛剛好中和出現在這個樣子，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我不足的地方你幫我補，你不足的地方我幫你 hold，就會變成感情很好，共患難的感覺，例如說我今天很不想社交，看到郁宜出馬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棒，如果有人不想寫企劃書的時候我就會說我願意，可以讓我寫，那種默契存在之後，任何活動下來的結果，或是別人看到的，心裡想像的我們覺得你們一定有誰做了什麼，但我們都很清楚，沒有，少一個都不行，完全就是九個人的事。」

也因為這種多核心管理的經營方式，能盛興九人平時從來不會同時出現，而是看誰有空就來照顧這個空間，畢竟每個人都尚有自己的夢想要追求，套句林檎說的，先把自己照顧好再來照顧能盛興吧！

第二節、能盛興核心價值與共享域的關係

這一節將討論上文暫時擱置的邊界問題，究竟邊界為何？若以 Ostrom 的觀點來看的話，即為自然資源的存有界線，或是土地上人文活動的範圍，行文自此讀者應該早已瞭解 Ostrom 理論的預設與缺陷。在都市空間中，問題總以一組概念來呈現，如擁有與排除、公有與私有等，共享域的意義就在打破這種二元的對立分類，找出中間模糊地帶的存在。我們可以問，定義邊界的目的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避免共有地悲劇的發生。根據經濟學不變的至理，資源有限，慾望無窮，任何全然開放的存在必然導致崩毀的結局，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後，社會以私有化作為維持制度的至尊定理，共享域最根本的目的之一便是挑戰這種百年來慣習的私有化習慣，在此抵抗情境之下，資源邊界成為反對方急需論述的戰場之一。多數對於共享域邊界的論述都停留在模糊的、不要非黑即白的、協商的、動態的光譜系統，意義的留白可說是共享域論述中的最高準則，於是邊界定義工作便成為各種實務下的實驗結果。在意義留白的前提下，邊界的形塑過程勢必是協商的、建立關係的，而邊界也並非只能是空間的、規則的、身體的，全然視共享本身如何長成。

能盛興作為一種共享域，其邊界與自身的核心價值有絕對的關係，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核心價值形塑出能盛興共享的邊界，定義出的邊界又反過頭來深化能盛興的核心價值。我們先來檢視非能盛興成員認為能盛興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這裡列舉四種說法：

- 伍陸，小幫手：他們很…他們很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裡，然後他們一直在堅持做自己覺的對的事情。
- 伶儒，小幫手：就是把理念活出來吧。（什麼理念）我覺得它的理念就是包容吧。
- 小幫手：不夠激進，本來以為可以觀察到他們如何實踐自己提出的議題深度，如公益環保之類的，但是根本沒有看到。以為這會是一個充滿對話的地方，但是根本沒發生，這裡缺乏有意義的對話。他們總是以環保、性別為號召，但我總覺得他們離土地很遠。
- 馬克斯，藝術村策展人：健康與快樂，他們不喜歡花時間在處理負能量的情緒上面，會用最…最經濟的方式把它疏通掉。
- 大可，附近店家：他們就是做，跟土地、環境、人群有關的事，例如反核遊行、同志遊行、小農市集、淨灘阿，然後過他們想過的生活方式。

這些說法有可能會因為接近能盛興的時間不同而產生某一時間的月暈現象，畢竟每個時段的能盛興所處理的事件不盡相同，例如我第一次去是在他們辦完彩虹遊行之後，過年之前，所以事件性並不強，取而代之的是遊晃式的日常，第二次來雖然沒有遇到大型活動，但至少看到他們持續積累能量的過程。簡單來說，這些核心理念在許多其他的組織皆有實踐的案例，能盛興並非唯一獨特的，然而當我們檢視能盛興成員以及其朋友對於核心價值的說法後，便明顯地浮現差異，那種差異可以由最直觀地、簡單地來分類或解釋，即為在能盛興的時間長短，當然這非必然，但卻是必要條件之一。以下是他們對於能盛興核心價值的理解：

- 普京：應該是把我們聯繫起來的這一份情感跟這一個我們大家都一直在堅持的理念。
- yo：就是這個緣份和這個情感。
- deede：共同生活，互相配合、幫助。真誠跟真實。什麼都是以顧及自身、他人、土地、水、健康為出發點去思考，去感覺，這裡比較多感覺，沒什麼思考。
- 郁宜：我覺得就是家人的情感吧。就因為是家人的這種情感，所以不管誰做錯事情，大家也會拿出來講，有時候也會吵架，講不好聽的話，可是如果你自己去面對了，那其實（如果）是家人的話，他對你是會包容的，會原諒、會包容。
- 繡如：他們就是用人跟人織起來的網路去組成家庭，而這個家的定義並不是傳統的家的定義，他們比較多的東西是共同承擔一件事情。
- 林檎：我覺得是家吧，還有就是很真實，就是不夠真實的大家都在學習更真實，不論是面對別人或自己，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很真實的去面對別人，面對自己，這都是很難的一件事。



圖 4-4：成員們的餐具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此處很明顯與前文不同的地方是，對於長時間在能盛興生活的人而言，核心價值轉變為情感性的連結，並把彼此視為家人，重視關係的存在。以關係作為能盛興的核心價值，才有接下來的那些理念型的活動和生活方式出現，至於

他們如何建立這層關係，在前文皆已略為提及。我們暫且將能盛興成員和這個空間視為一個家，這群人在家裡面用彼此認同的方式生活著，亦即他們存在的目的從來都不是要提倡某種特定的議題，要去論述任何社會現象，單純就只是將生活落實在自身相關的實踐上，這些實踐之後的外溢現象，我們甚至可以將其視為一種不經意的外部效果，在某種程度上生產社會意義的再結構，只是最終有利對象當然是能盛興內部的生活與關係。

我們可以說能盛興的邊界最關鍵的即為如家人般的強烈情感，以一種抽象的、心理層次的狀態存在，並從中衍伸許多空間氣質與意義，然而，這種邊界不免讓落入 common inside, private outside 的質疑裡，如果不是屬於能盛興群體的一部份，那對人們來說，能盛興只是一個瘋狂、反體制的私人存在而已。我們把這種關係型邊界放回共享域討論邊界的理論辯證上，在設定邊界的過程中，勢必遭遇排除的情況，但是當你成為我群之後，這種邊界卻又成為一種認同的象徵，該如何處理排除與認同之間的矛盾邏輯，能盛興在不自覺的狀態之下其實一直有在注意這一點，他們採取開放的態度，來為邊界創造能夠進出的孔洞，那層邊界並非線性的、封閉的一跨即過，而是像一層厚的海綿一樣，要穿過海綿需要時間的前進、需要撥開路途中的孔隙，有人在其中感覺十分柔軟舒服，有人則厭惡其接近身體的黏膩和不安感，但它永遠向所有人開放，就 Stavrides(2015)的理論而言，這層海綿即為他說的闖限區，關於闖限區，我們下一節會再詳細討論。剛提到強烈的關係情感造成強烈的認同，同時也對比出了排除，他們試圖用開放的態度來化解，認同在前文中已多有敘述，我們將重點擺在排除與開放。

從制度來看，能盛興的制度所指向的並不是排除，而是開放，之所以產生排除效果，全然是心理機制和社會價值造成的，我們先來定義排除的對象，小幫手、志工、旅客、鄰居與一般大眾。在小幫手的部分，我自己的心理狀況在前一章已有提過，其他小幫手有的則是認為這裡是一個與自身原本生活方式差很多的地方，需要花一些時間融合他們，有的則是認為他們九人有一種強烈的我群氣場，以至於他只想依附在另一名小幫手下與他們互動，甚至林檎在剛來的時候，那種不安想逃跑的感覺也十分強烈。以下節錄某一位小幫手的訪談：

「就是我在想說，我有時候我自己會想說，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沒有辦法理解它們，又或者是，就是，我覺得也有可能很像自己給自己先設定一個，就是…（門檻？）對！我就覺得我怕我，就是我

也會想了解什麼，可是我就會很怕我不知不覺當中會不會就是（傷害他們？），因為對事情的理解不太一樣。」

某一位曾參加過彩虹遊行的志工也跟我分享，當了志工之後，他也是過一段時間來能盛興才會覺得自在，那個自在是來自於他發現能盛興不僅僅只是成員們存在的空間而已，能盛興的小幫手對來說也是一道不同且有趣的風景，所以才化解了那份不安，他還曾經將能盛興成員戲稱為「the NINE」，意指那是一種較為核心的、組織性極強的強烈凝聚力團體。藝術村某些藝術家來到能盛興時，認為能盛興是一個滿載空間意義的地方，要如何在此個人特質強烈的地方找出自己適當的藝術論述，覺得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策展人馬克斯則認為，他因為工作來到能盛興，所以需要忍受空間意義磨合的不習慣，甚至要處理從中衍伸的焦慮感。

能盛興價值的具體表現也創造了一些不至於是排除的篩選機制，例如說對來這裡的遊客而言，他們將無法經歷以往習慣的那種老屋經驗，甚至是任何消費空間的經驗，在攫取不到習慣的認知路徑後，便會手足無措。此刻若是擺出一個一般認知熟悉的標的，旅客自然地就會朝向那個方向，例如說冊店等等，像是某個附近的店家老闆在向客人介紹能盛興時，他是這樣講的：

「我說的中中的，讓他們親自去感受，但我有去幫他打預防針，說他們雖然看起來很奇怪但都可以逛逛，一二樓都可以逛，也都可以跟他們說話。（還要特別強調可以跟他們說話喔？）要阿，因為有的人不敢。因為要有東西給人家看，如果看起來藝術品又不像藝術品會覺得……（很像走到別人家裡去啦。）會有這是別人家還是這是藝廊？他就會一直想要用一種他習慣的東西去定義他。後來找不到要怎麼定義就快走，走去二樓還有書店，還有住的。還有看到牙膏牙刷哈哈。」

能盛興的成員也樂於見到這種狀況，deedee 說：

「客人走進來他不知道要幹嘛，要坐哪，要跟誰講話，對我自己來說我是一直覺得這樣就對了，如果你進來有這樣的想法，那就表示你有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店，你不是來消費的，並沒有一定的目的性，並不需要被招呼，可能會有人過去說，「你好阿，你需要什麼」，但我們還是傾向你自己來，自己走。」

上述這些都是在能盛興的關係邊界之下所創造出來的排除狀況，前文有提到這種排除可以分為兩種層次，第一種是關係認同的我群門檻，第二是能盛興我群的個人特質和價值混合之後的一種扞格氛圍，基本上兩者沒有先後的順序關係，單就個人是如何去適應，就我而言，則是先打進我群認同之後，那種社會扞格感才自然消逝，正如前文提過的，先有認同才有解放。其實能盛興自己也有看到這個排除狀況，

「我覺得很難過阿。這絕對不會是我們想要的，因為團結是團結，但應該是永遠被融入，這個家不會說這個家就是只要幾個人，要不斷的在長大，一直沒有被設限。」 ---deedee

「我也有聽過這種，我也有聽朋友跟我說過像這樣子的感覺。我自己也有在想這件事情，然後也有在檢討，想說是不是我們對來的人可能不夠親切或是不夠關心。」 -----郁宜

這種排除狀況其實就是來自於能盛興創立的關係邊界，而關係邊界又是能盛興核心價值的產物，不可能移除。所以我發現能盛興存在一種奇妙的開放性，利用這種開放性來增加進入邊界的機會，亦即那個作為邊界緩衝的閾限區海綿，其實都藏有各種樣態的入口讓有意識到的人得以進入，最明顯也最常見的便是每個晚上的共食晚餐，共食晚餐歡迎任何人加入，如此一來便創造了一個接近能盛興的機會，圓桌式的共食晚餐連結到的是家庭般的日常聚會，在傳統社會中，若是自己被邀請至人家家裡一起晚餐的話，無疑中帶有某種意義上的認可，只要有了關係上認可，排除便會少一點。在餐桌上同時也能象徵性的推廣能盛興的食農理念，於能盛興或是一起吃飯的旅客而言，都是一種象徵性極強的儀式。再者是活動，能盛興對外徵求許多小幫手，對小幫手來說海綿的入口有一種社會主流的吸力，近幾年來在台灣大學生間廣為流行去民宿當小幫手的風氣，當這些小幫手選擇來到能盛興後，便是一連串不可逆的進入過程，若是能撐到最後，對能盛興來說這便是某種開放後的篩選過程。還有各樣活動的志工，如海或、廢核以及彩虹遊行，這些都凝聚了許多能盛興的熟面孔，當然還有菜市仔，那些攤主和來參觀的人，最後還有來過夜的朋友等等。要記住，這些都是能盛興們所在海綿上所創造的入口，能不能真正跨過這道邊界還需要關係以及時間的檢驗。能盛興不管在海綿外圍或是在邊界內部，本質上都是一種極為自由的存在，唯一的要素只是人們要如何利用這個絕對自由的空間而已。就如同繡如說的：



「在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事情是你自己找出來的，事情是你自己創出來的，事情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所以我，如果我沒有找到一個我可以在這裡做的事情，那就是進入的門檻。不做事的人在這裡其實只是一個游移的狀態，這就是門檻。」

不可諱言的，討論這麼多共享域邊界的問題，最終就是為了找出「公有地悲劇」的解法，另外它的反向「共享域合謀」也必須同時被列入考慮，避免發生。鄒崇銘（2015）提到「公有地悲劇」就是開放後所造成的擁塞結果，而「共享域合謀」則是圈定後的秩序現象。在文獻中即有提過許多學者已經提出解決「公有地悲劇」的方法，Boiller(2014)認為可以透過邊界的劃定、Ostrom(2000)則依舊相信他那套八項準則、Harvey(2012)則更果決地認為那是在不同政治語境上的爭論，並無意義。在能盛興的案例中，即使他自始自終呈現一種永遠對外開放的狀態，但要跨過共享域的邊界則需要時間的累積、關係的建立、自身價值的重整等等，一連串在海綿裡面東鑽西竄的過程，自然而然可已篩選一些搭便車的人們，避免能盛興出現擁擠的狀態，讓能盛興真正走向所共享域，另一方面，由能盛興舉辦的花蓮海或瘋市集，這幾年便有過度開放進而造成擁擠的情況發生，並且慢慢削弱自身的能動主體性，漸為民眾所客體化。而在「共享域合謀」的部分，對能盛興而言，封閉自己沒有絕對的好處，能盛興的共享域是來自於資源、社群與制度的共同存在，若是能盛興將任何一個要素鎖死，便絕對無法再依目前的模式持續下去。此外，「共享域合謀」最關鍵的是制度建立後的僵化結果，而能盛興最明顯的價值即是有機成長，便是事件創造制度，以及無制度的制度，他們根本不會寫死任何規則，那些規則都是默契所磨合出來的，而他們的默契又是建立在情感關係之上，所以成員或是相關朋友都能藉由進入關係來調整制度，讓能盛興以一種摸索嘗試的有機狀態前進。最後，能盛興的共享核心概念可以圖 4-5 來理解，共享域最終的意義並不在追求進入最中心的核心地帶，而是在維持過程這段動態的實驗和方法，並且充滿差異的空間中，找到共享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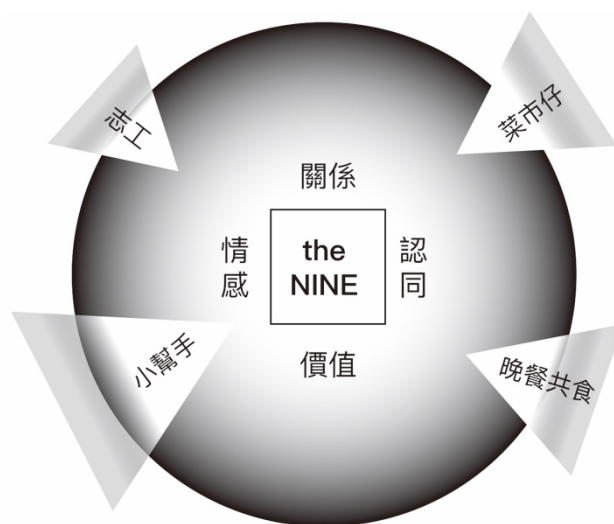


圖 4-5：能盛興核心價值與共享域的關係

第三節、從能盛興閾限區看共享域的意義



「空間作為為 threshold (space as threshold) 不僅具有一種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更像是一種病毒(virus-like)的存在，它在城市再適(re-appropriate)為共享域的過程中，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Stavrídes, 2016)

在常用的翻譯中，threshold直覺地被翻成「門檻」，然而門檻的界線感太重，若在本研究的行文當中以門檻一詞作為翻譯的話，其實與threshold的概念是有差距的，Stavrídes之所以會提出threshold的概念，是借用人類學家Victor Turner在部落所觀察的現象而衍伸而出，所以下我採用人類學領域中的翻譯³⁹，加上地理的空間意涵，將threshold譯為「閾限區」。Victor Turner在部落田野時，閾限是在兩個階段之間懸而未決的狀態，個體在混沌之後進而得到自己以及部落存在的證實。Stavrídes(2016)提出閾限區目的在於解放都市圈地的狀況，將都市圈地的邊界以一種模糊的方式打開，在內外之間、公私之間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文獻中有提到，它同時可以是出口與入口，與其說它生產分開，不如說它創造連結，不僅給予在閾限區活動的人們行為上的意義，甚至延伸了、再意義化了他們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為。

放在能盛興的狀況之下，前一章所述那層作為模糊邊界的海綿就具有閾限區的意義，能盛興的閾限區沒有具體邊界，沒有明文定義，端看個人如何在其中使用以及被使用，根據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和社會價值的固著方式皆有不同。能盛興背後有一套自己的價值體系運作著，我們可以將這套價值體系對應在主流社會的各種領域，廣泛地來說便是政治立場的不同，Turner的閾限分割是以年齡為界的成長階段，一種不可逆的選擇，而能盛興的閾限分割的則是價值，不同的是能盛興方的價值並非可觸之物，可定義之事，亦即不會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跨過閾限變成我群，且這種跨越是可逆的，有所選擇的。有兩個階段、兩種價值、兩段體系，其中有中介的物質或空間，自然會形成進入與離開的現象，其中的重點是，哪個方向是入口，而何方又是出口，就我而言，甫進入能盛興時，那個空間對我來說是種邀請，邀請我進入體驗生活看見價值，此時外界與能盛興間的連結便是入口，在這個狀態下，身體的離開即為走向出口。當時間一久，我再次進入能盛興時，卻覺自己在閾限區被再製了，能盛興與外界的連結之於我而言，忽然間轉化為出口，一種離開的宣告，再製成何種樣貌無人能

³⁹人類學界較常用是 liminality，threshold 的拉丁文，中文學界翻譯為閾限期。

說分明，甚至連自己也尚在迷霧中摸索，但是卻知道某個道路上似乎有入口，而既然選擇離開，那就勢必要走向進入，便往那方向前進。

在閾限區裡的再製究竟為何？在第三章的所有故事對我來說便是一次一次的再製，在這個過程中將分開轉化為連結，在邊界中創造開放。就如同能盛興在作為關係邊界的海綿上，開啟許多三角形的連結事件一樣，他讓跨越得以實現，讓許多新進者可以進到此閾限區裡，展開再製的生產。閾限期通常就如同海綿一樣，呈現一種多孔的/孔隙(porous)的存在，這種多孔原本被用在行為與建築互相滲透的影響，然後更被延伸到行為與都市的關係，透過一連串鬆化(loosen)嚴格的或暫時的社會空間規則，如邊走邊吃、在街角睡午覺等，(Stavrídes,2007)閾限區讓這些行為得以發生，孔隙作為通道，成為連結的象徵。能盛興的價值可以藉由街道、宣傳、生產自然地衝入社會，反之亦然。更細緻的來看，在部落裡若要通過空白的閾限階段，便要進行特定儀式，亦即透過各式的象徵及其後的暗喻來作為實質的改變，這種現象在各種機構裡面常會出現，社會建構了許多社會空間性的巧妙存在，用象徵地或具體影響地模式讓某人知道自己正在經歷「通過」或是「連結」，雖然說在共享域的共識之下應該走向一種平等且共同社會(Stavrídes,2016)，然而若非細緻的操作，這種模式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傅柯的模範化身體規訓。跟規訓後所欲生產的馴服個體、有用的身體，不同的是，能盛興並不期待儀式後的生產，亦即儀式後的暗喻往往是不可預期的。例如說，當我在當小幫手一段時間過後，在廚房幫忙煮飯作為一種儀式，而這儀式並非一塊完整的鐵塊，是由各種互動和衝突組成，某次當我要倒掉我以為不再新鮮的食物，或是挑掉看起來根本不能吃的蔬菜時，我突然有種「通過」的感覺，亦即我不再認為這些食物需要倒掉，而是開始想它的下段旅程，能盛興中沒有任何人試圖把你打造成任何模樣，有的都是那一瞬的靈光罷了。對人們來說，在這種跨越公與私，或是在既有價值間游移的模糊地帶發生事件，將帶來一種全新的非熟悉的感知，這是一種對自身、對城市的解放(Stevens,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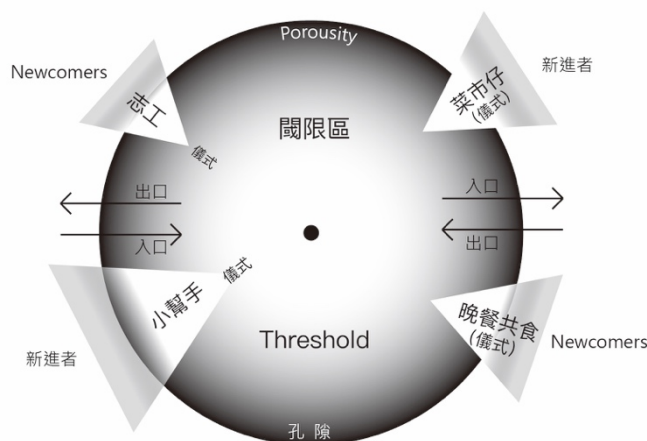


圖 4-6：能盛興閾限區示意圖

不管是關係邊界下的海綿或是作為「在其中」(in-between)的闕限區，其最終的理想是一種抵抗社會價值的反叛，這種反叛以緩慢、持續、溫和、有機的狀態游擊地存在，企求走向可預的烏托邦想像，另外我們可以發現，這段走向烏托邦想像的過程真實地存在於現實社會中，亦即共享域之下的能盛興，與傅柯所言的「異質空間」⁴⁰(heterotopia)即為相似，當然這裡不會果斷地將異質空間和共享域畫上等號，只是利用能盛興的案例，嘗試在共享域中找出更多實驗性的特質。簡單來說，共享中的能盛興是一面鏡子，透過能盛興讓個體獲得看見自我的能力，藉由自我在能盛興中，也就是在鏡子與現實的交界之處，看到現實中自我的缺席，這個缺席來自於自身透過虛象的真實認識，然而那個真實認識卻又是實在的真實狀況。在能盛興中，那種現實生活中的缺席轉化為一種赤裸的存在，在其中所有的一切皆是以「做」為最高準則，唯有透過真實的生產才能避免資本社會在期待的再生產，換言之，在能盛興外，個體全然是再生產後的工廠產物，於是在能盛興內部我看到自身褪去再生產包裝後的赤裸模樣，此外當我離開能盛興後，我是否不再赤裸，是否不再缺席，則端看異質空間翻轉的程度，意即真實在何方？真實若來至於既有價值的拋棄，那麼赤裸便是真實，再生產則為虛象，反之亦然。異質空間有幾項原則，以下則選取與能盛興相關討論(Foucault,2002:405-408)。

- 異質空間可以在一單獨地點中，並列數個彼此矛盾的空間與基地

在能盛興的共享域範圍下，每個空間都多少含有烏托邦的期待特質，也就是說每個空間都含有一種虛象美好意涵，例如廚房，它作為一處自我生產的製造中心，在都市中建立具有土地的、傳統的飲食方式和關係，試圖將其轉化為一個可預的真實，事實上他們也做到了。還有46巷，在上面發生的活動就不多說，這裡異質空間鏡子效果展現在與對面泡茶阿公身上，對泡茶阿公而言，對面的人在進行一種他陌生的實驗，全然虛象的場境，而對能盛興而言，對面的泡茶阿公是否才是這裡的真實，兩方透過46巷形成互相對話的場域，也就是一面鏡子。

- 異質空間通常與時間之片刻相關，即為異質時間(heterochronies)展開

傅柯(2002)認為當人們達到傳統時間的絕對劃分之時，差異時間便會強烈地展開作用，他舉了墓園作為經典的案例。在能盛興中，最典型的案例即為老房子空間的存在與其意義再現，能盛興在一個即將無限累積時間的地點生成，試圖將過往的味道、形式、品味以再現空間的方式安放在一處，能盛興本身的

⁴⁰ 參考資料原文中，中文譯為「差異地方」。本研究則依習慣譯為「異質空間」。

與節慶式的異質空間⁴¹再將其放入空間性的永恆異質時間，便成為一種永恆的異質空間。這部分將在本章第五節有更多討論，此處暫時聚焦在空間上邊界/閾限區的討論。

- 異質空間經常預設一個開關系統，以隔離或使他們變成可以進入。

這項特徵與共享域的邊界預設十分接近，傅柯以汽車旅館作為案例，在理性層次上，那是一個必須被已婚男人隔離地方，然而其空間配置卻讓已婚男人有開車接近的可能。如同上文提過的，圍塑能盛興邊界的要素並非物理空間上的，而是心理層次上的，於是這個空間處於一種看似開放卻具有隔離效果的狀態，而開關則在於能盛興所設計的那些事件以及本身的開放空間。任何人都能去汽車旅館，它向任何人開放，隔離機制來自於世俗以及道德的心理因素，能盛興的隔離則在於主體認同而導致客體在心理上產生排除和不安的情緒，汽車旅館的開關是空間設計和情慾驅使，而能盛興的開關則是事件的外散和社會進步價值的擴張，這裡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開去汽車旅館的車，之於能盛興會是什麼？資本，要去汽車旅館必須要有一定的金錢資本，進入能盛興卻全然不需要，甚至還能在能盛興取得社會資本⁴²，讓自己有能力操控開關。

能盛興所建立的閾限區，讓每個人藉由孔隙「通過」其中，以形塑自我定義的補償性異質空間。所謂的補償性異質空間是一個完美的、安排好的、預期的真實空間，用以對比我們處境的混亂、沉淪與陰暗，當人們走進閾限區，朝向能盛興的中心前進時，便開始持續感知、認知空間的失序、自由與解放，經由個人不同的理解而產出，用以對比現實世界的秩序、束縛與壓迫，期待讓這個在其他地點之外的空間能回到真實地點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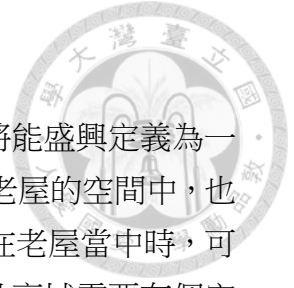
在前文中有提到閾限區裡的儀式所欲生產的個體為何，透過各種暗喻和象徵來達到同質的目的。接著我們來更細緻的討論在能盛興中，是如何定義這些象徵和儀式，設計這些潛性規範準則的權力來自於何處。傅柯認為權力來自於四面八方，從無數的點上行使，與馬克思那種由上而下，劃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分法不同，馬克思認為權力是被壓抑的，所有的權力都出自於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的生產籌碼，只能起身反抗，傅柯認為權力並非中心的，而是所有點狀毛細管的終點，亦即微觀的物理學，其中傅柯提到向上分析法(an ascending analysis of power)，從個體的最終集合來思考為何個體願意投

⁴¹ 如菜市仔的宣傳、花蓮的海或瘋市集等

⁴² 策展人馬克斯在訪談中提到，他來能盛興能獲得許多社會資本轉化的能量，交換的能量。

資、佔領、轉化、取代給具有宰制功能的權力（姚人多，2002）。我們可以說，權力的行使是來自於機制後的控制、規訓的過程，亦即程序與程序後產出都是權力毛細的來源之一。傅柯舉兒童的性慾為例，人們創造機制以便壓抑兒童性慾，如此便能生產教育機構、父母和公共衛生當局的利益。就能盛興而言，他們以一種沒有要創造什麼的展現來作為外界理解的第一步，於是有了一種不要得出什麼的機制/儀式，這個儀式的最終的權力走向，來自於所有人毛細後的集合，這些集合證明了權力並非少數人所佔有、所支配的，而是透過某部分人對於渴望的缺少，所以臣服於這種集合（姚人多，2002）。此處用臣服也許會造成負向的誤解，我們多以缺少一詞來作為理解，這些儀式背後是價值與認同，進入闖限區的人認同了儀式背後的價值觀點，進而成為儀式後的產品，亦即個體再投資了、再賦予了儀式能量，造成一種流動的權力現象。這裡的程序/儀式和程序後的產出/人們，最終的權力指向對象不在於個人，而是回到能盛興這個共享域，因為沒有人會在這個機制下取得任何利益，若以利益為權力流向的話，那便是能盛興共享過程本身了。

然而，權力的製造關鍵在於儀式/機制背後的價值，若是仔細再萃取這些價值，除了前文提過的之外，我認為能盛興有一種「非知識」的價值取向，傅柯認為「知識」被鑲嵌在機制裡面，如地圖、統計、規劃等等，用以規訓個體，但有趣的是，「非知識」在已被「知識」長久馴化的社會裡面，反而成為製造權力來源的工具，所以目前我們看到能盛興的權力行使核心為「非知識」以及「缺少」。針對這種狀況，傅柯認為檢視權力必須從權力關係下手，而非機構的賦予，以避免只討論機構的功能、從機構的制度或人找權力起源、甚至只單純地談制度（姚人多，2002），以能盛興的狀況來說，討論機構本身就是件荒謬的事情，之所以會形成上述那些權力行使核心，主要是來自於能盛興創造了一種外界所缺乏的權力關係縫隙，在縫隙過程中，同時也是闖限區裡，還能看到權力的區隔體系，馬克思的鬥爭模式讓我們認為權力就是資產/工人或是國家/市民二分的奪取過程，在能盛興共享域中，行動者總是處於變動的狀態，所以權力關係會持續變動，而人們在本身保有能動性的前提之下，期待在這種縫隙中看到不穩定後的共同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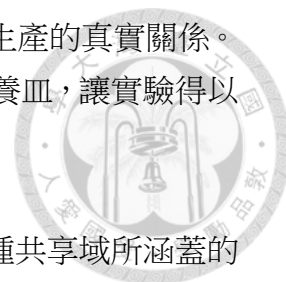
第四節、依附於老屋的共享域狀態

能盛興存在於老屋當中，而在本文的討論脈絡裡，我們也將能盛興定義為一共享域，那麼究竟老屋與共享域之間的關係為何呢？在許多非老屋的空間中，也有許多共享域持續地出現與發生，換言之，當今天共享域發生在老屋當中時，可以產生什麼與其他空間不同的效果和影響？此外，我們常認為共享域需要有個空間容器已產生社會關係，即我們正探討的在老屋的共享域(the commons in the old house)，然而，有沒有可能將老屋視為一種關係和狀態，將空間與關係的定義翻轉而成在共享域的老屋們(the old house in the commons)，若有，那將會是以什麼形式表現？

首先，就在發生在老屋的共享域而言，若是去除掉在其中產生的事件與關係的話，老屋的共享域本質為何？過去研究台南老屋的文獻中，多半將老屋視為一個載體，透過這個載體來承載城市的記憶、發動前進的可能，或是作為設計意義上的討論，如林雅君(2012)整理出的空間改造策略和社會影響意義，林青青(2012)以創意城市的觀點來分析之，蔡穎青(2012)整理出老屋經營者的看法，方思文(2015)以關係美學的方法歸納出台南老屋運動的脈絡以及蔡宜珊(2016)用再生的角度來討論正興街的老屋興起。這些討論大多聚焦在載體所延伸出來的社會意義，或是空間容器中所發生的社會關係，而缺乏對於老屋，也就是容器本身存在的分析，這對於在老屋中的共享域而言，才是真正關鍵之處。

共享域的動態過程即為共享(commoning)，而共享一個永遠沒有盡頭過程，只能透過不斷的嘗試來逼近，亦即共享域本身就存有一種實驗的宿命，台南的老屋則是在此階段下提供實驗發生的最佳培養皿所在。前文中有提過，在老屋風潮尚未被全面燃起時，老屋其實就是一棟棟產權複雜，難以使用、剩餘價值極低的建築物而已，所以對許多實驗性的實踐者來說，台南的老屋是一個可以負擔的租金範圍，讓他們只需花費少許精力便能達到收支平衡，其餘的心力則可用在更多嘗試性的活動，好創造出更多共享的路徑與可能。就能盛興而言，目前他們約以每坪 200 元承租這個空間，若是他們沒有建立在一個相對可負擔的租金上，根本無法以當前的模式存在，無法緩慢地摸索路線方向，無法總是以情感為號召，而是需要走向一種效率化的管理樣態，跟一般商業空間就沒什麼兩樣了。然而，面對台南老屋持續高漲的風潮，便宜租金的條件似乎不再那麼理所當然，也就是這樣一個脆弱的平衡，讓能盛興們始終有著繼續向前進的開拓精神，換言之，他們在合約尚未到期之時，已經著手在準備找尋下一個能共同生活的空間，而這個空間不再只是生產關係、生產生活，而是更接近土地的生產，他們建立了一套別於體

制的非物質生產系統，隨後便會帶著這套系統，重新找回物質生產的真實關係。實驗總是需要發生於培養皿中，正常條件下的老屋就是這個培養皿，讓實驗得以發生。



此外，老屋作為所謂的歷史空間，某種程度而言它具有一種共享域所涵蓋的抵抗能量，當他佔據在歷史的高度時，便具有詮釋意義的權力。Zukin(2012)提出的純正性觀點，便可作為台南老屋詮釋意義的一個武器，阻擋縉紳化失控地發生，當紐約的蘇活區在邁向終點文化(destination culture)之前，是一個充滿空間趣味、生活氣息、藝術家雲集的地方，然而當人們開始看到這種狀況，該區的純正性成為最佳的吸引人工具，此後商業藝術家進駐、小型商場進駐、縉紳化過程開展，最終大型連鎖商家將整區域的純正性打包複製，搶走最原始的真實性風格。放回台南的案例，例如北門路與青年路所夾的萬昌街、衛民街區塊，在過去幾年間，以波哥飲料店為圓心，周圍一直是自營商家與風格小店聚集之處，可是在這三年，許多大型連鎖的服飾店進駐，甚至有建案大打周圍風格的廣告，也有部落客以台南小天母形容之⁴³，除了波哥依然存在之外，許多過去的小型商店皆已離開。然而當我看到類似的狀況發生在過去海安路的藍曬圖⁴⁴，或是目前西市場旁的國華街小吃棚架⁴⁵，便有大量的文章出現用以捍衛既有的歷史風格，讓既有的條件能持續存在，保有地區或空間的純正性。而能盛興所在的信義街街區，就第二章所述，已有深厚的歷史條件和人文聚集，相較於兌悅門一側的信義街西側，能盛興東側的信義街則更有意識地透過老屋而製造共享域聚集，用來作為一種抵抗的力量。

接著，我們來討論另一種形式，在共享域中的老屋。此處不同的是，這裡強調的並非一個實體空間，是一種概念，而這種概念該如何以老屋的模式再現出來，便是我們試圖找出的。龔書章（2014）曾經引用王增榮的「存而不論」來描述台北機場的存在，亦即，面對老屋，我們可以就此正視它存在的事實，但是別急著去定義他，透過時間向度的積累，讓老屋自然散發其場所精神和時間向度，透過不去定義，品味其被激發的本質。共享域最忌諱的也是明確的定義，就如前文曾經提過的，它是一段闕限區，在這段闕限區中，任何事情都有發生的可能，唯有當我們正式且認真的討論這段闕限區之後，才有辦法看到其背後激發出的本質，或是機遇出更多實驗的機會。近年的老屋運動，許多經營者迫於現實，所以需要

⁴³ 痞客邦部落格：享受生活不無聊。規小孫/台南小天母：萬昌街、衛民街、南方公園。
取自：<http://goo.gl/V4PdI9>。（瀏覽日期2016/7/6）

⁴⁴ 潘信榮（2014/3/8）「台南藍曬圖的死與生」。獨立評論@天下，取自：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087>。（瀏覽日期 2016/7/6）

⁴⁵ 劉婉君（2016/4/9）「國華街露店將拆 攤商搶救大菜市」。自由電子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77415>。（瀏覽日期 2016/7/6）

一明確的盈利模式或是特定定位來轉動整個老屋的邏輯和社會期待，或是官方單位的歷史建築保存方式，都是急於定義再利用選項，否則就是無效率的利用。然而，若是將老屋擺在共享域的語境之下，這個存而不論將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不再是刻意的，不再是有目標的，當然這於現代社會中是極為罕見的想法與事實，以台南正興街老屋群聚為例，他們賦予街區大量的生命力，舉辦活動、發行刊物、促進整體街區繁榮，成功地引進某種樣態的老屋話語權，但也同時錨定了老屋的利用想像，確立了傳統的政治語彙。我曾經與某個老屋經營者聊天時，他甚至還覺得正興街的方向性不足，需要有更明確的目標，否則有如逆水行舟，停滯、後退於現況。

此外，若是我們把共享域視為一種環境，那麼前文曾經提過的，能盛興所在之處的信義街，可以說是一處都市鄉村的存在，他到處皆為結構間的縫隙，在所有二元的定義之下突破限制的封鎖，硬是找出蹦發的機會，換言之，信義街是一個邊界模糊的地方，這與無疑是共享域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就是因為邊界模糊，結構充滿縫隙，讓這裡的「游擊行為」不再只是游擊，而是一種「暫況」長遠化的表現（侯志仁&連振佑，2016）。不管是存而不論或是模糊邊界所導致的游擊定著，都是環境所形塑的一種空間氛圍，這種空間氛圍可以生產、孕育各式不同的實驗模式，如果裝載這些活動意義的容器為老屋的話，那便能搭載上老屋本身被生產的符號，創造更具批判與實驗的老屋共享域。

前文中，老屋和共享域互為主客體，這個主客體能夠在意義上互換，並且展現不同位置上的意義。只是這種模糊的邊界最終還是會遇到衝突，而我們要討論的則是該如何理解衝突，能盛興本身是一個實驗性質強，個性較為基進的存在，而正好又身處在一個傳統的鄰里社區中，雖然說在這裡將能盛興所處的社區定義為傳統，似乎與自己之前的觀點有點矛盾，但此處要特別強調的是，若要在老舊鄰里社區作出所謂的成績，往往皆必須從在地著手，而這個在地背後指涉的是一連串的地方形塑以及社區凝聚，甚至連結以社區營造為基底概念的「做社區」方法，於是問題的衝突點就漸漸浮現，位於傳統鄰里老屋內的能盛興，如何在自身的基進實驗中，處理一般社會所期待的「做社區」？或者說，在能盛興選擇實踐路線的同時，為何不處理一般組織直覺想得到的在地議題呢？

社區與社群二字，兩字的英文皆為 community，其中社群還是共享域三大要素的其中之一，且在許多討論共享域的書也都將社群(communitiy)視為一個重要的面向(Bollier, 2014; Stavrides, 2016)。不過台灣多用社區來指涉 community 一詞，劉立偉（2008）指出，這種混用緣於台灣在引進社區營造模式時，社區一詞的慣用

使其固著在某一個地理範圍中，漸漸失去社群，也就是議題相近而聚集的概念，進而讓社區的想像逐漸單一成在地認同一項。可是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又將社區營造界定於在國家體制與家庭之間的社會團體，這種社會團體被法制化為社區發展協會，又轉而變成議題性而聚集的社群組織，這種社群性的地域提倡，作為政府宣揚社區總體營造時，不啻為一種彈性的政策管道，透過各種活動和組織，重塑身體尺度的地方感來建立台灣的國族認同（黃麗玲，1995；劉立偉，2008）。此時的社區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生命共享域」論述，這種文化型的建設最終依然指向解決國家危機以及重建國家意識（黃麗玲，1995），延伸到現在，則開始以小尺度的方式重構地方認同，面對的不再是國家危機，而是提倡許久的一種台灣意識。同時我們也能看到台灣的社區營造雖然是由上而下的，但並非只單純討論社區/社群本身，在經過若干年的試驗之後，社會上的社區漸漸轉化成市民社會滲透成社會動員以及培力的過程。然而到目前為止，社區仍然困在單一地理位置上，或者只是一種地域上的社群而已，我們最終必須預期領域所界定而成的社區，影響力將會漸趨薄弱，居住的身體定著不再是議題的歸向，取而代之的是社會關係下的網絡(networks)，不再只是地方而已（夏鑄九，2007）。此處將社群的意義拉高，甚至超越社區，並且重新檢視我們持續在追求的地方認同究竟為何？

回到能盛興，上述這些可以回應能盛興的路線選擇，他們自始自終就是朝著社群的方向來成長，或者是說，他們根本沒有想過以社區的姿態進入能盛興、進入信義街，支持他們形成社群的不是以地域為基準的社區，而是以進入能盛興相關的各種事件，如菜市仔、彩虹遊行、小幫手等，形成一段段社會交往的網絡，進而踏入他們的社群。這種社群的形成似乎受「全球地方感」的影響甚深，某些時候，他們的行動是奠基在反對「全球地方感」的身體經驗上，他們受夠了時空壓縮後的基改食物、環境污染，企圖用自己勞動的方式來對抗，然而又有些時候，他們又依著「全球地方感」的現象發生，如同志運動、廢核環境運動等，以至於有人質疑能盛興的議題是否太過於「全球化」而脫離了社會和大眾？究竟能盛興成員們是如何選擇路線的，簡單來說，他們就是完全是依著自己的身體經驗和需求，例如，想吃健康的食物、自己友善LGBT社群等，向社會倡議不是他們做這些事的原因。至於關於地方的社區尺度，普京認為，若要談在地的社區連結，他們的確是較為薄弱，頂多只是尾牙時，或是彼此間有活動的時候互相支援這樣，大多數的時間，他們還是處理跟自己身體尺度最相關的議題，如農業、廢核等。另一位成員Yo則認為有兩點，第一是他們關心的是農業和環境，在目前這個空間中，無法用在地的方法去實踐，但並不代表我們不關心在地，第二，他認為歷史和文化，在信義街這個空間已經有許多人在做了，所以他們將心力放在他們最關心的議題上。於是我們便可以說能盛興社群發揮的功能可以說在地又不在地，端

看用何種尺度和意義定義之而已。若單以信義街街區，那他們發揮的影響力可說微乎其微，甚至還有帶有負面印象，可是若將尺度拉大到台南或是台灣，那他們或許有些話語後的重量。而在地的意義就如同這些重量一樣，不是要討論本身，而是要像社區看到其形成的過程以及培力的方式，能盛興的在地意義就是透過網絡，直接影響到安平、西港、梅嶺、花蓮等地，而非固著式的地理區域。

除此之外，社區與社群的形成，認同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能盛興與傳統社區營造的不同之處也展現在認同這一條件之中。Castells(2002)將社會建構認同分為三類，分別為正當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抵抗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以及計畫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一般社區營造組織展現出來的認同為正當性認同，是一種市民社會的標準表現，介於市民社會的制度與國家的權力機器之間，透過合理化這些受支配制度，來創造自身社會認同。而抵抗性認同則是在所處環境有危機時，自然而然所凝聚的力量，這種認同通常會是由下而上的，常常是長期社區營造的前期凝聚。而許多民間的在地機構，或是社區團體，當他們在操作一些由下而上的活動時，往往不小心就會落入某種正當性認同中，例如替某個村莊的角落做風貌改造，下鄉辦活動的大專營隊、接受補助而開辦的社區小教室等，我認為能盛興就是盡量在選擇不要走向這條路線，盡可能地創造自己的計畫性認同，也就是自己找尋文化材料，用以建立一全新的認同來界定自身的社會位置，就如同 Castells(2002)所言，這種認同的建構是一個「不同的生活」的計畫，不同的生活可以作為對外人來說的辨識性認同，也就是你我的差異。而更接近 Castells 想法的則是轉化的過程，他提到案例是從父權社會受壓迫而走出來解放的婦女，能盛興中則是如林檎從原本學校體制內走向能盛興的情緒與認同轉折，deedee 從在意別人眼光、不擅團體生活的台北女孩，到進入能盛興後走向簡單勞動的樸實生活，都是一種建構強烈計畫性認同案例。他們的文化材料就是共同住居的生活方式，就是流竄於結構之間的生產邏輯，他們運用這些自我辨識度極高的材料來產生認同，進而產生抵抗的能量。

這一節從老屋與共享域開始，談到能盛興與社區，目的就是要連結能盛興與老屋之間的關係，能盛興與老屋就空間而言，他們絕大部分是重疊的，然而就兩者的屬性來說，卻是絕對衝突的。而我則試圖用共享域在這兩者之間搭上橋樑，找出老屋與能盛興之間可以透過其對話的地方，如社區與社群概念的混雜使用，在地意義的不同詮釋，或是認同關係的演變等，都轉化了老屋在傳統理論上的位置，進而將它帶向共享域這種較實驗的基進場合裡，從中可以發現能盛興與一般老屋再生選擇的根(root)與路徑(route)有何不同，老屋再生的根是被再三強調的在地認同與文化想像，而路徑則是透過商業模式或是經營在地鄰里的議題來產生與

社會的連結，能盛興的根則明顯是彼此之間的關係，亦即它的路徑將有多重的選擇，只要保有最原初的根，便能透過最為身體尺度的感官經驗，向內向外、由小至大的發展社會關係，走出一條前所未有的路徑。



第五節、如何規劃共享域？

回頭來以規劃角度看共享域，對城市規劃者而言，似乎只能被動地等待它出現，好像只要一提到規劃，所有共享域的特質便會被固定，而失去自身精髓似的。我們在此先釐清究竟規劃為何？傳統上來說，規劃具有一種穩定且長遠的線性控制意圖，預定了一塊規劃面積並賦予適當的時程，並假定了各式的遊戲規則，要政府單位、開發單位、產權者、居民來遵守，這種規劃程序，大大影響了城市的景貌也干涉了城市的文化、經濟面向，再製了由上而下的科層社會(Oswalt, Misselwitz, Overmeyer, 2007:286)。然而，這類傳統規劃在現代社會已然遭遇許多問題，經濟條件不佳時、市民意識的提高以及環境保護的堅持，都再再讓傳統規劃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功用，據此，我們必須以一種新的規劃態度來看待城市，而這個態度恰好可以與共享域的理念相互接合，嘗試找出另一種適用的規劃選擇。

侯志仁與連振佑(2016)提出四種城市共享的思考軸線，分別是「城市公益化：小眾社群 vs. 城市公益」、「邊界模糊化：打破疆界 vs. 跨域合作」、「存異求群化：多元社會 vs. 普世社會」以及「暫況長遠化：有機行動 vs. 常態城市」，我試圖將其轉化為一種共享域與規劃的辯證關係，首先在城市公益這項，我們都期待共享域能為城市帶來若干外部效果，而除了共享域內部延伸所帶來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共享域促成的公共空間變形使用，亦即透過反叛既有的公共空間使用來承載更大的城市能量和可能，讓市民團體和個人在形塑都市環境過程中成為主體，某種程度而言算是一種「游擊式都市主義」(Hou, 2013)。這裡的公益會遭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小眾社群所嘗試的行動，到底能算誰的公益？Hou(2013)整理出五種小眾社群的行為歸類，並指出當這些行為對霸權的規範及無理的「公共性」產生抵制對抗效果後，造成公共領域中論述對抗的擴大，那便是一種促使城市向前的公益了。五種行為歸類分別為挪用(Appropriating)、取回(Reclaiming)、多元(Pluralizing)、越界(Transgressing)和對抗(Contesting)，我這裡以能盛興的案例來解釋，挪用為原本空間意義的取代，在能盛興最明顯的案例莫過於巷弄的佔領了，他們讓街道不再只是汽車和行人的通過空間，而是許多事件得以發生的場所和地方；取回則是奪回低度使用的空間，賦予新的使用形式，能盛興作為老屋再生的案例，本身就是一個取回的例子，若在細緻一點來看，這個取回從能盛興 9 號主體開始，再到隔壁的 11 號，隔壁獨棟的洋宅院子也曾經短時間的取回過，

只是最終還是被收編回法制內了；多元則是將公共空間改變或賦權為一個充滿各種意義的「公共空間」，能盛興的菜市仔便是，他將整個空間搖身而成具有傳統意義的菜市仔功能空間，讓各式的人與他們認同的理念在其中發生，此外，藝術家駐村、藝術家的展覽與影展，也都時時刻刻變換著能盛興原有的老屋精神；越界則代表穿越、侵佔私與公的界線，我認為能盛興的晚餐共食提供一個沒有門檻的越界事件，這個活動讓家的私密性全然地向外開放，使得城市的任何人能以極低的成本進入這類私的狀態，進而帶出城市間游離後的情感連結，此外，菜市仔地遊街宣傳也是一種越界，將解放的穿著、部落的打扮、音樂和傳統，毫無保留地衝向現代的規訓社會中，藉由衝突凸顯界線，喚醒人們對另類生活，或自身被束縛的想像；最後是對抗，我認為共享域的存在就是對當前社會的對抗，除了定義中的公與私，更是資本與社會、現代與傳統、知識與勞動，各種面向的新對話模式，透過對抗來產生對話的可能和意願。這些看似小眾的行為和實驗，縱使在某些面向與大眾公益衝突，如噪音或是觀感，但就是要持續衝撞所謂的大眾和國家，才能抵抗保守，創造新的想像可能，這不就是我們所該反省的傳統規劃嗎？

關於「邊界模糊化：打破疆界 vs. 跨域合作」，這裡所提的邊界與共享域處理的邊界/閾限區(threshold)，概念不盡相同，共享域指涉的是其本身的圍繞，而這裡則是群體間的界線，當然這對共享域來說也是重要的，因為共享域若只是單獨的存在，勢必無法成為一股對抗的勢力，我們要討論的應該是，如何在規劃的層次上，突破群體的邊界分類，讓人與事彼此之間有強大的交流意願與可能。這種群體不單只是共享域之間而已，多數共享域皆是在正式與非正式的體制之間流動，於是跟正式體制內的互動便不能忽略之，此時在體制內的「關鍵者」(key agent)便至為重要，這個關鍵者能作為在反叛使用時，與所有權者、市政府、市民協商的角色，合縱連橫之下化解各角力間的衝突，同時他也有能力撰寫計畫，替這些共享域爭取必要的經費，能盛興的藝術村計畫便是一例，當然，他必須也要具有共享域那種尋找另類選擇的意識形態，而不是認同一般的開發商業模式(business as usual)，如此這個邊界的跨域合作便成了一種規劃的型態(Oswalt et al., 2007:278)。這種規劃型態讓人想到激進式規劃後所出台的進步式規劃理念，所謂進步式規劃即是在體制內的規劃者，同時扮演運動者及規劃者兩種角色，在政治運籌上提出角色交流後的政策建議，這種規劃模型奠基於三種條件，分別為新專業主義的發展、在市府內獨立的規劃機構以及草根運動的興起，新專業主義強調的是規劃工作與社區草根的脈動保持相當的聯繫，在這三種條件運作之下，便能有進步規劃的可能，只是這種進步規劃個人色彩過於強烈，往往需要整個社會力量的支持才得以持續（邢幼田，1990）。就能盛興的案例而言，我只觀察到他們蠻會藉由運

動來換取市政府的注意，例如廢核時台南市長賴清德的出席，以及保持在地政治團體如民進黨的友善關係，這些觀察並非直覺地對應到有能盛興的人在體制內，或許是能盛興價值有傳遞而出的一種假設吧。值得注意的是，進步式規劃最終認為國家體制依然是改變的實踐依歸，惟共享域和前文提過的另類想像的規劃基本上是要將國家的干預降至最低同時爭取支持，雖然兩者在實踐場域的權力賦予理念有所不同，但仍然不啻作為一種跨界且實驗的規劃模式。

第三為「存異求群化：多元社會 vs. 普世社會」，這裡假設了共享域必然為小眾群體，所以勢必要面對小眾型的多元存在與大眾普世社會的衝突，當然就共享域本身來說，衝突是被期待的，然而就規劃者來說，要如何讓兩者在平台上開啟衝突並剛好平衡在一定的張力上，就是規劃者的工作了。這也可以回到上述提到的進步式規劃中來討論，就新專業主義來說，原本規劃者將會進入社區進行草根型的意見收集，在這個層次上，規劃者必須創造兩種討論方向，一種是規劃者與小眾的共享域，一種則是規劃者與大眾的普世價值，最後再促成兩方意見的傳遞，因此我們可以說，規劃者重要之處是讓彼此產生健康的對話。

最後則為「暫況長遠化：有機行動 vs. 常態城市」，這一項與傳統規劃呈現相當反差的對比，傳統規劃絕不允許暫時情況發生，只要程序開始，便會持續完成，究竟暫況該如何規劃？共享域與暫況(temporary use)的關係雖然不至於相同，但可以說暫況是共享域的必要條件，這麼看好似有點淒涼，一種暫時的狀況竟然成為共享域所存續的要件之一，我們知道共享域一直在結構中找尋縫隙生存，其存在的條件相信在前文都提過，例如工業遺址、工業區、人去樓空的商店、不再有人居住的大樓等，在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下，這類空間促成某種實驗性的活動與事件，而這些事情勢必是暫時性的，以代表其背後的自主和機動。這些暫況空間要能被利用，也有些具體條件，如簡單的基礎設施好降低進入的使用門檻、具易達性、吸引人的地點以及可以連結潛在使用者的網絡(Oswalt et al., 2007:275)。這種暫時性的使用對於城市未來發展來說，其實起了一定程度的刺激，端看規劃者以何種態度處理暫況。首先，規劃者可以看到這種暫況中的非正式經濟，由於進入的門檻較低，所以接納了被城市邊緣所排除的經濟弱勢，要特別一提的是，這裡的經濟弱勢不代表他們沒有任何資本，有些人只是自願離開體制，有些人甚至是帶著豐厚的社會資本逃離，他們試圖忍受時刻變動且不安的情況，只為找到一個符合自己理想的目標空間，於是這種非正式的經濟型態讓城市的塑型不再只是傳統的高資本投資，而是由各種不同的人們來共同影響城市的發展，誠如上述所提，某些來到暫況空間的人實為高社會資本的專業者，在這裡得以互相交換彼此的專業性和知識，要記住，這裡的

所有名詞都與外在社會更為純粹，換言之，專業並非機械、資訊、建築、法律等，更多的是食物耕作、土水技能等身體勞動、身體尺度的專業交換(Oswalt et al., 2007:280)。

除此之外，國外有案例是將原本廢棄待處理的空間，敦請專業團隊進駐，重新賦予該空間意義，類似台北的 URS 計劃，利用暫時空間的灰色使用模式，創造更多進步的、有趣的城市實驗，讓原本待處理的空間產生一定的知名度，進而生產出更好的使用方式。當然這之間需要非常順暢的磨合機制，讓政府單位、所有權者和市民能共同找出友善城市的選擇，很多所有權者都有政經上的現實疑慮，如讓暫時使用者、暫時專業團隊進駐進行城市實驗是否會造成物業價值下降的風險等，若是規劃者能在其中擔任中介的角色，並讓所有權人全面瞭解暫況化的使用願景，便能讓這類規劃更為順暢。其實台南的老屋再生在某個意義上就是依此模式而成的，只是那段讓廢棄、無價值空間轉化的過程，是由民間而非政府單位所發起的，所以只能小範圍、長時間的用游擊的模式一步一步來達成賦予價值的目的，然而矛盾的是，當台南市政府試圖介入時，他們卻不是以活用「暫時空間」的態度來處理暫時空間，而是將其固定化，再外包團隊進入經營，如台南西門路司法眷舍、三二一宿舍群等，進而讓其使用模式回歸到傳統的商業規劃型態。對規劃者而言，他們該看到的是不在傳統規劃者眼裡的暫時空間，那些有趣且創新的事件和作為往往在非正式、非長久存續的空間文本中，必須有人願意去並正確地去發掘。最終我們必須認知到，這種未定義的、非傳統規劃的環境其實才真正提供市民一個去影響城市使用的機會，而非早已制定好遊戲規則的市民參與機制(Oswalt et al., 2007: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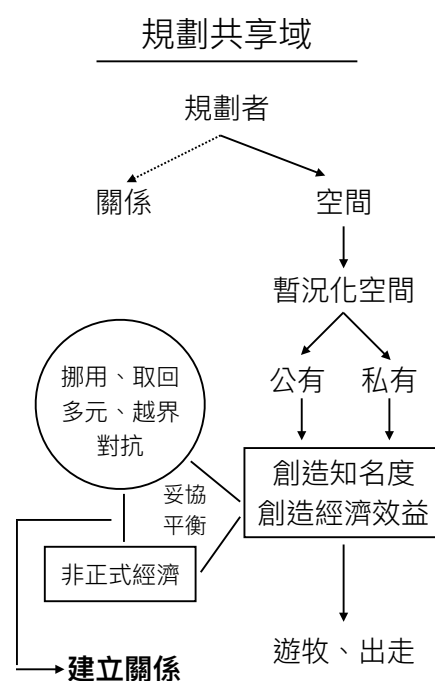


圖 5-1：如何規劃共享域

第六節、小結

從一開始的典型的 Ostrom 共享域準則、Stravrides 的闕限區理論、傅柯的異質空間和權力觀點、Castells 的認同建構、Zukin 的都市純正性，我試圖用各種觀點來詮釋共享域所代表的核心，同時也是本章的標題 *Between and Between*，共享域就是在空間中未被明確定義，持續游移地存在，就如同能盛興一樣，他持續以一種有機的模式成長，並以非常自信的態度展現其抵抗的一面，每一次去能盛興，我都有不同的感受，雖然他們都對我說著「歡迎回家」，但對於我而言，面對他們的不穩定，我常常都以挑戰來視之。能盛興可以適用各種理論，但也沒有一項理論完全適合它，就像共享域一樣，學者們花了大量的篇幅試圖定義 the commons，但最終得出的結論就跟本文一樣，只能用一種中介、游移、於中的觀點收斂之。雖說如此，當共享域結合其他議題時，便能發展出不同的花火，如共享域與老屋、共享域與規劃等，如果今天進展到共享域、老屋與規劃三者同時並進被討論時，便能生產出極具能量的論述。

第五章、結論：發現潛藏社會之下的解放潛力



第一節、潛藏在社會之下的共享域

共享域在人類社會中存在已久，私有產權觀念尚未普遍之前，人們大方地彼此分享特定資源，共同經營某個空間或區域，以求一種互助合作的勞動生活型態。只是進入現代社會後，公私界線分明，原有分享與合作的精神由國家透過「公共」這一概念來填補共享域缺席後的空缺，假以時日，人民開始發覺這其中的權利剝奪與意義錨定，便試圖再次於城市間找到過去那種透過合作對話而生產的方式，或是自己創造一個民眾自我培力後的實驗空間，作為對現代社會的抵抗宣示。而本研究透過釐清共享域的特性，將其安放在台南的老屋再生空間中，並以能盛興為案例，開啟能盛興、共享域與老屋的三方對話。

就共享域而言，最核心的關鍵，同時也作為一種最初期的抵抗方式，我認為是所有「模糊」的集合，用「在其中」(in-between)的態度來裂解現代社會凡事分明的秩序，此處的「在其中」觀點，不僅僅只是共享域操作的集合要素，相對來說也是共享域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先從前者談起，這裡的模糊並非只是全然地無為表現，而是經由許多討論、妥協和包容之後所產製的管理方式，透過討論而出的管理機制來找到使用方式、進出邊界。要再次強調的是，這個管理機制必須是動態且開放的，隨時有保持得以修改的機會，使得制度永遠是模糊但卻真實存在的。後者則多呈現在第二章的討論中，我把台南與共享域相關的背景條件整理了一遍，發現台南的政經背景也存在著一種「模糊」，使得許多「在其中」的實驗得以發生，就老屋的定位而言，它始終是開放但卻有某種需被捍衛的意義存在，開放來自於法規上認定的困難，導致有多種老屋定義同時並存，視目的性不同而改變，且這些檯面上的老屋制度其實都不具強制性，大多是鼓勵的性質，這種多元差異的老屋詮釋，便是共享域最好發生的空間，具體來說便是老屋欣力活動、台南歷史街區振興條例的相互疊加以及老屋在文資相關辦法中缺席的結果。台南的地租條件也是造成「在其中」的混雜狀態發生的條件之一，可負擔的地租可視為是尚未全面縉紳化的指標之一，尚未縉紳化代表沒有大型商業組織進入，沒有固定持續盈利的壓力，所以能發展各式不同的實踐空間。這裡必需澄清，台南的某些街區確實早已有縉紳化的現象，但普遍來說依然可以找到那些尚未縉紳化的地區，並且發掘其存有的豐富

共享域資源，在「模糊」間創造可能。就台南的舊市區的空間來說，既有的都市計畫呈現一種停滯狀態，也正因為這種狀態，使得那些未受到計畫道路開闢的巷道保留在清朝的尺度，提供所謂的罔泊狀態，產生了時空的「在其中」錯覺。



上述談的是共享域的核心概念，接下來要談的是能盛興共享域的核心概念。共享域可以說是一種在挑戰當前社會公共/私有二分的例外狀態，而能盛興共享域則是除了原本共享域的核心概念之外，多了更顯性的政治語境選擇，他挑戰的是現代便利的、資本主義的、去身體化的當代社會，企圖在這個普遍存在中找到更為基進的例外狀態。能盛興共享域的核心關鍵即為其共享域內部的關係，本研究的第三章便極力地建構能盛興內部的關係模式，並且用文字再現出特定關係才有辦法形成的共享域事件，若是以去脈絡化的角度看待那些在能盛興所發生的事件，很容易就被誤以為只是群不成熟青少年的聚集，但若是放入能盛興的關係脈絡中，便能理解這些事件是維繫能盛興基進共享域這個例外再例外狀態不可或缺的構成，同時也認知到能盛興如何轉化並化解日常生活的消磨。一般而言，共享域若要永續經營，不外乎是建立可維持的經濟模式，或是依靠正當性認同而成的社區意識，而能盛興則是靠不斷地加強共享域成員間的關係連結以及延伸，已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據此我們可以理解，能盛興具備一般共享域的條件，但由於它們需要抵抗的是整個社會的穩固政治語境，要從中發掘社會潛力並自我解放，所以需要以較為基進的方法作為途徑，所謂基進的方法就是那些我所描述的能盛興事件，這些能盛興事件並非隨時隨地都能參與與認同，需要進入能盛興的關係之中，才能加入基進共享的脈絡中，這層關係其實在研究的第四章大量的討論，它直接回應了一般共享域在邊界與制度上的質疑與批評，經由這層能盛興內部所構成的特殊關係，讓例外狀態得以不斷地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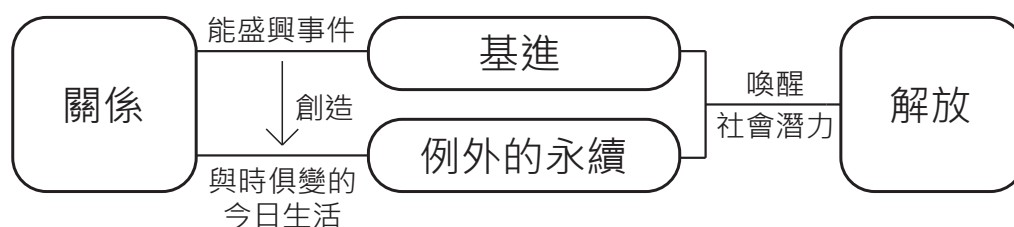


圖 5-2：能盛興關係的後續生產

能盛興共享域為了要保持解放不被收編的能量，以關係作為共享域的最終核心，當然有其困局與可改變之處。困局在於能盛興需要在基進以及收編之間游移，背後就意味著經濟模式的選擇，我們必須承認能盛興目前處於前往烏托邦的間隙式轉型道路上，亦即依然在體制內與當前的資本邏輯博弈，他們選擇透過小規模的空間交換，持續用例外的模式，以達到一種脆弱的平衡，只因尋求日常將會帶來殘忍磨耗的每日生活，使得解放的基進性消失。然而，困局同時也是轉機，所謂能盛興共享域並非一定固著於一地，只要有新的空間，在作為核心概念的穩固關係一直存續的前提之下，便能快速地再造另一個例外再例外的能盛興共享域，以固有的模式與態度，繼續當一個挖掘社會解放潛力的觸媒器。

第二節、共享域浮出後的解放力量

總結本文的研究邏輯，重點在於為老屋再生找出一種共享域的使用模式，而我以能盛興鐵工廠為案例，並得出基進式共享域的結果。我企圖在本節以客體化的途徑，找出能盛興共享域如何作為都市中老屋再生的新型態實踐指引。共享域在歷史的討論過程中，總是與公共同時被談及，在本研究中也曾經將兩者並列比較過，似乎公共與共享域勢必要有對方的存在才能將自身的定位論述清楚，就如同設計與規劃一樣，換言之他們兩者永遠要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用以襯托對方。我將公共與共享域分為兩類不同之處，一是形塑過程，另外是空間內的內容，就形塑過程而言，公共是被給定的、共享域是妥協與差異後的存在，而空間內的內容則是公共不需要有事件發生，它始終會是公共，但共享域則須用大量的事件和社群來填滿，好創造更多差異的碰撞。之所以還要再特別強調一次是因為當我們客體化「能盛興老屋做為基進共享域」時，要謹記就算它向著私有的光譜另一端前進，但也永遠不會走向公共那邊，唯有在光譜間處於游移的狀態，才有接續基進共享域實踐指引的可能。

在能盛興作為基進共享域的假設之下，經由研究後，我理出三條客體化的線頭，期待有人能順著線頭找出更臻完善的實踐機制。首先是尺度問題，共享域似乎都只能在小尺度上發揮其精神，若是要擴大尺度則須透過「多核心秩序」或是某種「民主機制」來避免尺度過大所造成的科層困境，以至於產生共享域最不願面對的非平等權力關係。在本研究中，我看到共享域並非一定要在特定空間、特定時間對特定成員產生管理的效果，亦即如能盛興般，共享域的尺度可以適時地產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非物理和社群的具體接觸，可以透過

能盛興精神的外延，跨越尺度問題。在文獻中也有提及共享域的外延可能，Hardt&Negri(2015)認為共享域的政治行動能力來自於零資本消耗的不斷再製過程，再製生命政治勞動，在這些充滿差異的生命政治勞動之下互相合作後的諸眾，便可化解成具有政治行動能力與主體性的個體，外延到都市甚至國家的各個角落，使得共享域的作用不再被侷限於有形的地域之中。

第二是經濟模式，傳統上的經濟模式意指生產與交換的過程，通常理解為商業機制，而這裡則是將共享域視為一個完整的經濟體，於經濟體內部進行兩種社會實驗，分別為非典型的生產以及重新分配。首先生產分為物質與非物質二類，在能盛興當中，就物質生產而言，必須以極低的資本來生產最高的產出，例如野菜取得、廢棄物再利用、空間的自行修補等等。然而當你處在一個物質生產與交換活動低落的經濟體中，只好專注在眼前的非物質生產，即為前文提過的生命政治勞動，如同 Bradley(2015)引用 Benkler&Siefkes 提到的，對共享域的參與是基於貢獻而非期待等價的交換，雖說貢獻這個說法我不盡同意，但也能看出整個交換過程的轉向。此外，Large(2010)也提到在共享域中將會出現社會型禮物經濟，一種經由分享機制以增加額外成就感的做法，以上這些都指出若將共享域視為一經濟體，在適當的場景下，便能形成這些非典型的生產模組。第二是重新分配，我們要知道共享域的政治語境絕對與新自由主義那套大相逕庭，所以在共享域中的重新分配其實指的就是平等的分配，從幾個面向可以看到，例如能盛興成員中每個人對於空間經營的付出不同，但最後空間所生產的價值卻是一律回到能盛興這個 CPR 中，而且每個人從 CPR 獲取資源的門檻也是平等的，例如吃飯、住宿、建立關係等等。而前文也提過小幫手的勞動與能盛興所提供的資源處於一種前者少後者多的狀態，在彼此平等的前提之下，能盛興便重新分配了自身的對小幫手的剩餘價值，以 CPR 的型態存放於小幫手之中，俟時機成加以利用。據此，若以實踐指引的角度來看待經濟模式的話，我會認為關係依舊是最需要營造的關鍵之一，同時要創造一個不同政治語境的環境，兩者加成之下才有辦法吸引更多人前來，拓展共享域，發揮喚起城市深藏的解放潛力。

最後仍然回到能盛興共享域的關鍵核心概念，關係。上一節已經提過關係的重要，在這裡則是要與一般的共享域對話。就共享域實務上的操作來說，多半是以空間、事件作為凝聚的展現以及經營的目的，傳統上的社區營造也是，多是將空間當成工具再回頭找尋關係，然而當空間或是事件等議題消失不見之後，共享域的永續性也會大打折扣，甚至就此消逝。以能盛興共享域為例，他

們自始自終強調的都是關係的連結與營造，有了這層穩固的關係之後，他們便能隨機的產製與操作許多具有共享域精神的活動，有趣的是當他們在操作這些活動時，往往不知道為何而做，沒有詳細縝密的論述，取而代之的是關係經營與身體認知下的決策，換言之，活動與事件只是他們燃燒出來的火焰，關係才是他們真正的柴薪。但難以客觀化處理的是，關係到底該如何才能出現，沒有人能強迫一群人自然而然的組成緊密的關係，連能盛興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透過空間匯聚而成的，於是這便可以討論更上位的規劃概念。我們都知道關係無法規劃，但產生關係的空間卻是規劃者可以操作的項目，在第四章的規劃一節中有提過，透過尋找符合條件的低成本、暫況化的空間以吸引差異性極大的人們，並且在經濟模式上有條件的支持，重要的是規劃者要能看到這種基進式共享域所外延的正面效益，並且默默地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社會大眾認識，讓 Hardt&Negri 所言的共享域幽靈不再只是理所當然的存在。

第三節、 反思與期待

總結來說，共享是一連串的過程，沒有所謂的盡頭可言，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地嘗試與挑戰，亦即我只是在找尋老屋再生的另類選擇下，走入了共享域的選項中，不敢說走在這個過程的前端，但至少我親自去體驗了基進共享的過程，正面迎擊不熟悉的場域，嘗試模擬出體制型大眾進入共享域日常時的感受與掙扎，藉此經驗以回應能盛興的基進共享模式，隨後再摸索出一套敘事的方法，嘗試作為正式研究的文本。原本能盛興藝術村策展人希望有人以旁觀者的角色來述說能盛興的實踐行動，但我卻在過程中陷入主觀立場以及客體化分析的兩難之中，必須很用力的強逼自己進入田野，卻又要很努力地與田野拉出距離，在進入田野之時能全然的作為旁觀者進行客體化分析，但進入田野一段時間後卻只能主觀地看待能盛興所發生的一切。希望我最後有建立起兩者溝通的橋樑，讓閱讀者能順利的轉換立場，如實地觀看能盛興後以便開始理性的投射與分析。

若要以能盛興的基進共享過程作為老屋再生轉化成城市共享域的普遍通則，其實有一定的難度，一是來自於我的研究方法，二是能盛興的核心關係難以複製，然而我在許多章節依然嘗試歸納出一些可利用的線索，並分成一般性的以及基進式的，讓能盛興這個非典型的共享過程與現存的共享域有對話的可能。最後我也期待，有更多人將共享域理論運用在老屋再生案例的研究上，增加更多的研究案例，在彼此的研究上堆疊出具有普遍性且可操作的規劃機制。

參考資料：

一、外文文獻

- Džokić, Ana & Neelen, Marc.** (Stealth. Unlimited) (2015) “Instituting Commoning”, *FOOTPRINT: Commoning as Differentiated Publicness, Spring*, 16:21-34.
- Bollier, David (2014) *Think like a commoner*, Vancouver: New Society Publisher.
- Bonefeld, Werner. (2008) *Subverting the Present, Imagining the Future, Insurrection, Movement, Commons*. London: Autonomedia.
- Bookchin, Murray (1992) “*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itizenship*” ,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 Bradley, Karin (2015) “Open-Source Urbanism: Creating, Multiplying and Managing Urban Commons”, *FOOTPRINT: Commoning as Differentiated Publicness, Spring*, 16:91-108.
- Carol M. Rose (1990) “Expanding the Choices for the Global Commons: Comparing Newfangled Tradable Allowance Schemes to Old-Fashioned Common Property Regimes” , *Yale Law School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1990. Citation: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_papers/1803 (2016/4/17)
- Chatterton, Paul (2010) “Seeking the urban common: Furthering the debate on spatial justic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 Corr, Anders (1999) “Philosophy to Squat By The New Challenge to Property”, *No Trespassing! Squatting, Rent Strikes, and Land Struggles Worldwide*, New York: South End Press.
- Didi K Han, Hajime Imamasa (2015) “Overcoming Privatized Housing on South Korea: Looking through the Lens on ‘Commons’ and ‘ the Common ’ ”, in Neitzke, Peter. (eds.) *Urban Commons-Moving Beyond State and Market*, Basel: Birkhäuser Verlag GmbH.
- Hardin, Gar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162, no.3859: 1243-1248.
-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9) *Common Weal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12) *Rebel cities*, London: Verso.
- Hess, Charlotte (2008) “Mapping New Commons.” *Syracuse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Publications, 2008*, US : Syracuse University. Citation:



<http://ssrn.com/abstract=1356835> (2016/4/17)

- Kang, M.J. (2010) “Spatial Limbo- Reinscribing Landscapes in Temporal Suspension”, in Jeff Hou (ed.) *Insurgent Public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Kip, M., Bieniok, M., Dellenbaugh, M., Müller, A.K., Schwegmann, M. (2015) “Seizing the (Every)Day: Welcome to the Urban Commons!”, in Peter Neitzke. (eds.) *Urban Commons-Moving Beyond State and Market*, Basel: Birkhäuser Verlag GmbH.
- Kratzwald, Brigitte.(2015) “Urban Commons- Dissident Practices in Emancipatory Space”, in Neitzke, Peter. (eds.) *Urban Commons-Moving Beyond State and Market*, Basel: Birkhäuser Verlag GmbH.
- Large, Martin (2010) “*Common Wealth: For a free, equal, mutual and sustainable society*”, Stroud, UK: Hawthorn Press.
- Lamarca, Melissa G. (2015) “Urban Commons- Dissident Practices in Emancipatory Space”, in Neitzke, Peter. (eds.) *Urban Commons-Moving Beyond State and Market*, Basel: Birkhäuser Verlag GmbH.
- Garnett, Nicole S. (2012) “Managing the Urban Commons”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0(7):1995-2027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Oswalt, P., Misselwitz, P., Overmeyer, k. (2007) “Urban Catalyst”, in Karen A. Franck and Quentin Stevens (eds.) *Loose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Parker, P and Johansson, M. (2012)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 i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urban commons”, in Besednjak Valic, Tamara; Modic, Dolores; Lamut, Urša (eds.) *Multi-Faceted Nature of Collaboration in Contemporary World*, London:Vega Press.
- Foster, Sheila R. (2011)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Urban Commons”, *Notre Dame Law Review* 87:57-70.
- Sohn, H., Kousoulas S., Bruyns G. (2015) “Commoning as Differentiated Publicness”, *FOOTPRINT: Commoning as Differentiated Publicness*, Spring, 16:1-8
- Stavrvides, Stavros (2007) “Heterotopias and the Experience of Porous Urban Space ”, in Karen A. Franck and Quentin Stevens (eds.) *Loose Space*, London: Routledge.

Stavrides, Stavros (2015) “Common Space as Threshold Space: Urban Commoning in Struggles to Re-appropriate Public Space”, *FOOTPRINT: Commoning as Differentiated Publicness, Spring*, 16:09-20.

Stavrides, Stavros (2016) “*The city as commons*”, London: Zed Books.

Stevens, Quentin (2007) “Betwixt and Between: Building Thresholds, Liminality and Public Space”, in Karen A. Franck and Quentin Stevens (eds.) *Loose Space*, London: Routledge.

二、中文文獻

Bakhtin M. M. (1998)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Castells, Manuel (2002) 〈公社天堂：網絡社會中的認同與意義〉（黃肇新譯），《認同的力量》，台北：唐山。

Cresswell, Tim (2011)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王志弘、徐台玲譯），台北：群學。

Wright, Erik Olin (2015) 《真實烏托邦》（黃克先譯），台北：群學。

Fetterman, David M. (2000) 《民族誌學》（賴文福譯），台北：弘智文化。

Foucault, Michel (2002)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陳志梧譯），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399-409），台北：台大城鄉所、明文書局。

Gary, Ann (2008) 《文化研究民族誌方法與生活文化》（許夢芸譯），台北：韋伯文化。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4) 《帝國》（韋本、李尚遠譯），台北：商周出版。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6) 〈帝國與後社會主義政治〉（饒淑瑩譯），見許紀霖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頁 27-3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6) 〈大眾序言：共同的生活〉（薛羽譯），見許紀霖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頁 50-5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15) 《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Hou, J. (2013) 〈「非常」公共空間〉（吳比娜譯），見侯志仁編《城市造反 -

-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頁 190-212)，台北：左岸文化。
- Jacobs, J.(2007)《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吳鄭重譯)，台北：聯經。
- Kropotkin, P. (1975)《麵包與自由》(巴克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Kropotkin, P. (1976)《無政府主義》(天均等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Kropotkin, P. (1984)《一個反抗者的話》(畢修勻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Lafond, M. (2013)〈eXperimentcity 城市實驗室 - 柏林「自由空間」的永續發展〉(賴彥如譯)，見侯志仁編《城市造反 -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頁 78-91)，台北：左岸文化。
- McKay, George (2008)《自己幹文化：派對與革命》(黃孫權、丘德真譯)，台北：破週報。
- Mooney, G., Brook C. and Pile, S.主編 (2009)《無法統馭的城市？城市/失序》(國立編譯館、王志弘譯)，台北：國立編譯館、群學。
- Zukin, Sharon (2012)《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台北：群學。
- 方思文 (2015)《台南中西區老屋再利用現象之初探》，台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行坤 (2015)〈帝國時代的「大同書」：《大同世界》代譯序〉，《文藝理論與批評》，172：97-102。
- 王志弘 (2003b)〈台北市的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 1976-2002〉，《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7：121-177。
- 王鼎曄 (2008)〈創意轉型：廢地、佔屋與藝術村〉《藝術家》，vol.399，台北藝術家雜誌社。
- 王增勇 (2013)〈建制民族誌：為弱勢者發生的研究途徑〉，《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王增勇、湯京平、畢恆達等人合著)，台北：東華。
- 古都基金會 (2008)〈老屋欣力 - 老屋再生，活力無限〉，《路克米》，vol.14，台南：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 古都基金會 (2008b)〈老屋欣力特輯〉，《路克米》，vol.15，台南：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 古都基金會 (2011)《台南市歷史空間再造調查研究計畫：「老屋欣力」系列活動經驗暨行動策略建議》，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環境發展策略專題研究。

- 
- 何雪瑩（2014）〈Empty House: 顛覆地產霸權〉，見鄒崇銘、黃英琦、阮耀啟編《共享城市：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良心消費到共享經濟(上)》（頁 138-141），香港：印象文字。
- 吳秉聲（1997）《一個港道變遷下的空間研究：以台灣（台南）府城五條港區為例（1624-1926）》，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秉聲（2011）〈校園欣力獎成果專輯〉，《路克米》，vol.24，台南：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 吳瑪俐（2002）〈空間作為縫合編織生活世界的媒介〉《閒置空間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篇》，台北：文建會。
- 汪明怡（2004）《台南寺廟組織聯境變化之研究》，台南：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邢幼田（1990）〈進步式規劃進步嗎？國家體制內的進步規劃師〉，《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3(1)：95-111。
- 阮耀啟（2012）〈哈維、空間公義與城市烏托邦〉，見鄒崇銘、王慧麟等編《墟·叻城市：在地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頁 22-27），香港：在地出版。
- 林佩芸（2013）〈丹麥哥本哈根獨立自治區「生態自由城」〉《Green 綠雜誌》，vol.25，台北：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 林青青（2012）《以創意城市觀點探討台南市中西區近十年城市變化》，台北：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美吟（2015）〈老屋欣力〉，《路克米》，vol.31，台南：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 林雅君（2012）《探討老屋再利用之空間改造策略與社會現象意義：以台南「老屋欣力」之案例為例》，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侯志仁、連振佑(2016) 〈城市共享、反造城市：從全球到台灣的觀察與思考〉《Green 綠雜誌》，vol.41，台北：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 姚人多（2002）〈傅柯的工具箱：權力篇〉《當代》，vol.175，台北：合志文化。
- 夏學花（2006）《嬉皮士：美國主流社會的叛逆一代》，上海：上海辭書。
- 夏鑄九（2007）〈作為社區動力的社區與城市：全球化下對社區營造的一點理論上的思考〉，《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65：227-247。
- 高盟智（2007）《歷史環境規劃與建物改建之研究－以台南市五條港區域古石街街區為例》，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玉璜（2014）〈老屋欣力－民間自發的「常民生活場域文藝復興運動」〉，《台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vol.76，台北：台灣建築學會。

郭恩慈（2011）《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北：田園城市。

陳光興（2004）《帝國》（韋本、李尚遠譯），台北：商周出版。

陳聿寧（2016）〈造未來方舟賤民解放區派對〉，見謝碩元編《建民解放區2014-2015》（謝碩元編），台北：建民解放區。

陳佳蓓（2011）〈丹麥克里斯欽，老嬉皮的最後自由城〉《大誌雜誌》，vol.20，台北：大智文創。

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生命共享域」之論述分析》，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憲嫻（2014）《歷史街區的觀念、價值和案例》，好。舊好：歷史街區講堂簡報。

游適任（2014）見游適任編《共同工作空間操作手冊》），發行策劃：混hun共同工作空間、Plan b studio、台北市都市更新處、珍宇設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路小白（2015）〈老屋欣力〉，《路克米》，vol.31，台南：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鄒崇銘（2015）《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台北：南方家園出版：台北。

維基百科條目：維克多.特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85%8B%E5%A4%9A%C2%B7%E7%89%B9%E7%BA%B3> 取用日期 2016/4/20。


劉立偉(2008) 〈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畫》，35(4)：313-338。

歐寧（2014）〈克里斯欽自由城的生與死〉，立場新聞網站：<https://thestandnews.com/>。取用日期：2015/11/6。

蔡宜珊（2016）《探討新商家對於市中心鄰里街區再生之影響：台南市正興街個案研究》，台南：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穎青（2012）《台南市舊城歷史區域中的老屋經營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道聰（2013）《大台南的西城故事》，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 
- 賴彥華（2014）〈製造創意、設計臺北：解構創意城市的都市/文化治理〉，中華傳播學會 2014 年會論文。
- 謝國雄（2011）〈田野的洗禮，學術的勞動〉，《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緒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藍佩嘉（1995）〈一個質性研究的誕生：以家務移工的研究為例〉，《婦研縱橫》，76：22-30。
- 顏世樺（2011）〈回收房子：台南老房子進化 ing〉，李宜霖文字紀錄，《Green 綠雜誌》，vol.9，台北：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 龔書章（2014）〈存而不論，是激發而不是定義〉《La Vie》，vol.121，台北：麥浩斯。

附錄一 訪談大綱

類別：能盛興成員



- 一、請簡單自我介紹，可以談求學過程、工作經驗、家鄉在哪、專長為何等任何你想說的訊息？
- 二、可以跟我們聊一下能盛興成立的過程嗎？包括選址、困難、為什麼特別是老屋等等？（如果沒有參與可忽略此題）
- 三、請描述一下你進入能盛興的原因以及過程？什麼時候加入的呢？是因為認同這裡的理念還是喜歡這裡的朋友？加入能盛興有什麼條件嗎？
- 四、你認為能盛興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換句話說，一起維繫一個空間、一起吃晚餐、一起辦菜市仔、冊店、廢核、同志遊行等，為什麼要做這些事呢？
- 五、能盛興有什麼你很喜歡的默契或是成功的制度呢？例如共同決定一件事？晚餐一起煮一起吃？莫名的在門口聊起來並彈起吉他？糾紛調解機制？（維繫一個團隊的方式）
- 六、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到目前為止摸索出來的經營模式嗎？
- 七、你們是如何籌劃一個活動的？不管是大型的、菜市仔或者是週末的講座及表演？如何決定要接受哪些活動？這之間要如何分工？
- 八、承上題，能盛興在舉辦活動時，是如何選擇議題的呢？社會型與在地型？
- 九、最後，你認為能盛興目前所遭遇的困境為何？以及能盛興的下一步為何？

類別：非能盛興成員

基本資料：年齡_____ 認識能盛興____年



一、請你簡單的自我介紹？並說說你和能盛興鐵工廠的關係？

二、你覺得能盛興的核心價值為何？

三、請你簡單的描述你看到的能盛興狀態？（空間或是人皆可）

四、你是如何進入能盛興這個社群裡呢？有什麼門檻？可以分享你第一次的經驗嗎？

五、就你的觀察，你覺得能盛興團隊與社會外界的互動關係為何？與在地的關係為何？

六、就你的觀察，能盛興團隊如何管理維繫這個空間呢？（分工、集體、權利義務、經營模式）

七、你會想加入能盛興嗎？

八、給能盛興的批評或建議？

老屋欣力 宣言



自 2008 年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發起「老屋欣力」以來，台南老房子的再利用漸受民眾重視。這對歷史環境保存與再生的推動，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各地興起老房子再利用的風潮中，創造出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正面價值，但也有不少令人憂心的負面現象。無論如何，歷史環境與老房子的保存，最核心的價值仍然是「人」，缺乏以人為主體的保存，就像失去靈魂的空洞軀殼。

因此，為了能回歸「老屋欣力」推動的初衷與理想，並以此號召理念一致的伙伴，為台灣的文化資產與歷史環境做出貢獻，特別在「歷史保存與再生的推動」、「在地文化特質的延續」、「經營理念的傳遞」、「老屋再利用的責任」、「老屋再利用的限制」、「歷史環境的願景」等方面，提出下列宣言：

■ 守護在地歷史文化價值，不盲目復舊。

有別於「凍結式」的狹隘保存，並超越「懷舊」、「鄉愁」、「仿古」與「臆測」的品味流行。將更真實、更包容、更開放的保存與再利用觀點，普及於一般民眾；透過親身體驗、教育推廣與經驗分享，扎根於各個階層。

■ 珍視多元常民生活元素，不虛假造作。

在亟欲擺脫功利、趨同、庸俗與缺乏自覺的台灣社會中，重新認識在地的「人」、「文」、「地」、「產」、「景」，並能細心感受歷史環境中的生活、生態與生命，為後代營造適合居住的環境。

■ 認同公益回饋與利潤分享，不炒作哄抬。

追求商業、投資與觀光利益時，也能認同經濟以外的多元價值，並以各種方式支持文化發展與公共福祉。透過誠實、認真的經營，感動消費者與訪客，杜絕過度「商品化」、「跟風」與「掠奪」的惡性循環。

■ 友善土地環境與鄰里社區，不干擾破壞。

重拾傳統惜物愛物與節制資源使用的純樸秉性與智慧，尊重既有土地倫理與社群脈絡，並為建構符合新時代的環境價值而努力。

■ 恪守公眾安全並尊重專業判斷，不敷衍貿進。

謹慎評估原有結構負荷與構造現況，不超限使用。更不為滿足經營效益與空間美學，犧牲建築安全；或因便宜行事而忽略消防逃生與衛生。

■ 鼓勵創新思維，成就美好生活，展現歷史城市應有的格局與氣度。

促成歷史環境中合宜的保存、合宜的使用，讓歷史價值與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並激發新的創意與想像。同時，讓歷史保存成為文化的必要，結合藝術與教育，成為城市建設的核心與內涵，進而普遍提升環境品質、人文素養與人類文明。

附錄三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告物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光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 (1)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 (2) 廣告物：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之市招等招牌廣告及樹立或設置於地面之廣告牌（塔）、綵坊、牌樓等樹立廣告。
- (3) 攤位：指經攤販主管機關許可營業之攤販所設置之固定舖位。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觀光地區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級風景特定區為直轄市政府，縣（市）級風景特定區為縣（市）政府。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內執行建築物、廣告物及攤位之規劃限制事項，由交通部委任管理機關辦理；其委任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應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4 條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建築物之造型、構造、色彩等及廣告物、攤位之設置，其實施及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建築、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主管機關劃定公告後，依相關法令落實於該管土地使用計畫中辦理。

第 5 條

主管機關規劃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建築物、廣告物及攤位，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 (1) 設施之設計，應與周圍自然環境調和。
- (2) 設施之位置、量體、高度，不得有礙景觀維護、視野眺望及公眾使用。
- (3) 海岸、湖岸、河畔等水邊地區應保留縱深三十公尺以上之適當空間，供公共使用。但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另有規定，或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完成規劃設計及審查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 6 條

主管機關規劃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之造型、構造、色彩，應表現地方特色，注重堅固美觀，擬訂建築特色計畫，配合基地位置及環境特性予以規劃。前項建築特色計畫，應就建築物之位置、特性、用途、量體、配色及背景環境等予以衡量，必要時，得委託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辦理。

第 7 條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公有建築物之造型、構造、色彩，主管機關得就整體環境、當地特色及其用途、特性等，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執行要點規範之。

第 8 條

主管機關規劃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廣告物之設置，應配合地方特色，就其位置、面積、突出建築線之範圍，依建築法及廣告物相關法令辦理。

第 9 條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攤位設置之面積與區位限制，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擬訂計畫辦理。

第 10 條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具有下列特性之地區不得規劃興設建築物、廣告物與攤位：

- (1) 經指定為名勝古蹟範圍內之地區。
- (2) 野生動植物之棲息地、生育地及繁殖地等地區。
- (3) 地形、地質特殊之地區或具有特殊自然現象之地區。
- (4) 優異之天然林或具有學術價值之人工林地區。
- (5) 自主要眺望地點眺望時，構成妨礙之地區。
- (6) 高山地帶、衝風地帶、自然草坪、灌木林及喬木林等植生復原困難之地區。
- (7) 山稜線上或對眺望山稜景觀構成妨礙之地區。
- (8) 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之山坡地。
- (9) 易於造成土砂流失或坍塌之地區。

第 11 條

主管機關對於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私有建築物之造型、構造、色彩，得訂定獎勵要點輔導之。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錄四 台南地租補充表

項目	新成屋住宅平均單價（萬元/坪）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4	94	46	20.9	13.3	26.4
2013Q4	97	45	26	18.2	25.8
2014Q4	95	46	26	21	28
2015Q4	85	45	25	19	22
項目	新成屋住宅平均成交總價（萬元）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4	3484	1961	581	828	1766
2013Q4	4760	1890	532	1072	1863
2014Q4	2925	1706	1138	790	880
2015Q4	2338	1645	953	665	840
項目	住宅價格指數				
年度/城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2Q4	92.5	91.1	91.1	91	90.2
2013Q4	104.1	105.3	105	104.1	107.3
2014Q4	107.1	110.8	120	116.5	119.5
2015Q4	101.5	107.8	121.1	119.3	120.7

✧ 住宅價格指數基期為 2013 年全年=100

✧ 住宅價格資料來源：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2012Q4/2013Q4/2014Q4/2015Q4)

附錄五 能盛興藝術村展覽介紹

資料來源：《能盛興藝術村計畫書》，pp.7-17



展覽名稱 《淮橘為枳 **Rahil**》:

名稱出自《周禮·考工記》，內容包羅中國戰國時期各式官方科學發展與技術管理的記載，也是目前研究中國工藝所知之最早文獻。由於各地風土不一，各自發展出特有的原料與技術，因此記載中特別強調「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而正如《考工記》已是西漢時期為缺失的《冬官》部所撰寫的補遺，本期駐村透過非在地策展人跟藝術家，在台南的能盛興工廠共同工作生活，跟在地事物長期相處後，希望以外地的眼光發現原先被本地所忽略但可能重要的特色。團隊並能以當代藝術的方式，呈現出文化激盪的結果，以期實質建立專業藝術展演架構的交流經驗，和富涵力量的人際網絡。

Rahil(رحيل), 為求展名的精準程度，外文名稱來自阿拉伯語詞彙音譯。中文最接近的詞是「出發」，但是意指沒有回頭的出發，無論是主動向前或被動地流放，概念對比於較少冒險精神的 **Rihla**(رحلة, 旅行)。正如所有最嚴格意義上的「創作」，藝術家為了邁向全新的精神境界，在詩學的層次上不斷突破以獲得提昇。此次的駐村計畫，將同時使得能盛興的空間性質，與這些新銳藝術家的創作更具特色。

展覽名稱：南都之濕 **Moisture in the South**

1887年，清光緒帝於台灣實行建省，舊郡失去全台樞紐的尊位，自此成為相對於台中、台北的南都。台南因此得其名稱，但在文化發展層面，台南數百年來始終為人文薈萃之地。「濕」(moisture)的意象，在二十世紀現代性的追索中常被視為不衛生而需要被剔除的性質，但隨著當代西方藝術發展，逐漸有人開始關注其正面意義，將其視為流動的、不定型、跨界而生機勃發的態度。

展覽名稱 《當物開眼》 **When Objects Start to Glimpse**

當肉身變成一顆石頭、一面飄揚的旗幟、感情的窗口、感官替代物、一個無法言喻的宣洩、一個為時代所摒棄物.....。時代在我們身上流過，留下刻痕印記，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我們的軀體記憶幻化為基石、土地、凌亂的書冊、殘像鬼魅.....。

在資本主義的籠罩之下，當代青年處於十分困難的經濟處境，全球化的影響、經濟的停滯，人在大環境中愈加渺小困難，處於主體性不停被物化的困境中，探討個體自我意識如何自我啓蒙，自我定位。並將藝術方法使用於與群眾的互動協作，本階段將以雙工作坊形式進行主題探索，並由藝術家駐村進行展演式創作。

附錄六 菜市仔之歌歌詞

「來逛菜市仔喔，來喔來喔來喔
來逛菜市仔喔，逛喔逛喔逛喔
來逛菜市仔喔，喔！喔！喔！
來逛菜市仔喔，
讓你吃得健康又有機，
讓你的身體無負擔，
我們今天，有菜市仔的活動，
大家沒棄嫌，來參考一下，
來逛菜市仔喔！
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來能盛興，有菜市場的活動
來喔，大家趕緊來喔，來參考看看！（隨機）」

